

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學科教育中程綱要計畫
「教育部補助推動台灣文史與藝術課程強化研發植根」計畫

台文·寶島·TWO
第二屆全國高中生台灣文學研習營
計畫成果報告書 I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計畫期程：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報名狀況：

總共：127 人

男生：22 人

女生：105 人

一般生：共 85 人

免費生：共 42 人

● 教師推薦：41 人

● 清寒：1 人

● 離島：0 人

邱聖仁	苗栗縣興華高中	免費	男
鄭雅薇	台北縣三民高中	一般	女
張博婷	台南市瀛海高中	一般	女
陳志豪	花蓮市慈大附中	免費	男
高函鎂	高雄縣旗美高中	一般	女
黃培琳	高雄縣旗美高中	一般	女
陳怡如	南投縣中興高中	免費	女
許迪雅	南投縣中興高中	一般	女
張芳瑜	台北縣金陵女中	免費	女
陳玟卉	台北縣金陵女中	一般	女
潘昭樺	台北市達人女中	免費	女
林育琪	台北縣金陵女中	一般	女
劉葦珊	高雄縣旗美高中	免費	女
蕭辰秣	雲林縣	一般	女
陳瑤雯	台中縣中港高中	一般	女
楊芷諤	台南女中	一般	女
蔡婷亘	高雄縣旗美高中	一般	女
陳俐婷	高雄縣旗美高中	一般	女
楊曉雯	基隆市安樂高中	一般	女
謝艾霖	台北市南湖高中	免費	女
王子欣	基隆市安樂高中	一般	女
連偲帆	基隆市安樂高中	一般	女
陳馨	政大附中	免費	女
吳宥蓉	基隆市安樂高中	一般	女
黃湘蘋	基隆市安樂高中	一般	女
林琪螢	基隆市安樂高中	免費	女
蘇芸	基隆市安樂高中	一般	女
李海睿	桃園縣清華高中	一般	男
許順銘	桃園縣清華高中	一般	男
陳韻如	桃園縣清華高中	一般	女
施妙宜	桃園縣清華高中	一般	女
陳琳之	桃園縣清華高中	免費	女
林巧翎	彰化縣溪湖高中	免費	女
陳廷軒	高師大附中	一般	男
陳慧佳	高雄縣旗美高中	一般	女
吳秀慧	高雄縣旗美高中	推薦	女
陳映汝	台中市豐原高中	一般	女

陳馨瑜	台中縣中港高中	一般	女
高秀蘋	台中縣中港高中	一般	女
邱薇儒	屏東縣陸興高中	一般	女
林岑璟	台北市南湖高中	一般	女
周庭安	台北市南湖高中	一般	女
孫詩婷	桃園縣武陵高中	一般	女
朱怡璇	新竹市竹北高中	推薦	女
王菁	高雄縣楠梓高中	推薦	女
陳心柔	台南縣港明高中	推薦	女
梁維珊	彰化縣溪湖高中	一般	女
陳芷筠	南投縣旭光高中	推薦	女
吳靜雁	花蓮縣玉里高中	一般	女
張甄芸	南投縣旭光高中	一般	女
林佳穎	雲林縣斗六高中	一般	女
李盈馨	台中二中	一般	女
宋可麗	台北縣安康高中	一般	女
曾連康	高雄縣鳳新高中	一般	男
許鳳淳	台南女中	免費	女
王傑瑞	新竹市竹北高中	免費	男
吳鈺婷	高雄縣仁武高中	一般	女
林佩裕	高雄縣旗美高中	一般	女
趙翊君	苗栗縣建台高中	免費	女
賴柏任	嘉義市輔仁高中	一般	男
徐芸	台南縣新化高中	一般	女
張育慈	高雄縣楠梓高中	一般	女
黃韻蓉	高雄市復華高中	一般	女
錢信好	台北縣安康高中	一般	女
陳致穎	高雄縣鳳新高中	一般	女
廖珮圻	彰化縣鹿港高中	一般	女
曾郁涵	彰化縣鹿港高中	免費	女
李姿慧	苗栗縣苑裡高中	免費	女
蔡智瑛	屏東縣大同高中	一般	女
陳婉儀	高雄縣旗美高中	一般	女
江文君	桃園縣清華高中	一般	女
謝岳哲	桃園縣清華高中	一般	男
林佳萱	彰化縣溪湖高中	免費	女
王楷馨	苗栗縣苑裡高中	一般	女

陳俞靜	苗栗縣苑裡高中	免費	女
陳映亘	花蓮縣花蓮高中	一般	男
蘇柏維	台南市土城高中	免費	男
孫光辰	桃園縣六和高中	免費	男
朱宇柔	高雄縣仁武高中	免費	女
詹彥慈	桃園縣永豐高中	一般	女
曾怡睿	高雄縣正義高中	一般	女
丘宛玄	高雄縣楠梓高中	一般	女
丁國芳	台北縣內湖高中	免費	男
蕭郁平	高雄縣正義高中	一般	女
趙婕欣	高雄縣正義高中	一般	女
林立揚	高雄縣正義高中	一般	男
邱皓偉	高雄縣正義高中	一般	男
孫峰叡	高雄縣正義高中	一般	男
王思晴	苗栗縣苑裡高中	一般	女
黃彥淇	彰化縣精誠高中	免費	男
張雅喬	嘉義市輔仁高中	一般	女
許婷雯	台南縣善化高中	免費	女
洪郁勤	嘉義縣協同高中	免費	女
陳彥儒	嘉義市宏仁女中	免費	女
林婉如	雲林縣義峰高中	免費	女
楊皓鈞	台北縣聖心女中	一般	女
張耀升	高雄市中正高中	免費	男
宋佳容	高雄縣楠梓高中	一般	女
郭芷芸	台北縣石碇高中	免費	女
黃美恩	新竹女中	一般	女
楊馨綾	新竹女中	一般	女
廖怡儒	高雄市道明高中	一般	女
林怡萱	屏東女中	一般	女
林依萩	台中縣大甲高中	一般	女
林淑婷	高雄市道明高中	一般	女
謝筑鈞	屏東縣陸興高中	免費	女
鄒智淮	桃園縣六和高中	免費	男
王暄貽	台中縣弘文高中	一般	女
鄭尹婷	嘉義市輔仁高中	一般	女
張郁欣	慈大附中	免費	女
呂沛甄	慈大附中	一般	女

賴重羽	高雄市復華高中	免費	男
揚翎	慈濟護校	一般	女
黃映潔	屏東女中	一般	女
吳雅涵	台南縣善化高中	一般	女
張郁儒	雲林縣斗南高中	一般	男
曾于華	雲林縣斗南高中	一般	女
陳伊婷	雲林縣斗南高中	免費	女
王巧云	苗栗縣苑裡高中	一般	女
林偉婷	台北縣安康高中	免費	女
閔珮綺	台北市華江高中	一般	女
翁子皓	高雄縣旗美高中	免費	男
曹惠文	高雄縣旗美高中	一般	女
吳佳君	高雄縣旗美高中	免費	女
張芳華	高雄縣旗美高中	一般	女
謝唯馨	高雄縣旗美高中	一般	女
邱雨青	高雄縣旗美高中	一般	女

第二屆台文營--報到情形

一、錄取名單

(一) 免費生

--正取：共計 20 位。

陳志豪	花蓮市慈大附中	男
許鳳淳	台南女中	女
王傑瑞	新竹縣竹北高中	男
蘇柏維	台南市土城高中	男
張芳瑜	台北縣金陵女中	女
潘昭樺	台北市達人女中	女
陳馨	政大附中	女
朱宇柔	高雄縣仁武高中	女
洪郁勤	嘉義縣協同高中	女
邱聖仁	苗栗縣興華高中	男
陳怡如	南投縣中興高中	女
林琪瑩	基隆市安樂高中	女
趙翊君	苗栗縣建台高中	女
李姿慧	苗栗縣苑裡高中	女
林佳萱	彰化縣溪湖高中	女
陳俞靜	苗栗縣苑裡高中	女
孫光辰	桃園縣六和高中	男
張耀升	高雄市中正高中	男
謝筑鈞	屏東縣陸興高中	女
林偉婷	台北縣安康高中	女

--備取：共計 14 位。

劉葦珊	高雄縣旗美高中	女
謝艾霖	台北市南湖高中	女
陳琳之	桃園縣清華高中	女
王菁	高雄縣楠梓高中	女
陳芷筠	南投縣旭光高中	女
許婷雯	台南縣善化高中	女
郭芷芸	台北縣石碇高中	女
賴重羽	高雄市復華高中	男

林巧翎	彰化縣溪湖高中	女
陳心柔	台南縣港明高中	女
黃彥淇	彰化縣精誠高中	男
陳彥儒	嘉義市宏仁女中	女
張郁欣	慈大附中	女
陳伊婷	雲林縣斗南高中	女

(二) 一般生

--正取：共計 50 位。

周庭安	台北市南湖高中	女
梁維珊	彰化縣溪湖高中	女
吳鈺婷	高雄縣仁武高中	女
詹彥慈	桃園縣永豐高中	女
鄭雅薇	台北縣三民高中	女
張博婷	台南市瀛海高中	女
陳玟卉	台北縣金陵女中	女
陳瑤雯	台中縣中港高中	女
楊芷諼	台南女中	女
蔡婷亘	高雄縣旗美高中	女
陳俐婷	高雄縣旗美高中	女
王子欣	基隆市安樂高中	女
吳宥蓉	基隆市安樂高中	女
黃湘蘋	基隆市安樂高中	女
陳韻如	桃園縣清華高中	女
施妙宣	桃園縣清華高中	女
陳廷軒	高師大附中	男
陳映汝	台中市豐原高中	女
陳馨瑜	台中縣中港高中	女
高秀蘋	台中縣中港高中	女
吳靜雁	花蓮縣玉里高中	女
林佳穎	雲林縣斗六高中	女
徐芸	台南縣新化高中	女
張育慈	高雄縣楠梓高中	女
蔡智瑛	屏東縣大同高中	女
陳婉儀	高雄縣旗美高中	女
江文君	桃園縣清華高中	女
王楷馨	苗栗縣苑裡高中	女

陳映亘	花蓮縣花蓮高中	男
丘宛玄	高雄縣楠梓高中	女
王思晴	苗栗縣苑裡高中	女
楊皓鈞	台北縣聖心女中	女
宋佳容	高雄縣楠梓高中	女
楊馨綾	新竹女中	女
林依萩	台中縣大甲高中	女
黃映潔	屏東女中	女
吳雅涵	台南縣善化高中	女
黃培琳	高雄縣旗美高中	女
林育琪	台北縣金陵女中	女
楊曉雯	基隆市安樂高中	女
許順銘	桃園縣清華高中	男
張甄芸	南投縣旭光高中	女
李盈馨	台中二中	女
林佩裕	高雄縣旗美高中	女
黃韻蓉	高雄市復華高中	女
謝岳哲	桃園縣清華高中	男
曾怡睿	高雄縣正義高中	女
黃美恩	新竹女中	女
林怡萱	屏東女中	女
呂沛甄	慈大附中	女

--備取：共計 18 位。

張郁儒	雲林縣斗南高中	男
陳致穎	高雄縣鳳新高中	男
蘇芸	基隆市安樂高中	女
連偲帆	基隆市安樂高中	女
許迪雅	南投縣中興高中	女
李海睿	桃園縣清華高中	男
曾連康	高雄縣鳳新高中	男
蕭郁平	高雄縣正義高中	女
趙婕欣	高雄縣正義高中	女
林立揚	高雄縣正義高中	男
邱皓偉	高雄縣正義高中	男
張雅喬	嘉義市輔仁高中	女
林淑婷	高雄市道明高中	女
高函鎂	高雄縣旗美高中	女

宋可麗 台北縣安康高中 女
孫峰叡 高雄縣正義高中 男
廖怡儒 高雄市道明高中 女
鄭尹婷 嘉義市輔仁高中 女

二、最終錄取名單（已繳費成功名單）

（一）免費生：共計 19 位。

林琪螢 基隆市安樂高中 女
潘昭樺 台北市達人女中 女
陳 馨 政大附中 女
張芳瑜 台北縣金陵女中 女
林偉婷 台北縣安康高中 女
孫光辰 桃園縣六和高中 男
王傑瑞 新竹市竹北高中 男
邱聖仁 苗栗縣興華高中 男
趙翊君 苗栗縣建台高中 女
李姿慧 苗栗縣苑裡高中 女
陳俞靜 苗栗縣苑裡高中 女
陳怡如 南投縣中興高中 女
陳志豪 花蓮市慈大附中 男
林佳萱 彰化縣溪湖高中 女
洪郁勤 嘉義縣協同高中 女
蘇柏維 台南市土城高中 男
張耀升 高雄市中正高中 男
朱宇柔 高雄縣仁武高中 女
謝筑鈞 屏東縣陸興高中 女

（二）一般生：共計 38 位。

吳宥蓉 基隆市安樂高中 女
黃湘蘋 基隆市安樂高中 女
楊曉雯 基隆市安樂高中 女
周庭安 台北市南湖高中 女
陳玫卉 台北縣金陵女中 女
楊皓鈞 台北縣聖心女中 女
李海睿 桃園縣清華高中 男
許順銘 桃園縣清華高中 男
陳韻如 桃園縣清華高中 女

施妙宣 桃園縣清華高中 女
江文君 桃園縣清華高中 女
謝岳哲 桃園縣清華高中 男
詹彥慈 桃園縣永豐高中 女
黃美恩 新竹女中 女
王楷馨 苗栗縣苑裡高中 女
王思晴 苗栗縣苑裡高中 女
吳靜雁 花蓮縣玉里高中 女
梁維珊 彰化縣溪湖高中 女
陳映汝 台中市豐原高中 女
李盈馨 台中二中 女
陳馨瑜 台中縣中港高中 女
高秀蘋 台中縣中港高中 女
陳瑤雯 台中縣中港高中 女
林依萩 台中縣大甲高中 女
張博婷 台南市瀛海高中 女
楊芷諤 台南女中 女
徐 芸 台南縣新化高中 女
黃韻蓉 高雄市復華高中 女
陳廷軒 高師大附中 男
陳俐婷 高雄縣旗美高中 女
林佩裕 高雄縣旗美高中 女
陳婉儀 高雄縣旗美高中 女
曾連康 高雄縣鳳新高中 男
吳鈺婷 高雄縣仁武高中 女
張育慈 高雄縣楠梓高中 女
丘宛玄 高雄縣楠梓高中 女
宋佳容 高雄縣楠梓高中 女
蔡智瑛 屏東縣大同高中 女

報到情形

- (一) 免費生：共 19 位全數報到。
- (二) 一般生：共 36 位報到（黃美恩、陳瑤雯，活動前要求退費）。
- (三) 報到學員總計 55 人。

第二屆台文營--報到率統計及分析

一、報到率統計

(一) 所有學員報到率：96.49%

錄取人數：共計 57 人。

報到人數：共計 55 人。

(二) 免費學員報到率：100%

錄取人數：共計 19 人。

報到人數：共計 19 人。

(三) 一般學員報到率：94.74%

錄取人數：共計 38 人。

報到人數：共計 36 人。

二、報到率分析

總錄取人數：共計 57 人。

總報到人數：共計 55 人。

總報到率：96.49%。

(一) 按性別分析

男性學員--

錄取人數：共計 11 人 (佔總錄取人數 19.30%)。

報到人數：共計 11 人 (佔總報到人數 20%)。

報到率：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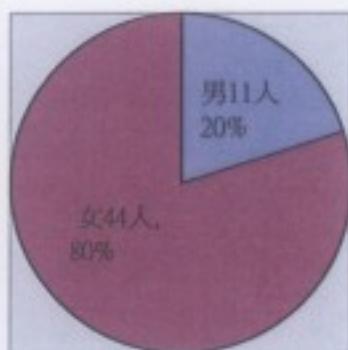
女性學員--

錄取人數：共計 46 人 (佔總錄取人數 80.70%)。

報到人數：共計 44 人 (佔總報到人數 80%)。

報到率：95.65%。

* 男女學員報到人數比例圖：



(二) 按高中所在區域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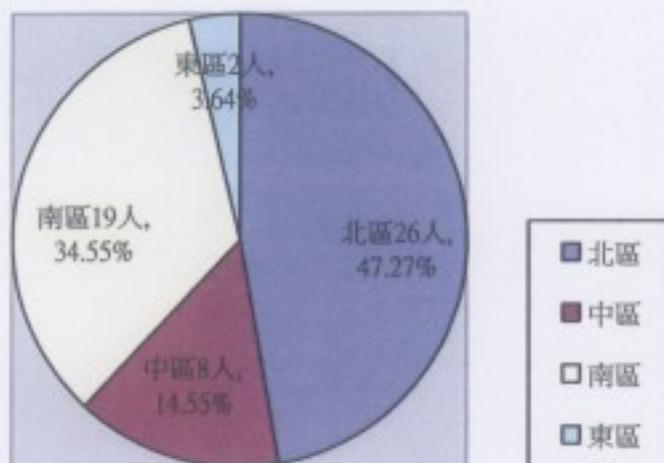
北區（台北、基隆、桃園、新竹、苗栗）——
錄取人數：共計 27 人（佔總錄取人數 47.37%）。
報到人數：共計 26 人（佔總報到人數 47.27%）。
報到率：96.30%。

中區（彰化、台中、南投）——
錄取人數：共計 9 人（佔總錄取人數 15.79%）。
報到人數：共計 8 人（佔總報到人數 14.55%）。
報到率：88.89%。

南區（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錄取人數：共計 19 人（佔總錄取人數 33.33%）。
報到人數：共計 19 人（佔總報到人數 34.55%）。
報到率：100%。

東區（花蓮）——
錄取人數：共計 2 人（佔總錄取人數 3.51%）。
報到人數：共計 2 人（佔總報到人數 3.64%）。
報到率：100%。

*各區高中學員報到人數比例圖：



各堂課程內容大綱和課堂提問

寶島釀音樂 范揚坤

老師從電影「海角七號」中的月琴演奏開始談起，說明茂伯的月琴和傳統恆春月琴演奏的方式究竟有著如何的差異？提醒我們要注意：同樣的樂器會在不同的文本要求中會有所影響原有的演奏方式，進而與商業結合後產生更大的改變。

課堂中，老師也介紹了許多不同的傳統音樂類型，像是廟會活動中常出現的「亂彈」戲曲、布袋戲融合新式樂器的戲曲曲調，還有藉由欣賞電影「戲夢人生」中的布袋戲片段，卻會發現其中有不該出現的歌仔戲曲影子，呈現出音樂常常會在不同文本中產生不同的樣貌、差異和斷裂。

而對於傳統音樂的再詮釋以及做為一種對音樂表示敬意的方式，也往往造成曲調本身的變化和運用，這些都值得我們打開耳朵和眼睛仔細觀察。另外在電影「心靈人生」中，老師對於導演在其中對原住民音樂上構圖的批判，也能夠讓我們重新思考電影文本中將音樂結合影像後所可能產生出的錯誤。

最後，從原住民音樂來延伸，老師教了同學們兩首簡單的改編音樂，讓同學們實際體驗音樂與文化文本結合後的特別樣貌。

台灣文學相見歡 施懿琳

施老師主要以台灣文學史的角度來介紹台灣文學所指涉的範圍、以及台灣文學作家和作品。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台灣文學？」思考起，說明台灣文學的開始和範圍都可以上溯到原住民的口傳文學，接續到台灣歷史的分期年代，包含了早期的沈光文和鄭成功的作品，都能對照出古典文學在台灣的發展情形。

而清領時期的史料照片和著名文人如鄭用錫、林占梅、丘逢甲以及當時地方文人施士洁、許南英的簡介，也使得文學在當時台灣有所拓展；到了日本統治時期新文學出現，其實古典文學也沒有消失，從珍貴的黑白攝像中也能看出當時傳統詩社活動的蓬勃，只是時代因素往往影響著當時的文人思緒，使得日治時期與古典文人之間的關係也受到了相當大的轉變，重

要的文學作家有賴和、楊逵、呂赫若和受到西方主義影響的現代詩社。

而台灣戰後新文學的發展，四〇年代後有了更多元路線和面向，台灣文學與政治情勢的改變有著緊密的連結，重要作家如朱西寧、林海音、琦君、鍾肇政、白先勇、王文興、陳映真等，到了八〇年代才真正有了「台灣文學」命名的確立，進而在九〇年代才進入學院研究體制中。

自然全都錄 王家祥

老師在課堂中，由回憶自己的經歷開始，帶大家去大致檢視什麼是嬉皮，包括嬉皮做了什麼、嬉皮的開始、嬉皮的歷史、嬉皮的影響…等。嬉皮雖然不事生產，卻創造了許多文化，他們因無聊而發明，在無聊中發明，例如現在頗為風行的登山越野車風潮，就是由威斯康辛州的一群嬉皮自行改裝創造出一種潮流。

嬉皮的行為有時讓人覺得很誇張，像約翰藍儂曾喊出：「要做愛不要戰爭」的宣言，用音樂向大眾發出他們的聲音，現今在台灣也有類似的嬉皮士，如巴奈、雷鬼樂團。嬉皮常做的妝扮則是穿著喇叭褲、頭上戴花。甚而有些人會吸食大麻，導致一般人對於嬉皮有些壞的刻板印象。有些嬉皮視竹林七賢為中國最早的嬉皮，道家的思想近似於嬉皮的思想，他們無為而治，即使只是無聊地隨便嚎叫，也能創造出樂趣，無聊即是藝術的源頭，反正時間多的是。老師勉勵大家嘗試冒險，先去瞭解世界、決定自己的方向，再去真正的從事你想作的活動。

文學創作散文篇 阿盛

阿盛老師從自身經驗分享起，勉勵同學們保有創作和閱讀習慣的並進、並期待新世代的同學們需要在不同觀念上有所思考和觀察，同時也介紹了現今台灣文學創作、文學獎及相關研營營的舉辦情形。

另一方面也分別以「閱讀」和「寫作」兩方面開始進行討論，除了提醒我們對於閱讀作品在文類、經典、和暢銷榜上的取捨、精讀或略讀方式的比較、以及我們需要從閱讀中獲得什麼？同時也說明除了閱讀之外，如何和周遭生活的觀察所得來相互作用，加強自身在創作基礎上的累積和拓展。

除此之外，阿盛老師也擷取自身文學經驗的精華，和同學們分享了不同文類中不同作家

作品的建議書單，與現今學子共同分享在閱讀及創作經驗上的交流。

Q：寫作者在創作的時候，會特別想要表達什麼東西嗎？

A：一定會有，但是程度是沒有辦法度量的、以科學的方式來表現，共通的是想要用文字記錄或整理、來表達內心感覺的一種衝動。

Q：對阿盛老師您建議我們閱讀的書中，有什麼書是您認為是不值得看的書呢？

A：建議閱讀文學類的作品，非文學、次文學或大眾文學的書，像推理類的、甚至是武俠類的，都比較不值得我們花時間在上面。

Q：有沒有什麼刻骨銘心的經驗或感受，是文字沒辦法很貼切的表達出來的時候呢？

A：有時候會有這樣的狀況，因為情感和經驗需要和文字做連結之間總是需要縝密的連結，才有辦法最貼近內心的感覺，慢慢揣摩是需要的、多閱讀也是有益的。

Q：作文表達時有起承轉合的方式，那創作散文的時候也有什麼方式可以幫助我們嗎？

A：在創作散文的時候，可能就沒辦法完全照著這樣的方式寫出來，多讀名家的作品、多揣摩、試著觀察別人是怎麼寫的，是用怎樣的方式描述一件事情，持續的累積對創作也會有所幫助。

網路文學無限通 王右君

從簡單的理論概念介紹：網路是什麼？傳播又是什麼？再分別討論網路傳播媒體中的特質，究竟對文學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藉由老師收集的網路文學實例介紹，像是數位詩的線上欣賞和創造、網路文學的接力創作、知名作家播落格的行銷分析(ex.九把刀、張大春)、還有族群文學和主題網站的介紹(ex.原住民文學、同志文學)等等，我們能發現網路媒體確實影響著文學文本在生產形式、文本內涵、以及生產和閱讀關係三者上的改變。

在上完這堂課之後，除了大家日常生活對網路本身的熟悉度之外，再藉由課堂的介紹，同學對於網路文學的通俗印象也有所改變，不管對網路文學的創作、欣賞或分享，也認同這是一塊我們值得再省思的領域。

寶島劇樂部 楊美英

美英老師一上課就和同學們進行了相當活潑的肢體互動，從身體和空間的問答之中，了解同學們在戲劇欣賞的頻率和對於戲劇活動上的關心程度。藉由和其他同學分享自己在戲劇領域的心得和意見，美英老師也補充了現今台灣劇場界的生態和市場情形、以及較有名的劇

團(ex.表坊、屏風、果陀、台灣戲劇表演家等)。

另外，美英老師也藉由播放「十三角關係」演出影片的欣賞，來介紹戲劇劇本和當今台灣社會間的互動關係，看究竟台灣社會的種種(ex.立法委員、八卦、人群互動)如何成為劇本創作的材料和基礎。

而課程的下半部分，美英老師則介紹了戲劇創作中相當重要的環節：「讀劇」—做為同學們課堂中的練習和互動。以各小組為單位來進行不同知名劇本的練習和交流，並在課堂上進行細部指導和建議；在課堂最後，也讓幾組同學上台進行表演和分享。

性別文化與文學 陳怡君

以一句「性別是什麼？」揭開課程的序幕，陳怡君老師告訴我們性別除了大家熟知的生理性別之外，還有性傾向、性別氣質、性別認同以及社會性別。喜歡 **Bling Bling** 的一定是女性嗎？還有玫瑰少年葉永誌的故事，老師希望大家能夠拋棄刻板印象，開闊自己的心胸、用體諒的態度去接受各式各樣的人。

接著老師跟大家分享的自己參加過的「新女廁運動」，聽到老師用攻陷男廁的方式去突顯問題的時候，有沒有人也躍躍欲試呢？而也提到《陰道獨白》這齣戲，它主要訴求的是取回女性在語言上的主權。另外，課程最後閱讀一篇〈墮胎者〉，談一名女性二次墮胎的心情，也有人針對墮胎這件事發表了一些看法，認為墮胎總被隱形是為女性的責任，最後老師以「墮胎這件事總是遊走在道德的邊界。」作為課程的結束。希望同學們在上完這堂課之後，對於性別差異這件事情能有更多的了解。

文學創作新詩篇 路寒袖

路寒袖老師從自身擔任評審和舉辦研習營的經驗中，談起新詩在教學上的困難；也談到現今文學比賽中新詩類得獎作品的盲點—卻是看不懂。那究竟新詩的創作和欣賞為何往往會有著如此難以跨越的鴻溝和門檻呢？而詩類這類作品應該是始於人類最初情感宣洩的來源，應是能夠最直接的以詩歌合一的方式來表達出人類最真實的部分。

而「詩思有兩種」，新詩的內涵和表現分成兩大類影響：形式和內容，而兩者之間也應該不斷協調，才能將新詩特有的地方拿捏得當，引起讀者和作品之間的共鳴。透過實際的詩作

例子，來說明詩這個文類的語言和散文、小說間的不同；另外透過詩本身的文字運用討論創作時的技巧和影響；再談到詩類的情思、意境和象徵，是如何的呈現出詩特有的韻味和節奏。

最後，老師以更多的節錄詩作和同學們分享，並細膩的分析詩中所呈現出的整體意境、文字的使用技巧、和作者種種安排上的優缺之處，這樣的方式不僅拓展了同學們欣賞新詩時更多的角度，也能夠點出以後在創作時可能需要注意的重點。

寶島大戲院 鴻鴻

鴻鴻老師這堂課主要是藉由自身紀錄片作品「有人只在快樂的時候跳舞」做為介紹紀錄片的特色和應用。並藉由這部舞蹈類型的紀錄片來對照不同紀錄主題和方式的記錄片，討論之間有著怎樣共同、或不同的差異之美。老師並和同學們分享了紀錄片對這個世界在視角上的特色和技巧，也從自身的拍攝經驗中，向同學說明一部紀錄片是如何成形、組織、進而發聲、引起共鳴。

此部紀錄片在劇場、排練場、及真實場域中，以鏡頭運動、停格、或是跳躍剪接，記錄下許多「影像與身體共舞」的可能。片中，除了記錄舞蹈家林向秀和王維銘根據辛波絲卡詩作演出的〈紀念日〉，以及布拉瑞揚和許芳宜對照藝術與人生的〈37 Arts〉之外，還有周書毅以台北國際藝術村的走廊、電梯、與屋頂為舞台的〈看得見的城市〉、以夜巴黎大舞廳為背景的〈000000〉。鴻鴻老師想用這部紀錄片、不同的被記錄的對象，來試圖解答「人為什麼要跳舞」、「舞蹈為什麼如此迷人」、以及「舞蹈到底是什麼」的疑問。

在台灣的故事 林培雅

林培雅老師主要和同學們來分享在民間中所採集到的歌謠、故事、傳說、俗諺和相關的文學作品。

從當今的電視節目「戲說台灣」舉例說明，其中故事與生活、文化之間的關聯，同時也更一進步討論文學和文字、語言與歷史之間的影响，說明民間文學為何如此重要？以及為何民間文學如何採集、進行田調？以及民間文學對於人民生活的記錄方式和特色是什麼？同時也以芬蘭的例子來和台灣比較兩地之間在民間文學收集上的成果比較、以及民間文學對民族意識是如何的凝聚和影响。

老師也在課堂中跟同學們分享了許多則的民間文學作品，像是古典文學中詩經的「關關雎鳩」、還有林投姐的故事、尪姨的傳說、碟仙和筆仙的遊戲、以及一些歇後語、謎語和歌謠介紹。另外，老師也播放了一段國中小民間歌謠比賽的演出，分享歌謠是如何藉由實際的表演形式再現出舊時人民生活的情景。

與 vuvu 對話 利格拉樂·阿女烏

阿女烏老師從自己排灣族的名字開始介紹起，從自身童年生活、身世背景和生活記憶中的種種照片，來說明排灣族文化中的社會分級和族群特色。

像是排灣族服飾的刺繡和圖案、婚喪嫁娶必需的傳統聘禮、還有排灣族重要的排灣族三寶(琉璃珠、陶壺、青銅刀)，另外也介紹了兩位影響阿女烏老師相當的重要人物：巫婆和外婆。對於「巫婆」的介紹，阿女烏老師有相當詳細的介紹，像是如何成爲一位巫婆？以及在部落中巫婆的角色又有著相當重要的分量？巫婆又有何等神奇的法力？借由阿女烏老師的親身經驗，說明她和一位巫婆之間的奇妙接觸和緊密互動，深深吸引著同學們的想像和興趣。

另外，阿女烏老師也介紹了自己在「原住民正名運動」和各部落間文化考查中的親身經歷，還有原住民文學中相當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像是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及多位學者的簡介，同時阿女烏老師也提供了同學們欣賞原住民文學的資源和建議。

Q：巫婆會絕種嗎？她的法力會像哈利波特中的魔法、法力嗎？

A：巫婆不會絕種，只會沒有傳承。在部落中，巫婆擁有的巫術基本就是分黑、白巫術，那種法力像是具有植物學家辨識植物的能力，其中的白巫則有辦法使用植物來醫治病人，黑巫則是使用毒物來進行加害，也不是所謂那種「法力無邊」的。

Q：阿女烏老師提到全村都沒有巫婆，那當有祭典時沒有巫婆主持的時候怎麼辦呢？

A：每個村落基本上都會只有一位巫婆，而當村落裡沒有巫婆的時候，則會向隔壁村落來借巫婆，而這位巫婆也可以透過跟祖靈之間的溝通來了解各部落之間發生過的事情，來方便進行祭典的進行。

大家一起來上客 鍾怡彥

身爲鍾理和孫女的鍾怡彥老師從認識客家人開始，介紹客家人的族群特質、客籍作家的文學特色、以及文本作品中的客家文化。

在認識客家人的部分，老師介紹了客家族群的歷史來源和語言特色、地域分佈、與其他

族群間的互動情形，以及客家族群內間彼此差異的地方。另外，從客家文學和生活之間的關係來看，客家人本身的特質也包括了普遍硬頸的精神、女性角色對客家族群的重要、以及保守勤儉、好學上進、和安土重遷的習慣。在客籍作家和文學特色上，眾多的客籍作家如吳濁流、龍瑛宗、曾貴海、藍博洲、李喬等，往往都存有客家族群特有的思維、觀點和組織方式，而鍾怡彥老師並且以鍾理和作品為主要介紹的對象，分析了其作品中的客家文化特色和象徵，說明客家文學與台灣文學之間的緊密關係。

另外，也更進一步介紹了客家文化中的藍衫花布、菸葉產業、宗教信仰和美食特色，最後老師也跟我們分享客家童謠和客語流行歌曲的欣賞(ex.林生祥)。

Q：鍾理和在去世之前，有特別交代一些什麼事情嗎？

A：聽說有交代我父親說不能有人再走文學這條路，如果要走有兩個條件，一是不能有妻子和孩子，因為當純文學作家在台灣環境中會太窮，進而會拖累家人；二是不能當正職，需要另外的工作能夠支持家裡的生計，不能拖累家人。

Q：最近流行在國際間的客家大花布，為什麼會代表傳統的客家文化？

A：那種花布主要是這幾年透過商業包裝所顯著後的文化符碼，其實它原本是傳統年輕客家婦女在工作時的包巾，雖然常常整個包著頭工作，但因為通常其顏色較多變、在山裡面比較明顯，可以凸顯出婦女的工作情形。

TWL CAMP News 台文 寶島

【學員報到】

炎炎夏日，歡迎大家來到「台文寶島 TWO」這個大家庭，希望大家在為期五天的營期裡，都能過得愉快！！

各組在接下來的時間開始認識彼此，所有營隊裡的人在接下來五天裡，就是你的家人，大家要好好相處喔。節奏遊戲裡產生許多 tempo 王以及團康終結者，不知道你是哪一個呢？第一小隊「一度讚」、第二小隊「Super Juni 鵝」、第三小隊「三層肉」、第四小隊「石板烤肉」、第五小隊「無敵變形大麥克」以及第六小隊「可樂ケロロ」都很認真的想自己的小隊呼跟自介，真是令人期待他們的表現！



【始業式】

經過了上午的報到，簡單認識各隊的小隊輔與小隊員之後，該是認識一下幹部或是其他工作人員的時候了。首先，先認識一下營主任和營顧問吧。營主任在百忙之中，仍不忘學習，大家也要好好學習主任的精神喔～

接下來是美麗的營顧問乃慈老師，如果想要有這麼美麗的老師，歡迎加入台文系唷。老師叮嚀完各位要注意的事項之後，祝福大家要玩得愉快然後就是要介紹幹部的時候了。總召與副召首先上場，之後幹部們帶著組員以生動的短



劇與名字的諧音介紹自己在營期中的職位。



接著是最令人期待的小組自介了！在南極氣溫一度中打冷顫的「一度讚」，組員們有著像泡麵熱騰騰的熱情、各式鵝肉皆有販售的「Super Juni 鵝」隊，展現多元豐富的小隊精神、身上有油膩膩的「三層肉」嗎？跟著「三層肉」隊喊小隊呼與動作來消耗熱量吧！「石板烤肉」小店中，烤出許多滋味豐富的組員們、「無敵變形大麥克」的組員們合體成堅不可摧的美味大麥克！KERORO～有種果汁真好喝，「可樂ケロロ」小隊充滿著酸酸甜甜的青春滋味～。



大家初步認識彼此後，由小冰與芋泥帶來營歌教唱，營歌代表台文營的精神，大家都認真地學習，教室裡很快就充滿著悠揚美麗的旋律。

【成參】



成功大學有九個校區，今天大家的成功參訪都集中於光復跟成功兩個校區，想要知道其他校區的特色嗎？歡迎加入成功人的行列囉！

第一站我們來到成功廳前的廣場，「超級比一比」比你的想像力，誰比得最讓人一目了然呢？第二站來到雲平大道，「雲平抱爆王」，用力的坐爆隊友腿上的氣球，大吐一口氣吧！第三站成功湖，「拜拜土地公」，脫下你們的鞋子配對，誠心誠意地擲個筊，讓土地公保佑你們一路順遂吧。

第四站格致堂的「終極找找找」，快抓個最長的男人喔！第五站工學院大道上，「黑白ㄗㄟ」溼答答的小隊員，哪個可憐兒被弄濕了呢？還是涼快一點了？第六站一總圖，「其實我不能講話」，不能講話就用你的「肢體」，讓大家知道你想表達什麼吧。



【寶島嘜音樂~music~】

營隊的第一堂課，先來輕鬆一點，聽聽音樂吧。范揚坤老師從生活入題，由大家熟悉的海角七號開始介紹起音樂的演進，讓大家從電影的配樂去認識台灣的傳統樂器，像是月琴的部份，知名的走唱藝人陳達演唱的思想起，就與茂伯的月琴有很大的差別。因為茂伯其實是個受北管訓練的人，他的風格比較接近北管中的亂彈戲，而不是恆春本地的民謠風格喔。

另外像是在布袋戲與歌仔戲的創作中，一首曲子往往就有各式不同的變化，用以表現舞台上演員各式各樣的情境與動作。而各位學員如果想聽到道地的布農族八部合音，那就加入台灣文學系的行吧！！在系上的課程中，我們有專人為你演奏與講解。

喔～范老師還準備阿美族的音樂，現場帶動唱了兩首諷刺的原住民改編歌，先「反攻大陸」，再「進攻總統府」，都是以音樂表現出隱藏在其中的文化差異。更進一步的老師也從電影「心靈之歌」中，批判了漢人看待原住民的眼光與角度，提醒我們面對不同的民族與文化時，該有的態度和廣度。你了解自己民族的音樂嗎？你了解自己的土地嗎？在流行音樂之外，你開拓過全新的領域，經過這堂課，有重新認識到那些平常被忽略的東西嗎？聽到了額外的聲音了嗎？到街上走走，多聽、多看、多想，燃燒你們的青春，學習一切新的事物，是老師最想給你們的最重要的訊息。

【歡迎晚會】



再來登場的，是以爲是童話，而腦袋短路的「童話短路」。在白雪公主之死的故事中，相信各位有得到樂趣，喔～我們爲她默哀五分鐘。



然後，主持人想起了年少輕狂的往事，被鯊魚戳去雙眼，在淺灣…的千萬大導演。經歷了冷靜、激動、音樂、復古的原始、氣質的禮貌版後，因黑道火大，擦鎗走火之後，眾人全部死光光，只好演起鬼版囉，真是敬業啊～掛了還要演。

唉唷唷～戲完了，難道就散了嗎？當然不可能囉！



真正高興我見到你，滿心歡欣地歡迎你；歡迎、歡迎…我們歡迎你。爲了歡迎各位小隊員的來臨，隊輔與活動大哥哥大姐姐們，安排了歡樂的晚會歡迎你們喔！先在黑暗中，欣賞炫目的螢光棒吧！！在超炫的氣氛中，我們的晚會就開始囉。首先登場的是，耶～是主持人，也就是司儀，嘿嘿…不然你們以爲是誰？在主持人標準的口音，鏗鏘有力的聲調中，一步一步帶領大家進入節目中，漸～漸地邁向高潮。



OK～再接下去看公車劇吧，看一車的白癡與傻子怎樣把公車上攪得烏煙瘴氣，出乎意料地，原來是醫生在陪病患演公車劇！



最後的最後，還有「性感」的閉目…喔～Sorry Sorry 是閉幕舞才對。看他們舞動他們的肢體，扭腰擺臀，點燃你們最後的樂情吧！Dance～～在晚會尾聲的時候，很高興大家都很高興，那就表示這個晚會你們有玩到盡興哩，謝謝！！那麼，在欣賞過葛葛解解精采地表現之後，大家要銘記在心，很快地…在幾天後，就換各位表現囉！覺得你們更有戲胞的孩子們，勇敢地秀出來吧！苦無發揮之地的孩子，這就是你們的機會，就「放手」去做吧！

看完小報後，是否也想大展身手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將每天滿滿的心得分享給其他人知道
這絕對是個很好的發揮空間噢！！
那請將每天對於課程及活動心得感想寫在白紙上，投進小報信箱
(請註明第幾小隊、隊名、姓名)
收稿截止日期為每天晚上步行至宿舍休息前

除了你的心得可以在小報中出現，另外還可以為自己的小隊加分！
所以文辭並茂越精彩，越有希望登上小報！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文學獎

另外，提醒在今晚十點之前是文學獎收件截稿期限了！

快！快！快！

希望小隊員們可以踴躍投稿，有豐渥的獎金在等著你們！

(文學獎相關辦法請詳見營手冊)

- ◇ 投稿文類：現代散文、詩、小說三類。
- ◇ 獎勵方式：每一文類取首獎一名，獎金新台幣一千五百元整；
二獎一名，獎金新台幣一千元整；
三獎一名，獎金新台幣五百元整；
佳作兩名，獎金新台幣二百元整。
- ◇ 字數規定：散文 1500 字到 3500 字之間，詩 30 行以內，小說 4000 字到 8000 字之間。

TWL CAMP News 台文 寶島

【晨操】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精神！人家說精神好，就沒煩惱。今天是營期的第一個早晨，起了個大早，請隨著麥阿喜歡樂的音樂，跳出一天的精神，用早操帶動一天的活力。注意看活動組小依跟王璿賣力地在前面教導大家。因為第一次學習，很多學員都還不太清楚動作，所以苗條的活動組，非常貼心地再一步驟一步驟的教導，讓大家可以很快地學會所有的內容，隊輔也大聲喊著提示，幫助自己的小隊員。首先包括一天該有的起床，上廁所，與最重要的大笑哈哈；再模仿澎恰恰、許純美、蜘蛛人、豬哥亮等人的招牌動作；接著再刮刮你多餘的毛，讓你神清氣爽，外表光艷照人。好好地跳完早操，接著去吃那生輔組精心準備的早點，補充一天的元氣，讓接下來一天的課程，都可以認真的聽老師講課，吸收新知到吐。



【台灣文學相見歡】

今天第一堂課，由前系主任施懿琳老師為大家介紹台灣文學的脈絡，首先替「台灣文學」的定義，老師認為凡曾經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所寫的文學作品，都可稱為「台灣文學」，老師從沈光文、鄭成功、日治到當代的口傳與書面文學一一介紹，我們可以從中瞭解臺灣文學的發展與多變的政治、歷史有密切的關係，台灣特殊的地理位置，容易受外來強勢強權、文化的影響，因此在不同時空環境中，台灣文學的發展都面對著同樣艱困的發展困境，直到 80 年代台灣文學的重要性、獨特性才被重新檢視，2000 年成大首設台灣第一個台灣文學系所，隨後各大學的台文系所也如雨後春筍般設立，相關學術研究領域日漸蓬勃，這些成果都是前人努力耕耘來的，現在擁有這麼多資源的我們，應該多多珍惜並積極了解台灣這塊土地上文化的瑰麗。



【自然全都錄】

王家祥老師，來自高雄，現在住在台東都蘭，他說：我是一個綠色嬉皮。他最爲學生熟知的文章是「遇見一棵樹」，主要從事自然寫作。老師在課堂中，由回憶自己的經歷開始，帶大家去大致檢視什麼是嬉皮，包括嬉皮做了什麼、嬉皮的開始、嬉皮的歷史、嬉皮的影響…等。他由自然開始認識世界，將海洋生態比擬爲現在的社會。資源分布不均，造成了世界上兩極的極富族群與極貧族群。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有些事情開始改變，我們遇上了百年難得一見的金融風暴，有個左派社會學者說：「就世界秩序正在瓦解，新世界正在建立。」



嬉皮雖然不事生產，卻創造了許多文化，他們因無聊而發明，在無聊中發明，例如現在頗爲風行的登山越野車風潮，就是由威斯康辛州的一群嬉皮自行改裝創造出一種潮流。嬉皮的行爲有時讓人覺得很誇張，像約翰藍儂曾喊出：「要做愛不要戰爭」的宣言，用音樂向大眾發出他們的聲音，現今在台灣也有類似的嬉皮士，如巴奈、雷鬼樂團。嬉皮常做的妝扮則是穿著喇叭褲、頭上戴花。甚而有些人會吸食大麻，導致一般人對於嬉皮有些壞的刻板印象。有些嬉皮視竹林七賢爲中國最早的嬉皮，道家的思想近似於嬉皮的思想，他們無爲而治，即使只是無聊地隨便嚎叫，也能創造出樂趣，無聊即是藝術的源頭，反正時間多的是。

王老師本人也過這樣的生活，他現在早上起床之後就溜狗，然後思考創作，無聊的時候、天晚的時候他還是去溜狗，不過他卻自有一番情趣。或許一般人很難想像，在鄉下 7-11 就是他們的百貨公司，但在天熱的時候到 7-11 走走逛逛，對他們來說也是一項有趣的活動。



老師勉勵大家嘗試冒險，先去瞭解世界、決定自己的方向，再去真正的從事你想作的活動，他用股神巴菲特的話贈送給大家：「人生三十歲之前，不要工作。」拓展自己的視野，掙脫那種父母加諸在孩子身上的制約，擺脫對人生的茫然與不知所措，尋找一個需求與供給的平衡。

自 1960 年代以來的各種社會運動的影響，慢慢的在社會角落浮現，如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影響就很深遠，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新就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就是一個新思想影響的產物。國際大導演李安的新片：「胡士托風波」，即是敘述一個嬉皮運動期間的一場音樂會之始末。嬉皮運動由反越戰開始，連帶引動了種族、婦女、原住民、同志等人權運動。嬉皮作爲一種社會的反動，過著與社會規範對抗的生活，他們流浪、不事生產、玩樂、裝扮自己，因有些人在頭上戴花，而又被稱作「花孩子」。



在台東都蘭，老師現在開民宿生活的地方，一群逃離台北的文化人，在那過著嬉皮的生活。其中一個讓老師十分印象深刻的人，他們叫他「峰哥」也許是「豐哥」（因生活豐富故稱之），就是一個很會遊戲人生的人。他在那辦天體營，和一群老人；玩衝浪、建別墅…，他到處去旅遊，在那背後你很難想像他是一個上市公司的老闆。老師現在除了開民宿，也爲人占卜，過吉卜賽式的生活。不過來尋求指點的人，卻常是生活單調到可以直接建檔爲 ABCD，呆板缺乏冒險。

【文學創作：散文篇】



課程一開始阿盛老師先跟學員們聊聊文學對往後人生的影響。他認為「行行出狀元」，往你最有興趣的領域去發展，不需要盲目聽從父母親的意見，要懂得利用自己的才華，相信自己，不要輕易就被長輩的舊觀念拖著走。許多人在國、高中時期便幸運的發現自己的興趣是文學，可以很早就往喜歡的地方去發展，但也有很多人等到大學畢業甚至是就業之後才了解到自己的志向，雖然遲了一些，但是萬事起頭難，一旦起了頭，只要接續下去便可以達到理想的境界。不管學的是理工或著是文學，都必須出類拔萃成為當中的精英才有用，必須讓自己成為無可替代的。南部地區的觀念多認為文學是沒有用的，其實並不盡然，「文學是幫助你拓展世界的工具，因為一個人的眼界有限，所能學習的事物也有限，必須依靠文學的幫助去閱讀廣大的世界。」阿盛老師在這堂課之中數度強調這件事情，希望大家可以改變文學無用這個觀念。他勉勵大家吸收舊時代的精華，去蕪存菁，再與新時代的觀念結合，融會貫通，產生新的觀念。

文學與藝術是長久的，他不能如理化或數學一般提供你即時迅速的功用或是明確的定義，但是透過文學與藝術發現古人的智慧，溫故知新，他們的貢獻依舊是不能抹滅的。「各時代都有各時代的英雄，同樣的各時代也有自己的文學家。」希望在這堂課之後，未來的台灣也能產生許多偉大的文學家。課程中與同學們討論閱讀過的名家名著，大家雖然飽受考試摧殘，仍不忘閱讀，讓人佩服。其中提到的許多著名的散文家與小說家：李昂的《殺夫》、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簡媜的《水問》或著是蔣勳的《美的覺醒》，都是值得你們在課餘時候放下教科書去閱讀的作品。偉大的作品不在於主題的龐大，許多動人的作品只是描寫幾個人感情故事，如珍·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其竅門在於尋找你熟悉的題材如自己的家鄉或朋友。

阿盛老師一篇著名的散文作品《廁所的故事》，其內容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主題或著是想要影響世界的偉大志願，他純粹的寫下自己遭遇的「廁所革命」，但依舊被譽為現代散文經典。課程的最後，老師一再強調一件事：多閱讀。寫作的時候會遭遇一些無法用文字形容的情境，此時你閱讀過多少的作品就會影響你的作品深度，藉由學習名家的方式得出屬於你的文字風格吧。

【網路文學無限通】

這一節課由系上的王右君老師來帶領學員們探索網路文學的領域，她分享讀過的一本書「網路像一條口紅」，說明網路就像口紅一樣打開即可方便地使用，並形容網路像是蜘蛛網，網上的交會點彼此互通有無，資訊在上快速傳遞，以及使用網路像乒乓球的比喻形容使用者在 BBS、MSN 上，一來一往交換訊息的情形。以上幾點說明了網路平台因此具有使



用門檻低、草根性、富參與性、集體共同創作的特質，她拿知名作家九把刀與張大春的部落格，以實例來看文學在網路場域中的運作情形，九把刀是通俗的暢銷作家，在他部落格中有許多他新作品發售的消息，他的文章也有眾多愛好他作品的讀者發表迴響，訴說傾慕之情與閱讀後的感想，由此可見網路可作為一個行銷文學、讓讀者與作者拉近距離的平台；相較於九把刀，張大春是位菁英文學取向的作家，他會回應讀者的迴響，並發表成一篇文章，透過這些文章，可以看見他在作品裡嚴肅態度之外的幽默思維，若沒有網路我們難以如此。老師並介紹幾個具共同創作性質的網站，如：「革努牛上一朵花」、「原住民文學院」、「鮮網-myfreshnet」，以及幾篇數位詩作，〈追夢人〉是讓讀者參與創作的互動詩，〈一首被撕裂的詩〉詩人向陽透過數位動畫表達詩中槍響與戰慄的意象、〈鐘擺〉是目前為止仍持續創作數位詩的詩人——米羅·卡索的作品、〈營火會〉使用火焰與閃爍文字的動畫，切合詩裡的意象。以網路與數位這新興的媒介作為文學創作上的靈感來源，可使我們的創作更有巧思。

【寶島「劇」樂部】

楊美英老師一開始便請大家站起來進行了一個小活動，用肢體來表達 yes or no，因此，在經歷了一整天豐富的課程的洗禮之後，這樣子的上課方式讓大家顯得特別有活力。接著老師告訴我們，戲劇可以在任何場所表演，不管是公園、車站或著只是一個廣場，只要大家有心，都可以有一場愉快的戲劇饗宴。民國六、七十年代台灣開始有一些實驗性質強烈的劇團成型，例如成立於 1995 年的「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劇團，是一個為了解除女性才華被男性體制壓抑的魔咒，以原創劇本及前衛劇場美學為發展目標的劇團。另外也有一些劇本在台灣戲劇界舉足輕重，《荷珠新配》是台灣戲劇的起源，因為他，讓許多從未踏入劇場的民眾願意買票進場一賭為快。而趙自強主演的《十三角關係》，以魔幻寫實的方式探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至於立委丈夫、電台主持人妻子與周旋多人的情婦之間究竟會如何發展，就要讓我們自己到劇院去觀賞了。接著老師讓同學們進行「讀劇」，讀劇是門藝術，他可以讓大家透過這種方式去了解劇本的缺失，去評論劇本的優劣，是導演用來分配角色的依據，對我們這些沒有戲劇經驗的人來說，讀劇也可以讓我們更快進入角色的情緒。透過讀劇，我們可以去評斷這個角色的個性是否有一致性，因為「對話」除了必須符合角色的個人性格，還要考慮與其他角色之間的關係，畢竟不會有下屬把長官罵得狗血淋頭這種不合理的事情發生的。最後，老師讓各組上台展現練習的成果，六小表演了《白水》、一小與四小則都表演了《荷珠新配》，剛好老師也在最後播放了《荷珠新配》的片段，於是這堂課就在眾人的掌聲中結束了。



【夜晚教學】

上完精采的戲劇課，隊員們跟著小隊輔到外面排隊，有一個考驗等著他們。謹記隊輔長交予的東西，各位隊員跟著隊輔走，跟著地圖找出要找的人，交給他想要的東西，並且拿走需要的東西。各位…要跟大家的腳步，不要脫隊，天色黑暗請小心行走。廁所裡的花子想要找顆球來玩，她會給一捲錄音帶；在一樓有遊蕩的女子，她要整理面貌，願意用她的血交換；在地下室一個被殺了的小女孩躺在那，她想要找回被挖走的腦，她則有蠟燭。走出系館，到古蹟建築工設系的系館廊下，一個忘了一切的鬼徘徊在那，需要你幫她找回記憶，從她那裏你可以得到她失手殺掉得到的腦。大樹下的男人正等著喝血，他則持有美工刀。黑暗的湖畔，有個人又冷又黑，他會交給你肉。在一個黑暗的角落，有個很餓的男人，很想吃人肉，他有心臟可以交換。在古老的中文系館建築前，一個新娘想要捏爆她負心老公的心臟，她手上緊握著一把梳子。想要美工刀的是個小女孩，窩在倉庫的角落那，她則有一個面具。在這錯綜複雜的過程中，只有一個人是兇手。

～～我有話要說～～

今天上課真的超棒的，這是我升上高中以來沒有(完全沒有)打瞌睡的一天，雖然第一天很累，但是第一天晚會表演的各位，實在是世界第一讚！我死而無憾了！不過，女生的尖叫聲真的很恐怖！

今天的台灣文學相見歡超棒的！我一直以為，在還沒進入這個營隊前，其實我超害怕要一直講台語，但今天這堂課讓我瞭解超多的，謝謝施老師囉！

五小 佳萱

今天，營期的第一天，許多令我瞠目結舌的陽光活動，我尚是放不開，適應新環境總需要段長時間，老毛病，一個個的活動及歡迎晚會使我受寵若驚，不過我卻已開始擔心，營期結束後，我捨不得離開怎麼辦？我找不著月台怎麼辦？我搭錯車或者沒搭上車，怎麼辦？大路癡人生地不熟地闖蕩至南台灣，實為勇氣可佳啊！（乾笑）

上了第一堂課，期待已久，也受益良多，這下才驚覺所知的甚少，才疏學淺，總以為小伎倆得以游刃於各種領域間，想法過於單純，單純得可笑，閩南語霎是聽不懂的，跟著大夥兒一塊發笑，儘管聽不懂語言，但我可以用我所知的文化與心靈的感受融入其中，如同兩個異國的孩子，在沙坑裡頭嬉戲，也是得以溝通的，就看自己放下多少的心防及成見。

我是提出了質疑，卻也不覺辛辣，於比重間來談，民族性的多元文化，傳統音樂是否也能不受語言的限制呢？就像我包容了閩南語、大家包容了原住民語一樣，「不被自己的民族情感左右」，但也不得隱瞞，不是嗎？我想，我的想法思維又過於單純了。

代溝，尚是很深的，有些東西是需要融合新世代，我想新世代裡頭需要的會是除舊換新，或許有失了其骨架的真傳特色，又或許會因其而沒法生存，我有些偏激地解讀道：「重視+消失→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此為我所見。

老師挑剔而犀利地批判，「因為喜歡而批判」他說「就像食物」，但我好奇著，當你沒法選擇時，該怎麼辦？好吧！我總得承認，我似乎是那盲目地喜歡。

思維上的衝擊令我欣喜若狂，有趣的一天吶！

五小 趙翊君

TWL

CAMP

News

台文
寶島

【晨操來去夏威夷】

今天的晨操，學怎麼去夏威夷。矮子要去夏威夷增高，兩人同行一人免費好開心。夏天很熱，白花花的海浪，最適合衝浪。換上比基尼，海邊有走唱少年在彈吉他很熱血。這邊騎龍鳥也是兩人同行一人免費，穿著比基尼，再去騎龍鳥超酷的，大家一起去旅行。先跳過一次之後，帶操的葳葳還有阿蓉，又加入情境帶大家分解動作一個一個做。等全部學過之後，又很熱血的再跳了一遍。今天小隊員進步很多也更大膽了，有幾個小隊員出來跟隊輔一起帶操跳得很棒，學習得很快速。



↑ 學員一起示範帶操



↑ 早操中的騎龍鳥動作

【性別、文化與文學】

以一句「性別是什麼？」揭開課程的序幕，陳怡君老師告訴我們性別除了大家熟知的生理性別之外，還有性傾向、性別氣質、性別認同以及社會性別。喜歡 Bling Bling 的一定是女性嗎？還有玫瑰少年葉永誌的故事，老師希望大家能夠拋棄刻板印象，開闊自己的心胸、用體諒的態度去接受各式各樣的人。接著老師跟大家分享的自己參加過的「新女廁運動」，聽到老師用攻陷男廁的方式去突顯問題的時候，有沒有人也躍躍欲試呢？



《陰道獨白》這齣戲是為了取回女性在語言上的主權，而那件寫著「陰道勢力」的T恤也讓老師遇到了很多好玩的事情，有興趣的人就去找老師買一件吧！課程最後閱讀了一篇《墮胎者》，談一名女性二次墮胎的心情，也有人也針對墮胎這件事發表了一些看法，最後老師以「墮胎這件事總是遊走在道德的邊界。」作為課程的結束。希望同學們在上完這堂課之後，對於性別差異這件事情能有更多的了解。

【文學創作：新詩篇】

路寒袖老師課程一開始時提到新詩教育的困難，國內教師培訓的過程中較缺乏這領域的訓練，路寒袖老師曾舉辦過「課本作家面對面」研討會，與會的老師也反應他們覺得新詩教學很棘手，或許因為如此很多學生認為新詩是艱澀難懂的，但其實新詩最早是與音樂結合，本質是十分貼近人民的，接下來路寒袖老師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概述新詩，他提出「詩思有兩種」——形式與內容，一般人容易太過重視形式，而較忽略了內容，新詩是以主觀的內容，傳達讓他人可欣賞的意象，而創新的思



維在這部份佔了很大的一部份，顛覆或豐富一般的用法，徹底發揮新詩這體裁的優點，老師並帶領大家賞析幾篇作品，讓大家了解這些名作的令人驚艷的創意。

老師提到，文學給予我們有別於現實的美麗想像世界，但浪漫是以理性為基礎的，理性與感性是互相調和的，文學培養我們獨立思考的能力，使我們更能冷靜客觀地去檢視現實世界的事物，老師鼓勵我們要相信文學的力量，最後，他以自己的作品〈有詩如露〉道出自己從事創作的感動與靈感來源，他認為詩是詩人心中晶瑩剔透的情感表現，這澄清之感就像露一樣容易稍縱即逝。



【在地遊藝間】

第一小隊與第二小隊對於今天的出遊活動非常感興趣，大家都有確實遵守小隊輔的指示，快速行動，並且注意自身安全。第一站在孔廟的時候，也很認真地聽講解，並且踴躍地回答導覽先生的問題，爭取獎品。在樂器庫的時候，對古代樂器表現出興趣，因時間不足，只介紹了琴與瑟，祭孔時使用的樂器，離開之時學員差點離隊，為了看沒介紹的樂器。走完孔廟的講解，大家很興奮地領了黃紙，寫下自己的願望，並且印上魁星印，祈求自己的學業順利。在台文館部分，對於館內的影音設備、解說導覽、圖文講解也仔細地觀看，特別是鉛字牆、水牛圖、台灣各民族搖籃曲，每個小隊員都躍躍欲試，等著親自操作。神農街的參訪，因正在修路而路況不佳，並且不斷有人車往來，隊員一面注意著沿路建築特色，時而聽導覽，時而進行小活動，不時注意隊輔的指揮以躲避逼近的車，有些小隊員為了拍照留念有脫隊現象，請隊輔注意。



三小跟四小的大家都非常的有精神，雖然今天的太陽顯得有些刺眼，但是大家仍然打起精神努力的走下去。也沒忘記隊輔的要求：看到相機就要笑！很棒喔。從孔廟、海安宮、風神廟、藥王廟再到神農街，大家都認真的聽講，同時也不忘完成任務，在每一站拍下要求的動作。最後在美濃客家菜享受了一場這幾天來最美味的晚餐，大家應該都很滿足吧！最後剩下兩天的時間，希望大家好好的享受。



五小、六小在遊覽車上時也是活力十足，玩起歌曲接龍遊戲，大家都是音樂小神童，聯想到好多歌曲喔！四種版本的「這是一座孔廟」遊戲也都很認真地參與，獲得不錯的成績。頂著大太陽，大家在孔廟隨著導覽小姐學習到許多知識並了解台南孔廟的歷史。

來到台文館，大家先來照個全體大合照，在古典浪漫的台文館前留下美好的回憶，天氣炎熱，在舒適的台文館中大家愜意地了解台灣文學的脈絡。海安路旁的古蹟巡禮，大家聽到許多神話故事以及台南廟宇的歷史，也完成了擺 POSE 的任務。五小、六小很迅速地最先抵達美濃客家菜餐廳，即使忙碌地跑了一個下午的行程，但大家還是超有精神的玩起團康，等待開飯填飽飢腸轆轆的肚子～～！





【寶島大劇院】

紀錄片是一種用文字以外的媒介進行創作的結果。創作是一種表達、溝通、回應的方式，創作最重要的是在共同經驗中表達自己。鴻鴻老師認為，紀錄片對他來說一種彌補空缺，一種讓別人了解創作者視為重要的事的嘗試；當發現一個問題想了解時，而去做的行為。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發掘出另一個視野、另一種想法。課程中老師舉個人拍攝的故事為例，並播放約 50 分鐘的紀錄片「有人只在快樂的時候跳舞」作為上課教材，內容是關於現代舞觀察紀錄。

在課程後的討論時間中，學員提問。首先詢問導演，在【有人只在快樂的時候跳舞】中，導演安排了某些場景，與紀錄片的慣例不同，導演如何拿捏介入的分際。導演認為紀錄片的不介入是指在拍攝過程中，並不去主導內容，因此在此片中導演雖然安排場景，但內容仍掌握在被拍攝的舞者身上。第二個問題，學員請教導演關於現代舞的問題，如何欣賞、了解現代舞。老師以舞蹈沒有語言、沒有文字，但以肢體作為媒介，了解它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仔細地觀察，嘗試做解讀。

下課休息時間，有些學員樣貌十分疲憊，趴在桌上休息；有些學員與同學討論著上課內容；有些學員已經很放得開，表現得很活躍。

【美食搶搶搶】

為了美味的食物，大家大開殺戒在每個小關卡你爭我奪，踩汽球、踢毽子、跳繩各關卡中都可見到「餓虎撲羊」的身影！！四小與六小還進行了加分賽，在時限內找出關主藏起的剩餘沙包。



~~我有話要說~~

無論是紀錄片、電影，或現場戲劇，那些是要怎麼表達？觀察自己、別人、生活、社會、多元要素及現代缺乏的元素－「討論」。沒有所謂的標準，是或不是，A 或 B，需要我們用心去追究自己的想法，參雜著現實與事實的輸入，應是反叛它而忠實於自己，而去傳達給週遭。有時無法口說，無法下筆的自己，可以用舞蹈戲劇來傳達，課程上播放的影片，那沒有言語，只有節奏和姿態，在我們心靈也接收到了！【有人只在快樂的時候跳舞】，而我只對自己能得到快樂，去實踐！

三小 江文君

7月7日的夜晚，在成大傳出了一陣陣的尖叫聲，因為校內突然出現了”Y飄”~。爲了小隊榮譽，所以都硬著頭皮去跟Y飄交談，隨時都會有尖叫聲，心想：「誰怕誰啊~要叫我陪你叫」；沒想到~到了新娘那，她卻突然對我們叫。第一反應：立正，因為腳動不得啦！第二反應：叫比阿飄還大聲，心想好多了！安慰下心靈。

我玩了全部只被榕園樹下的阿飄嚇到。他叫我們過去坐下，跟阿飄面對面談話，他又在燒美工刀，他突然抓著我手，我完全嚇傻不敢動彈。

※不要怕，會怕就不會長大，哈哈哈哈哈。

三小 聖仁

嬉皮？對它的印象僅是課本上一個不怎麼亮眼的名詞。透過今天王家祥老師的分享，才對「嬉皮」有了大概的了解。課中有提到「道家黃老思想，也是一種嬉皮。」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竹林七賢」，也是嬉皮文化。道家【老子】一書，僅僅五千字。「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看似無爲，其實不然。

生存在魏晉天下大亂的時代，士人根本不能藉由當官來實現理想，所以只好隱居山林尋求心靈上的快樂。這與1960年代反越戰的「嬉皮運動」是一樣的道理。

五小 林依菘

今天在王家祥老師的課程後，感觸十分深切。也許王老師的生活對只知道追逐金錢利益的人來說，是種不可思議，但對我來說那就是種人生的享受吧！記得曾經欣賞過「根」這部以西方資本主義盛行剝削黑人的電影，令人好不憤慨。如果世界的進步是倚靠在生態的摧毀與人種的歧視之上，那進步的世界是種道德的後退吧！反之，王老師用他的努力在幫助流浪狗；用他的方式在過屬於他的嬉皮生活，這樣的精神才教我們欣賞。

我想在這次的分享後，很多人也嚮往起了嬉皮生活，那就勇敢的去做吧！因為「很多是現在不做以後也不會去做了」不是嗎？一起加油共勉之。

一小 洪郁勤

經過了路寒袖老師的洗鍊後，對於新詩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與了解，而非執著於華麗空洞的辭藻。不同的視野重新審視，重整思路開拓了嶄新的寫詩路程，和散文之方向相異甚大。

五小 趙翊君

來到台文第三天了！好快攸！我們從遠方來而又要從遠方去…，還有2天…那就好好把握了…

不論是寶島劇樂部的戲劇排演還是網路文學無限通，都讓我看到文字確確實實在我們的面前用動作、聲音、效果在表演一齣戲給我們看

台灣文學相見歡中的介紹…讓我單向邁進一大步，賴和也好，楊逵也好，還是吳新榮的批判，水蔭萍的個人主義什麼都好，只要是在這塊土地用文字、用戲劇、用跳舞、用一切來表達台灣的、記錄台灣的，都是珍貴的。也許美麗島怎麼了！白色恐怖對呂赫若幹了一些事，但是…只要台灣這一切並不只是歷史也是跨進，因為跨進才有原住民十三族（包括其他積極找回身分的原住民）、閩南人、外省人、客家人，還有現在「新勢力」——外籍新娘。

說不一定因爲我們的多族共榮，在某天外籍新娘會因爲寫出台灣詩而得到諾貝爾文學呢！管他什麼2012年，就要世界末日了，還有3年呀…可以好好吃飯上課、玩、睡覺，大不了世界末日，我們再搬到火星，用火星文跟火星生物溝通呀！

五小 佳萱

今天上了一堂令我大爲震驚的課程，那就是陳怡君老師的「陰道獨白」。天阿！這簡直挑戰老一輩人家的包容度。對他們而言，女人本身在社會的地位就較屬於低層階級，如今，他們不只勇敢得站出來

TWL

CAMP

News

台文
寶島

【再來一次麥阿喜】

今天的晨操又是麥阿喜，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經很熟悉所有的動作了呢？一起叉腰大笑哈哈吧！今天是最後一次麥阿喜的晨操，所以活動長小依決定讓大家多跳一次，所有小隊都派出了兩名小隊員，大家都在所有隊員的面前賣力的扭動身體，今天一整天一定會很有活力吧！一日之計在於晨，晨操是一整天活力的來源，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跳才可以喔。

【在臺灣的故事】

不是只有文字寫成的作品才叫做文學。事實上，民間文學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口述流傳下來的故事，那文字出現之後民間文學就會消失嗎？三小的湘蘋非常大聲回答老師：「不會！」很好喔！即使文字出現之後民間文學依舊不會消失，而會以其他的形式繼續流傳。民間文學的重要性在於保存傳統文化，許多故事會夾雜著台灣的習俗、民間信仰，很值得大家去欣賞。下一堂課老師講述

了林投姐的故事，表明了台灣人相信因果報應——「惡有惡報，善有善報」。接著談到民間文學與一般文學不同的地方在於：一般文學作品的修改權屬於作者一人，但是民間文學則是不管是誰，只要你認為這樣講更精采、更引人入勝，就可以隨你的意思修改故事內容。然後又提到了民間文學近年來遭遇的困境，最後講了很多有趣的諺語、謎題以及童謠，其中提到一首有趣的歌謠《觀三姑》，然後給大家看了一段學生表演的片段，看小朋友在台上逗趣的表演，是不是讓你對台灣民間故事看法改變呢？



【假案偵查】

成大裡頭發生一起懸疑的凶殺案，文學獎得主朱天文被殺害了！兇手到底是男朋友被搶走的妹妹朱天心、被威脅的男友鍾理和、一直被汗辱的前男友楊喚、楊喚女友席慕蓉還是愛吃鬼鄭愁予呢？警察們提供了幾個線索讓小隊員們推理，大家在系館裡質詢每個嫌疑犯、警察，要負責揪出兇手。在小隊員的交叉訊問中，詢問各個嫌犯彼此的關係，重述事件發生的經過，尋找殺人動機。最後經過討論每隊派出一位隊員，說明該組推測的兇手與犯罪手法。第一小隊懷疑席慕蓉擔心男友變心殺害了朱天心。第二小隊也認為席慕蓉嫌疑最大。第三小隊則認為看似老實的楊喚才是兇手。第四小隊認為兇手是準備咖啡的鍾理和。第五小隊則判定不堪其擾的鍾理和就是兇手。第六小隊猜測不斷被辱罵很胖的鄭愁予才是犯下兇案的歹徒。在最後重現犯案經過之時，謎題解開，真正的兇手就是鄭愁予，恭喜第六小隊抓到犯人，真是聰明又仔細。





【與 VuVu 對話】

阿女烏老師是外省籍與排灣族混血的血統，這特殊的身分使他在自我認同的路途上有著許多困難處，在學校同學會取笑他是山地人的孩子，部落的人會認為他是外省人，直至十七歲時她的父親的過世，讓她重新面對自己排灣族血統的聯繫，之後從事原住民文學寫作時，她的 VuVu(外婆)是她創作上極為重要的靈感來源。排灣族的社會階級是由貴族、巫婆、藝匠、平民所組成，而一小的隊輔*不會*是排灣族的貴族囉，另外，排灣族有三寶——陶壺、琉璃珠、青銅刀，這三樣物品在排灣族的社會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宗教信仰的方面，天主教、基督教各佔了三分之一，巫術信仰相較過去減少許多，這代表了傳統力量的瓦解，女巫在排灣族文化傳承中是很重要的角色，他們熟知各家族的古老傳說、神話、祭典儀式的舉行時間、草藥的使用……等廣大的知識領域，但這正在逐漸地失傳，老師的部落在前任女巫過世之後，現在得向隔壁村「借」女巫，才能讓各慶典儀式順利舉行。傳統文化的流失，使現在原住民作家們寫作時煩惱著哪些才是真正屬於原住民的東西，這是原住民文學所面臨到的窘境。最後老師介紹了幾個重要的原住民作家，像是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達悟族的夏曼·藍波安，以及獲得金鼎獎雙項殊榮的巴代等，希望大家能藉由閱讀這些作品，更加地親近與了解原住民珍貴的文化內涵喔。



內涵喔。

【大家一起來上客】

這堂課取了個諧音要上「客」，其實就是請來客家文學的專家，鍾怡彥老師來講課。老師是知名客家作者鍾理和的孫女，染著祖父、父親的文學氣息，也走上了文學之路。客家文學再台灣文學上佔了一個重要的部份，其主要的內容皆指涉到客家文化、傳統、風俗、語言…等，因此老師從認識客家人開始，依序講解了客家山歌、女性、藍衫、個性特質、作家、食物、音樂、俗諺、故事…，帶領大家經歷了一次客家文化洗禮。



在最後以知名客家歌手林生祥先生的兩首歌曲，【種樹】、【細妹，汝看】，並且期許大家去了解客家文學，用文學感染讀者，將其中的客家精神、客家文化流傳下去。在討論時間，學員問了有關鍾理和先生曾言子孫不得走文學路的疑問，老師回答祖父是指不將文學作為主業以文學維生，因此父親是個老師，副業從事寫作並不違背，只有老師才是完全以文學為業。

【戲劇創作成果發表會】

今天是營期第四天了，是學員在此的最後一個晚上，還記得學員剛到達的第一天，隊輔與活動們精心安排了一場歡迎晚會來歡迎所有學員。現在，在離別的前夕，學員們在營期的這幾天，花費了許多心力，用著上課與活動中從老師、隊輔哥哥姊姊們那學到的工夫，帶來一場戲劇發表會。從拿到劇本開始，鑽研劇本、讀詞、分配角

色、排練、走位，學員們一步步完成他們的戲劇。最先登場的是「文化公車」，在野雞公車與文化公車的對比中，帶有一點幽默、一點諷刺的故事，讓大家再三回味。「楔子」細數台灣歷史，將台灣開拓的辛酸血淚融會在演出裡。「蒼蠅與蚊子」以蒼蠅與蚊子的較勁，以諷刺的對白，以人類歷史上諸多殺戮行為警示後人反思。「誰在一壘？」誰在一壘，什麼在二壘，不知道在三壘，明天投球，今天是捕手，右外野是為什麼……明日之星是誰？誰在意咧！。「無可奉告」的劇情像是現代寓言，嘲諷當代媒體、名嘴誇大與扭曲事實的狀況。「蛙戲」裡的小青蛙們雖然有著截然不同的個性，但都睿智地一同參與台文營唷～～！



【星空夜語】

今晚是營期的最後一夜，大家看著這幾天來活動、上課以及營前訓時工作人員努力準備時的照片與影片，總召首先上台，哽咽地感謝小隊員們的參與和工作人員的努力，接著由與隊員們最熟悉的各隊隊輔們上台發表感想，隊員們再上台說營期以來的感觸，一開始或許大家都有點生疏，但經由活動、小遊戲更認識彼此後，這幾天以來大家都已培養了感情，離別的時刻將至，氣氛逐漸感傷了起來，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相信台文營是大家盛夏裡最耀眼的美麗回憶！



~~我有話要說~~

今日的「大家一起來上客」還不錯的課程呦！因為這一屆的台文營客家人好像非常少，所以可以為客家文學介紹是不錯的，客家文化也快要消失了！政府也經常推動客家文化。

自己身為客家人挺高興的，因為有自己文化可以多學習，或許客語講了沒有人聽的懂，但是那就是我們客家人的語言。客語有趣的是，每一個地方同樣都說「四縣」，但就是發音與念法會有很大的不同喔，如：花生，我們念「ㄘㄣˇ ㄍㄨㄟˊ」，而有些地方會念「ㄍㄨㄟˊ ㄍㄨㄟˊ」……這就是客語的有趣。

客語只有這樣嗎？不可能，還可分為海風，饒平……等。一共有非常多種，所以客語神不神奇呀～～超級神奇。但卻都是邊緣文化了！有些早已滅絕了！

國立成功大學第二屆全國高中生台灣文學研習營文學獎得獎作品

新詩組

首獎：楊皓鈞〈迎往島南的懷抱〉
二獎：陳俞靜〈失眠〉
三獎：林偉婷〈晚餐〉
佳作：陳怡如〈那年夏天〉
佳作：趙翊君〈草莓〉

散文組

首獎：蘇柏維〈沉默道別〉
二獎：陳志豪〈心靈的故鄉〉
三獎：趙翊君〈這是個很棒的早晨〉
佳作：王思晴〈半成熟〉
佳作：陳俞靜〈海〉

小說組

首獎：從缺
二獎：丘宛玄〈而語〉
三獎：陳映汝〈空客廳〉
佳作：洪郁勤〈荒〉

新詩組首獎

楊皓鈞〈迎往島南的懷抱〉

沿著軌道的痕跡
隨著漸慢的步調
一扇爲我而開的門
面對著陌生的熟悉
島南吹來的是陽光
沐浴了城市的細胞
親近了我的臉龐
 艷陽裡
藏著夢想的尾巴

新詩組二獎

陳俞靜〈失眠〉

滴答 滴答
鬧鐘正鞭笞我的聽覺
啃蝕我的精力
爲何今晚妳不在我的夢土上
編織著一幅幅美麗的畫

巷中的狗吠聲此起彼落
似乎是在嘲笑被妳遺忘的我
我嘗試搜尋妳的蹤影
但細胞依舊嗅不出一絲絲妳的氣息

金烏悄然升起
偷偷從窗口洩進
地板被鍍上一層淡黃色的漆
訴說著新的開始

遍尋不著妳

終究還是放棄
妳到底是迷路了
亦或是和情郎幽會不肯歸來
啊！原來是七月七日

妳和他正在鵲橋編織屬於你們的美夢
期待明日與妳相見

新詩組三獎
林偉婷〈晚餐〉

桌上擺著冰冷的飯菜
我不爭氣的淚
滴入慘白的飯
無聲無息

那碗味曾湯
混濁的
使我看不清你的心

憶起你和我共度晚餐
你的笑聲
清脆如鈴鐺
而如今
望著泛黃的桌面
想起遠在天涯的你
淚
竟又滑落

新詩組佳作

陳怡如〈那年夏天〉

天空穿上藍色的彩衣
試著投入大海的懷抱
海豚上揚的嘴角
嘲笑
喝了點海尼根裝醉的我
躲到海風後的冷漠
不知是藉著酒精
還是只是突然想休息
似乎擁有了南方烈燄的熱力
或者只是再次夢見冰淇淋般融化的冰山
雀躍得諷刺

想從一片嫩黃色中醒來
而退潮的酒意
累格似的提醒
我仍是我自己……
那抹笑再度染上了心頭
我在盛夏
享受極地的天寒地凍
我以為我是驕傲的昂首
而我只是 在期待些什麼

新詩組佳作

趙翊君〈草莓〉

小心的捧著你這溫室的孩子
深怕微不足道的意外成了妳致命的傷
眼裡 盡是調戲
你羞而紅豔的雙頰
輕輕吻你一口
和我是如此的親近
淡淡的清香引誘著
吮著你柔軟的面龐
酸中帶甜的滋味在味蕾盪漾

慾望使我趨前
深情而溫柔的咬下 不知足的吸吮
是香醇的濃烈
那如人生般的滋味兒與舌纏綿
噢 親愛的
再次 我擁有了你
入口即化
舌尖激情地逗弄著你的柔軟綿密 把著這脆弱的弱點
任濃郁的汁液
穿過舌
流過喉
盈滿整個心頭

啣啣紅豔的唇
我
竊走了你

新詩類評審意見／陳澄州

閱覽這次徵選稿件，在題材上大致可分為四類：一、期待愛情或者失去，二、回首與展望，三、詠物與自況，四、諷喻類作品。整體而言，在段落分配上都有妥善安排。然而，在技巧上仍稍嫌稚嫩，且偶爾可看到其他詩人的影子。而在文字結構上則是呈現「過度散文化」的跡象，也就是純粹將散文分行分段而已，結果使得詩意蕩然無存。不過，有些作品已經頗具雛形。上述問題都是新詩創作初期的必經過程。相信日後只要多方閱讀、持續創作與不斷修正，一定會有更好的表現。

此次入選者共計五名。第一名〈迎向島南的懷抱〉，言簡意賅，在短短九行中呈現出作者對充滿陽光南方的期待與嚮往。第二名〈失眠〉，作者善於鋪陳，將「妳」尚未到來的景況，描寫的絲絲入扣。第三名〈晚餐〉，平淡的詞句中，富含情愫。佳作兩名，分別為〈那年夏天〉與〈草莓〉。〈那年夏天〉，透過對「那年夏天」的回憶，而有所省思。〈草莓〉，作者對「草莓」擬人化的摹寫，令人印象深刻。

散文組首獎

蘇柏維〈沉默道別〉

「該停止悲傷了吧！無時無刻纏繞在耳邊。」朋友對我的關心，不是不知道而是被我杜絕於門口，無法如往常般放開心胸接受他人的關愛，即便，與世界一起毀滅似乎也變的無所謂。

當你離開時，是痛苦、是憂愁、是黑夜，苦苦呻吟為何拋下我，為何在你身邊深深呼喚也不理我，種種為何伴隨思念愈來愈強烈，淚水與心痛交織，譜出一曲〈永遠離別〉，迴盪冷冷天空。

驚恐如夜襲悄悄展開，在路上，時速破百的機車追著你的靈魂，一聲聲救護車的高音依憑著凜冽刺骨的寒風擴音我的害怕，魂魄瞬時拉回血跡斑斑的車禍現場……，跌坐在你的血泊，眼成了筆耕者，讓身為讀者的淚不停地直流，圍繞在周圍的人們一個一個消除，我不斷的問：「急診室，你能救他吧！？」

淒涼的場景瀰漫著痛的氣息……，大口大口呼吸著醫院令人感到緊迫的味道，越接近你的病房就越喘不過氣來，病房裡人聲嘈雜，大家都圍繞在你身旁期望你能醒來，但有些人撐不住、擋不了突如其來的惡耗，紛紛如雪花般然落淚，這般的情景令我也不禁流淚，每個人都無法承受你給予的傷哀，心想：「『對不起』一定要你說給我聽，和我道歉說你讓我那麼擔心。」

這夜，感覺十分寧靜，剛痛哭過的我，呆如木雞地坐著，望著心電機沉穩地跳著，知道你還沒放棄希望而努力堅持活下去，這份溫熱的感覺使我心中不斷冒出希望，認為你一定一定能活下去，我也就擦乾了眼淚、鼓起精神全心全意照顧你，讓你知道我絕不讓你離開。「一點」，我還可以撐下去，「二點」，我必須撐下去，「三點」視力漸漸模糊、眼皮漸漸變重，在一片朦朧中睡著了。

早上，突然覺得似乎有什麼摸過我的臉，本以為是朋友要和我換班照顧你，但又覺奇怪，朋友怎麼不出聲呢？別起臉來，忽見你醒來，心中的怒氣與擔心倏然消退，但淚在眼中卻滿了起來，哭訴：「你怎麼能讓大家擔心！」不過你甚麼都沒說，或許是你累了，但是，過了一兒，你卻勾住我的手，用堅定的眼神彷彿訴說：「我不會離開的。」

可是，當我把頭轉過去擦淚時，卻聽到了心電圖「逼！逼！」瘋狂地叫著，一條直線從我的眼前呼嘯而過，趕緊按下緊急鈴，但，一切都來不及了……。急

診室冰冷的手術刀化開了你與世界的人生，剩下來的一週一句一紀一世一甲子，你浪費了，今夜似乎更冷了，我不停得顫抖著身軀，補足你帶走的溫暖。步步邁向死亡的你，正一一帶走我的心、情、魂，午夜夢魘絕不結束。

我呆坐在椅子上，回顧剛剛倉卒的每一幕——打電話，話已被眼淚吞噬，說不清楚；望著朋友匆忙趕來，我奔過去抱著朋友痛哭；手術房門關閉的剎那……，一幕幕多麼清晰，清晰到令我不禁打個冷顫，無法相信這個事實。匯集成河的淚水澆熄了我們之間的情誼，漸漸失溫的情誼伴隨你的身體漸漸冷去，我，也感覺不到我的體溫了。

聽著醫生接連搖頭的話語，望著上天對你的安排，我知道你累了，飛向另一國度去度假——一個長長的假期，不過剛剛你才和我手勾手、眼神交會訴說不會離開，但，你還是走了，我該怎麼安慰自己呢？難道你要我想：「或許這是你不想讓我傷心而選擇的沉默道別嗎？」不過，「對不起，我做不到！」

評審評語：

這是一篇非常感人的作品，描述出作者經歷朋友車禍過世的傷痛，作者將敘事的時間鎖定在朋友生命最後的一段時間，刻畫出在醫院陪伴朋友的不捨以及心情的轉折。這篇散文之所以成為正獎，主要在於作者語言的使用非常具有個人的特色，文字精鍊，象徵意味極為濃厚，比如說作者有寫下「跌坐在你的血泊，眼成了筆耕者，讓身為讀者的淚不停地直流」，這也可以讓我們思索新世代的寫作者在寫作上如何突破，最重要的一點是從語言獨特性，來形塑有自我特色的書寫姿態，才能脫穎而出、一枝獨秀。

王鈺婷

散文組二獎

陳志豪〈心靈的故鄉〉

蔚藍的東海岸線，綠色的連峰山脈，是大家所熟悉的花蓮。十二歲之前，我的童年印象只有繁華的都市、車水馬龍的街道。轉眼間，我來花蓮已五年了，十七歲的我，童年記憶中閃爍的霓虹燈，日漸被天上燦爛的星空給取代。

早在小學，就曾幾次造訪花蓮。在遊覽車上，隔著玻璃窗，俯看遊客必訪的太魯閣峽谷，年幼的我，只驚嘆於景色的壯麗。但隨著旅途來去匆匆、走馬看花的瀏覽，早已隨著匆促的腳步，讓回憶日漸淡忘。

小學畢業後，一段因緣巧合的際遇，讓我有幸獨自踏入這「異鄉」讀書的機緣。提著行囊，從台北沿著台灣最美麗的海岸，來到這——台灣最後的淨土。當時年幼懵懂的我，雖遠離家園，沒有思念家鄉的愁緒，反倒像放飛的鳥一樣恣意飛翔。憑著初生之犢的膽識，三不五時和幾位同學騎著腳踏車到處探險。

不論市街或鄉間小路，多半是寥寥無幾的行人，整條馬路都如我們的專屬腳踏車道。偶爾晨遊，早晨的水氣濕潤了我們的臉龐，而靄靄雲彩中漸露的朝曦，更是讓人身心都溫暖了起來。慶修院的古色古香、鯉魚潭的水天一色、七星潭的煙波浩渺伴隨著乘風呼嘯的雙輪舞，劃破淨透的空氣，涼風襲人，放縱而快意！偶爾遇到雙輪也行不通的地形，只好靠著兩個最忠實的夥伴——雙腳獨行登高，途中只有蝴蝶的相伴，再無旁人。此時，更能體會「一日獨坐停雲，水聲山色競來相娛」的境界。

征服高山並不是我的目標，因此我最常停留的是能望見太平洋的山腰處。偶爾，我會一一細數幾棟熟悉的建築物，霎時間，彷彿自己是不可一世的君王正在欽點臣服於腳下的領土。那樣的英雄氣概，大概跟坐斷東南的孫權一樣吧！

但我常做的還是隨意坐在路旁草地上，靜靜的望著浩瀚的太平洋。那條不知名的溪東注於海，水與海濤激盪迂迴澎湃，身旁倚著雄偉的中央山脈，是如此依山傍海的優美景色，心中不禁有股衝動，想直奔海邊，與它共度今晚的宴會。黃昏時，映照在海上的夕陽，更是異常豔麗，橙紅和黃金交疊的雲朵，令人目不轉睛。這樣的花蓮，在我心中纏繞榮繞。

青澀的歲月隨著時間過去，放下台北人的腳步，它——早已是我第二個故鄉。因為眷念「故鄉」，我繼續留在花蓮讀高中。十六歲的我，想更實在的認識

這塊淨土，也爲了給自己一段不一樣的回憶，因此報名了太魯閣馬拉松。爲了練習，時常由學校遠征長跑至鯉魚潭或壽豐。在慢跑中，每一幕景都更深的刻畫在腦海中。由遠至近、由近到遠，景物慢慢的移動，縈著白色雲帶的山巒，更像鑽石般鑲嵌在靛藍的天空，彷彿觸手可及，可說是「別有天地非人間」。

經過漫長的練習，終於到了比賽當天。那天下著濛濛細雨，氤入霧靄的稜線，太魯閣峽谷更顯的幽靜；起跑後，雨過天晴，可見崗嶺的清晰。每一個轉彎處，都有新的面貌，有時是險峻的峭壁，有時是深谷的溪流，每一處驚喜，是支持我繼續邁開腳步的動力。以慢跑的形式欣賞，用更踏實的方式體會我的故鄉。這一步一腳印，是我留在這片土地上的足跡。

花蓮，台灣的東岸，早在十六世紀中葉，曾被葡萄牙水手驚呼爲「福爾摩沙」。在群山環繞、與世隔絕的地理環境下，雖歷經幾百年的開發，仍如不施脂粉的少女般，有著質樸的自然美麗。如今，隨著雪山隧道的開發，花蓮蛻變成略施脂粉的少婦，也別有一番豔麗的風味。花蓮街道揚起的塵土也讓我的臉龐逐漸染上一抹成熟的樣貌，花蓮的各個角落也如同我的青春緩緩的前進改變。看著花蓮的街道，不知何時已可以用繁榮來形容。假日滿佈街道的觀光客，讓花蓮的市街更有渡假風情。

但，不知從何時起，花蓮的泥土，再也掩藏不住我五年來的回憶。它，是我心靈的故鄉，是我揮汗與淚水交織所在，過去的點點，再這塊泥土上灌溉下，漸漸成長、茁壯。西邊高聳的綠屏，東岸湛藍的闊野，將花蓮的泥土香味緊緊鎖住，代表我的生命，踏在上面，那是一份厚實。離鄉背井的我，在這片燦爛星空之下，尋夢、築夢。

評審評語：

此篇文章的篇名為〈心靈的故鄉〉，非常有意思地引導我們去思考故鄉的多重意涵？什麼是家鄉？是生育我們，從小成長的土地，而心靈的故鄉呢？是心靈皈依之處，也是精神所寄託的鄉土。作者就描繪出如何在十二歲之後找尋到心靈故鄉，來到花蓮這一塊東部的淨土生活，感受到寬闊的天地與自然的生機。在此作者並不流於風景外在的描繪，而是刻畫出自己如何放下台北人的生活腳步，選擇參加太魯閣馬拉松，以慢跑這樣更踏實的形式，來深入花蓮土地的脈動，也在深度體驗中與花蓮土地對話，並且也在心靈故鄉成長與茁壯，作者在東部所領悟到心靈故鄉的真義與自我逐夢的體會，這其中所形塑的強大張力，是文章最特出之處。

王鈺婷

散文組三獎

趙翊君〈這是個很棒的早晨〉

睜開雙眼，在冷氣房裡。慵懶地翻了個身，伸著懶腰，沉吟著，雙頰浸入蓬鬆的亂髮中。再度緊閉著眼，兩手向外伸展，試圖攫取自個兒的味兒，埋首沒入小外套，深沉地吸了口氣，臉臉搓著毛巾觸感的粗操柔軟表面，這是我的一切。

睡了約略大半天，有好久，沒有這麼的舒坦過，睡眠這般的安穩，似乎也是許久前的事。擁抱著涼爽的大被被，摟的緊緊的，想要抱住些什麼，不讓他溜走，我卻迷惑了半晌。敞開了雙臂，擁有的是一切。那，敞開了心扉，擁有的又是什麼？說真的，我好好奇。深思著。坐在地板上頭，橄欖色的雙腿直挺挺的伸展於木板上，坐著就好，留白啊！我又已留下過多的空白，說我怎個填滿？就像日日春和玫瑰花，大伙兒盡說是日日春好，我偏想當個嬌豔的玫瑰，又奈我何？想到此，不自禁的發笑，頭也漸漸不痛了。起了身，揀顆金莎往嘴裡塞。

走廊上，大把大把涼涼的風從門灌入，輕盈舒適的涼爽，我喜歡這種風。踮起腳尖，踢陣步似的蹦跳向前，笑吟吟地向陽台上的陽光道聲早安。

在浴室鏡前待上了半個小時，替自己梳了個高高整齊紮實的馬尾，一絲不苟。左顧右盼，輕晃腦袋，它晃的好高。換上輕便寬鬆的衣服，吐口氣，給鏡中自我一個沁涼的吻，別了，各自過著相同又相反的生活。

隨手拿了一包過期的可可，緩緩步下樓，不悶不熱的天氣，使我嘴角又上揚了些許。打開燒燙的電鍋蓋，待到水氣逸散，隨意揀了兩個包子饅頭，是熱呼呼的，大口大口的嚼，直直坐在椅子上，這可真滿足吶！風，是愛我的。匆忙的尋尋覓覓，找我罷？從敞開的大門竄入，別急別急，我在這兒呢。一個不用電扇的舒服秋天，可不是嗎？

替自己沖了杯可可，滾燙的熱開水瀑布似的落入馬克杯中，一點一低，燒灼著我的手臂，噢！很燙。絲滑的巧克力，濃濃地撫過味蕾，不用再多說些什麼，既沉靜又炫麗。我喜歡這般溫暖的感覺。幸福，甜滋滋地在嘴裡蔓延蕩漾。

是說有好久好久，自國三以來，從未享受這片刻的悠閒……。

新聞、報紙、信件，你們走開，我現在有約。誰？

踏出家門，奶油似的陽光抹上整條街道，像極了焦黑的白吐司上，閃著油涼的牛油。天，是暖和的，不熱。現在的太陽還沒被嚇跑，騎著車，風狂吻我的面

頰，逼出了我喜悅的淚水，其實我想要當個蛇髮女孩，髮絲隨意亂竄飄蕩，乾爽
的空氣沁入心扉，欣喜若狂，睜大了雙眼，神采飛揚地燦笑著。我好愛好愛這早
晨。

輕輕柔柔，如夢，如羽，如絲。

幸好我未踏上車，這會阻隔了那和我相互親吻的風，壞了我好事。

越下鐵馬。好一個向左走向右走，真氣人，再早個 10 秒鐘，一切都會不一
樣。可惡！

我想要在你背後喊著，嚷嚷著，你喜歡這天，喜歡這秋，喜歡我嗎？鬢髮晃
著腦袋瓜兒，嘻皮笑臉，繼續走著。各過各的，沒關西，至少我會遇見鏡中的你，
你會瞧見鏡中的我。我們走反方向。哼呀呀的一會兒，獨自生了悶氣，雖然這
壞不了好心情，你會要回來的，我要等你給我說句話，眉毛挑了半高，嘟著小嘴，
瞧見了欄杆上這副醜模樣，即便抿起雙唇，尙是越走越快，頭也不回了。

嘆口氣，拿出剪半了的寶特瓶，尙未淚盡的小蠟燭，油油的黏土兒，袋子裡
頭仍是堆雜七雜八的傢伙，賭了氣，「嘩——。」一個聲響，毫不遲疑地，所有
東西，落了地，我快樂好，嘻嘻哈哈的捧腹笑著。進進出出教室，張望樓梯，盼
著，望著，你可真壞心眼，我憤恨恨地想著，只得不情願的繼續準備著材料。可
終於阿，一群大孩子，當然裡頭有你，大刺刺地經過我們教室，急急地張望，喊
著你，簡單的招呼，微笑映在我倆的嘴角，我親愛的朋友。

心中，漾起了陣陣漣漪。好心情佔據了我整顆心，揮之不去，你說怎麼辦？

走，做科展去。

評審評語：

〈這是個很棒的早晨〉從一個平常的早晨寫起，作者細膩地書寫如何慵懶地
起床，在走廊上吹風，在浴室中打扮的情景，此篇文章最獨特之處在於掌握了生
活的真實感，讓人得以窺見作者日常生活的點滴，也讓我們感受到寫作與生活感
結合的細膩之作。這也回到散文創作的定位，到底我們會什麼要創作散文？散
文和小說有何不同？這種種的提問都會指向散文與生活實感的貼近性：以真實為基
礎的創作圖像。

王鈺婷

散文組佳作

王思晴〈半成熟〉

種子會開花然後結果，鳥兒學會飛行然後獨立，這是萬物成熟的方法，而每種動、植物都有自己獨特成熟長大的方法。人呢？「成年禮」嗎？還是開始變的比以前更體貼、更勇敢、更懂得珍惜，慢慢學會照顧自己和別人，然後自以為是的覺得自己真的長大了，不需要依賴了，但事實上，在很多人眼裡不過只是個「半成熟」的小大人罷了，好像沒有經過歲月的磨練，就很難成熟的感覺，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記得小時候一直期待著想要快快長大，想要比同年齡的小孩早一步踏進大人們的世界，不想再受到大人們的約束，想要搬出去住、打理自己，但總是被笑，被笑說我還只是個小孩，不管我怎麼努力的想要擺脫「小孩子」的稱號，但換來的依然是冷嘲熱諷，好像我永遠都長不大似的，的確在「半成熟」時期徬徨了許久，想努力往前再踏一步，卻下意識的縮回了兩步，也許太快長大，會讓我失去安全感、對家人與朋友們的依賴，可是就因為覺得過度依賴，才會想要趕快讓自己看起來更成熟，努力要自己脫離孩子氣、小孩般的任性，壓抑太久自人就成了反效果，反而更糟了，就像現在的我真的覺得自己的行為比以前更小孩子了，也許是發現自己越來越成熟、越來越老了，急速加速太不適應，才緊急煞車，不，是倒退了。

為什麼這麼急著想長大？對我來說，半成熟只是多添一份責任而已，照顧弟妹妹、看家、打理家務，而不是身為大人們擁有的那份「自由」，還是像往常一樣被緊緊約束著，而且「半成熟」讓我覺得這個名詞是大人敷衍我，他們只是不承認我已經長大，快逃出他們的手掌心了的藉口，雖然身為全身充滿稚氣的小孩可以得到無限的寵愛，但兩兩比較下來，我還是比較希望能站在高處得到重視，而不是要依靠別人才能被注意到、重視到，舉例來說，和家人一起去百貨公司逛街，專櫃小姐總是百般殷切的對你喊著我看來是虛偽的「歡迎光臨」，或者在你身邊旋繞著問需要什麼之類的，等到自己一個人去百貨公司的時候，不但沒有「歡迎光臨」，還被專櫃小姐們冷眼對待，即使知道是自己能力不足，還是會一肚子火，每次我都會在心裡想說，將來一定要賺很多錢，當他們的上司好好教訓她們一番，但真的只是想而已。

「再成熟一點好不好」這句話其實一直在我的耳邊環繞著，從親密的家人到不可或缺的朋友們，總是以這句話每天對我耳提面命的，像是我的行為舉止足以用這句話形容完畢，的確是如此，相較於同年齡，我真的該再成熟很多點，明明身為

家中的老大，卻總是跟小孩們玩在一起，甚至比他們還愛玩，這也是讓我想再成長的原因之一吧！也是因為我的愛玩，才造成我一直沒辦法像個成熟大人的原因。

多數人不喜歡「半熟」，半熟的水果吃起來不甜，半熟的花開的不美，可是長不大的小孩卻很得人疼，因為大人們總是羨慕他們的天真單純、可愛又沒心機，如果被誇獎的還只是個小毛頭，那他可能真的會開心上一陣子，但如果是個「半成熟」的小大人，可就糟了，他正極力的在「轉大人」，他想快快長大，成為真真正正成熟的大人，而非留著一身稚氣的味道，他正處於一個尷尬時段，就像灰，它不屬黑也不屬白一樣，有時候，他會聽到「不要在這樣幼稚了，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但有時候他又聽到「這是大人的事，你不要管」，其實他們有個叫「青少年」的稱號，但其實有些人更喜歡聽大家說他已經成熟了。

「半成熟」也就是青少年階段，每個人都有經歷過，現在的大人們他們也曾處過這個令人矛盾的尷尬時期，而現在的「半成熟」青少年他們也會漸漸長大，然後各自努力變成他們心目中最完美、理想的大人，距離告別「半成熟」還有一段距離，我想當下的我，應該不是想再急速成長的時候，而是想該如何利用利用我的「半成熟」，讓它達到最高的效益，往後回憶起來不是只有埋怨幼稚，是該有一堆的快樂成長，如果能讓我再選擇一次，我會選擇好好過，照著原先的腳步，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過，不再想要更成熟或更年輕。

評審評語：

對於青春期的同學來說，現在處於非常尷尬的時期，介於成熟大人與天真孩童之間，沒有辦法定位的矛盾階段，作者特地創了一個詞語為「半成熟」，描繪出自己處於這一個階段，在成熟與幼稚之間難以拿捏的痛苦。作者最後領悟到不是想再急速成長，而是想該如何利用自己的「半成熟」，讓它達到最高的效益，也回應文章開頭所陳述的「每種動、植物都有自己獨特成熟長大的方法」。這篇文章的論點獨特，也貼切地從自己的生命階段出發，但是比較接近議論文的形式，有論點的說明，但是如何適當地納入自己的生命經驗作為輔助，來顯現作者的情感色澤與文學意境，這是要進一步思索之處。

王鈺婷

散文組佳作

陳俞靜〈海〉

我細細的品嚐，深深的讀它的放縱；慢慢的咀嚼，透徹的讀它的豪邁。那水花、那海波以無數嫵媚動人的姿態，欣然的在我的面前毫無隱藏的跳舞著。

我常常一個人去海邊，留戀並膠附在大海無垠的懷抱，在滾滾的浪濤聲中，我獨自坐在沙灘上冥思。在特別的環境、難得的安靜，我擁抱著大海，享受著這得來不易的靜謐，此刻我的心靈與大海和在一起並合而為一，沒有束縛，沒有喧囂，有的是放鬆與恣意。

沙灘是一張安適的大床，海聲是動人的音樂盒，海風是媽媽溫柔的雙手；我坦露著胸懷，赤著雙腳，享受著這心靈的饗宴。平日的怒氣、生活的無奈、現實的壓力、社會的茶毒、課業的摧殘，逐漸消失殆盡，讓緊繃的我頓時放鬆不少。澎湃激昂的大浪、潮汐的斑痕、水面的倒影、破曉的黎明、餘暉的彩霞，似真似假、似實似虛、似夢似真，無須辨析，無須探討，這一切的一切足以解釋，亦足以說其真理。

波之光，潮之光，流水之光，這許許多多在我眼簾閃耀著光芒，我們不得不讚嘆造物主的神奇魔力。是酸是甜是苦是辣，轉瞬間灰飛煙滅，我們在大海面前丟掉矯揉造作的外衣，取而代之的是無窮無盡的昇華。在火紅的日暉下，海面被鍍上一層金黃色的透明薄紗，許多小精靈在上面跳舞並歌吟著人世間最美妙的動人旋律。無垠無涯的碧空下，充滿著希望與生機，在微風的吹拂下，散播給千千世界裡的芸芸眾生。那自然，那和諧，無須外求，只需心領神會。

我愛好自由，愛好冒險，就像乘風破浪的航海者，他們解開束縛的繩索，揚起風帆，擇其所愛，愛其所擇，就算是大浪也無法吞噬他們愛自由的心，狂風也無法抹去他們愛冒險的心。在不可預知的下一秒，隨時可能會有狂風暴浪，但航海者依舊站在船槳旁堅守他的崗位，他們從中活出生命的價值並了解其真諦，在一次次的狂瀾中力挽著尊嚴，以及那顆不想服輸征服大海的心。

海詭譎多變、風雲莫測，面對大海時而奔放熱情，時而澎湃激昂；時而絢爛美麗、時而嫵媚動人，認為掌控全世界的人類，在大海面前才發現自己的渺小。有些人、事、物無法在我們的預料之中，只是偶然發生罷了，因為存在的本身沒有偶然，更無永恆可言。海的變化永遠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它可以給你所沒辦法擁有的，不要憂懼未來，放眼望去盡是滿眼的藍意盎然，藍天白雲、烈日驕陽，

多清新明亮的世界啊！真感謝蒼天讓我還擁有今日，可以和大海有了最深的談話，最親密的接觸。

相較於山，海是自由遼闊多了，存在於地球上的海洋是獨一無二、無法取代的，這個事實不容置喙，讓我們由然心生敬意。山的高度比不上海的深度，山的寬度比不上海的遼闊，在台灣爬過千千萬萬的名山大岳，它猙獰的臉龐，崎嶇的道路，都無法打倒我的雄心壯志。但是大海的詭譎多變卻輕而易舉的撕毀淹滅大岳，這種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力量，是你我都無法不愛上它。

美麗又多情的大海！岸上那鬥爭使我毫不遲疑的奔向你的懷抱裡，因為在岸上的世界裡，敗者的身分就是包袱，因此我捨不得閉起眼睛，畢竟這是人世間最珍貴的畫面，這情這意已經多次慰藉我空虛的心靈。夕陽煥照，紅霞滿天，星光點點，船隻一個個的回航，浪緣以其永恆不變的姿態，烙下記痕。這美好的畫面滿滿地佔據我的視線、我的胸懷，將持久的在我內心深處不斷閃耀著最燦爛的光采。

海的風光明媚、溫柔多情……多到說不清，數不明。只有憂慮百百結、失意千千結、惆悵萬萬結的人們無法參透其中，這真是虛度此生啊！「是非成敗轉成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海鷗雖不知何謂成何謂敗，但它們展翅高飛，吸收了大海的靈氣，並恣意放逐其中。

陸地奇人異事很多，大海裡新奇的事物也不少，放下世俗的羈絆，重新用心去體會事物的美好，並多以肌膚和大海接觸。海邊的許多景致，就像是逝去的美好時光，值得你我細細品味，此時此刻的我正在撿拾記憶與生命的最佳時刻。

評審評語：

景色書寫一直以來都是抒情美文書寫的大宗，〈海〉就是一篇雋永的作品，文字清新而流暢，描繪出海自由遼闊、美麗多情、多采多姿，也在文末融入個人的哲思與體會。然而作者功力極佳的文筆與寫景能力外，建議作者如何在抽象美化的海景描繪之外，更具體化書寫的對象，比如說到底這樣的海位居何處？有何具體的人文風情與地理景觀？除了唯美抒情的海景之外，還有什麼真實的海洋敘事？這樣會使文章「幻想之海」跳脫，而有更真實的輪廓。

王鈺婷

小說組二獎

丘宛玄〈而語〉

《電子腦語式記憶》 WEDNESDAY

白色。四周是一片潔淨的白。

爲什麼……是一片白呢？好白，好刺眼……

突然間，像是有什麼東西刺激了那片純白，漸漸地，它轉爲深黑色。

睜開眼，我茫然地瞪著頭上那圓圓的，亮晶晶的東西。那是什麼？我不知道，在我腦海中只是一片空白，找不到任何的字彙足以形容它，只能說，那是一個大圓裡面還有許多個會發出光亮的小圓，那些小圓很規律的排成一個圓的形狀。

我坐起身，卻在下一秒愣住了。我的前方，有個四方形，大大的東西，它還會反光。裡面有個……那種東西到底該怎麼形容呢？但是，我看見那東西和我的眼睛裡透著同樣的傻愣。

我緩緩舉起我在左邊的軀體，不知道這該用什麼名詞來形容這軀體的名字，我的腦袋仍一片空白。同時，我看見在那大大長長的東西裡頭的東西也跟著舉起和我同方向的軀體。

茫茫然的低下頭，看見自己這個身體，應該是平滑的胸膛居然隆起了兩團肉。「女性的胸部」，這個名詞很突然地跳進我腦海，用跳字也不爲過，這個名詞確實是如同投石一般忽然跳入水中的。

繼續打量著自己的這個身體，我發覺我的身體是赤裸的，接著我突然覺得好像有點不對勁，又一個名詞突然冒出來——「衣服」。啊，我就是少了那種東西吧？那種可以禦寒、可以遮掩自己身體、可以很厚、可以很薄的拼布。

接著我發覺我的身體上插滿了許許多多長長的、細細的線，我又迷惘了，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啊？

抬起頭瞪著我前方那個長長的，四方的，還有光澤的東西。我仍然不清楚那究竟是什麼。

突然，一連串的問題湧現，就好像憋了很久，現在卻一擁而上的感覺。我是什麼？這裡是哪裡？我爲什麼會在這裡？爲什麼我的腦子這麼空盪？我到底是什麼東西？

「嗨。」一個嗓音忽然響起，在我背後。

我被嚇了一跳，本能的反應就是馬上轉頭，接著我看到了另一樣「東西」。因爲實在不知該如何稱呼這個東西。

直覺性的，我連炮似的開口就問。「你……是什麼？我又是……什麼……東西？這……這裡是哪裡？我爲什麼會……在這種地……方？」雖然我想順暢的把話講完，但我發覺我的喉嚨像是乾涸了好幾世紀，聲音異常沙啞。

那東西似乎在笑，我的頭腦告訴我，那東西現在就是在笑，這個舉動就稱為「笑」。然後那東西輕輕地開口了：「別急，妳的聲音還很乾澀。我的學名叫做人類；而妳也是人類的一種。這裡是妳的家，妳會在這裡是因為這裡是妳的家。」

「人……類？家？」我疑惑著，我確定我從來沒聽過這種名詞。

「是的。」人類說。「但我們不會稱呼同類作人類，我們喚對方的名字。」人類臉上的笑容令我覺得好溫暖。

「我的名字就叫做玄木，妳也可以稱我為父親。」人類，應該說是玄木，他伸出他右邊的軀體拍拍我的頭。「妳的名字叫做而語。」

「而……語？」我細細咀嚼著這個陌生的人類名字。接著我後抬起頭，想要再多問這個叫玄木的人類一些事情。

「玄……木……」正當我開口時，玄木舉起手要我停止說話，他開口說道：「稱呼我為父親吧。」

我不明白，既然這個人類告訴我他的名字是玄木，為什麼又要我稱呼他為父親？難道稱呼玄木不可以嗎？父親又是什麼？

我真的亂了。但是我仍順從的用我還有些沙啞的嗓子喊他父親，「父……親……」

但下一秒我又怔了，我不知該問些什麼，該從何問起。我看著眼前這位自稱是人類且名作玄木的人，我發覺他身上穿的拼布（其實該說是衣服才對）是白色的，好白好白。那拼布的下擺長還遮蔽了他的下半部軀體。

才說不到幾句話，我便感到腦筋一片空白，但有股慾望，回到原本的那片純白，遠離這些詭異的疑問。眼前的一切都好陌生，入目所及的全都是我不了解的東西，現在我連一點探究的興味都沒有。

玄木忽然溫柔地開口，「而語，我知道妳有一籬筐的疑問，但現在還不是問這些問題的好時機，妳一定不知道妳前方那個是什麼吧？」他伸手指向那個四方形、長長的、有光澤、裡面還會有東西的東西。

我點點頭。我注意到鏡子裡的那東西也跟我一樣點了點頭。

玄木微一微笑，「這也是正常的。晚點妳就會知道那是什麼了。現在……」

「現在妳只要好好睡一覺，好好睡一覺就夠了。」他笑的如春陽般和煦。

忽然聽見一聲響亮的「喀」，在我還來不及發出任何疑惑的單音時，便感覺到自己正墜入無邊的黑暗之中，伴隨著一份莫名……

《電子腦語式記憶》 THURSDAY

啾。

因為輕輕的一個聲響，我連忙驚醒。

接著我看清了位於我的頭頂上方的東西，是一個大圓型，裡面還有許多的小圓，而且還會發出光亮。我驀然想起這是什麼，因為昨天剛清醒時也有看見。但

與昨天有異的，我驚訝地發現我居然知道我頭上的這個東西的名稱——「手術燈」。

我嚇得趕緊坐起，心頭沒來由地升起另一股莫名的懼意。沒想到下一個映入我眼簾的，跟昨天一樣，那個長長的四邊形的東西。「鏡子」——一個聲音彷彿正對著我說。原來那個奇怪的東西叫做鏡子，我突然間了解了它的意義與用途，腦袋裡彷彿有股聲音告訴著我這是什麼，原來這就是鏡子。

我打量著自己的左手，忽然想起我昨天居然可笑地喚它為「左邊的軀體」。接著我發覺我的身上穿了一件衣服（奇怪，我的居然不是先聯想到拼布），那是一件連身長裙，是白色的，跟腦海中的白色、跟父親身上衣服的白色是一樣的，那樣的純潔美好。

我也注意到了我的身上沒有昨天的那些管線。下一刻，我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從剛剛我清醒以後，眼前見到的任何事物我都能明白了解，唯獨……唯獨這個，管線！

昨天還插滿我的身體，細細又長長的管線，那到底是什麼？我發覺我根本不知道，這是目前為止，我唯一不清楚的東西。但那到底是什麼？我在心底問著自己，但這次沒有聲音跳出來回答我。

我繼續著打量著這個房間內的任何東西，發覺到昨天原本我不懂的事物，竟然在一夜之間就全部都會了！這是為什麼？究竟是為什麼？！

心頭那股揮之不去的恐懼似乎有加深的意思。我感覺到一切都不太對勁。

「喀」的一聲，玄木，也就是父親，推開這個房間的門走了進來。

我求救般的看著他，想要翻身下床，卻在腳著地後發覺力不從心，我的雙腳竟然無法直直的站在地面上，反而一直發著抖，就好像它從來沒有站立過似般。

「父……親！」我感覺到我的語氣裡透露著無助。

父親突然露出微笑。

我忽然發覺我剛剛竟然不要是想稱父親為玄木，反而想也不想的就喚了他父親，而且也不覺得有哪裡不妥，好像……直接稱呼父親的名子玄木是一種極不對的舉動。我對自己的轉變感到很奇怪，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

「怎麼樣？對於妳目前的一些感覺適應還良好嗎？」父親微笑問道。

我極為想要對父親說：不好，我對於目前的感覺感到非常的糟糕！

但，你們聽——「不會，還好。」

這句話真的是從我口中說出來的嗎？我想我的眸子裡除了驚訝外應該沒有其他情緒了。

父親似乎看見了我的驚訝，但沒有多為我做說明，只是微笑著。

前所未有的驚惶。或許這麼多有點兒太過誇張了，畢竟自我有記憶以來也才不過二天，其中更有一大部分時間都是昏昏沉沉的沒有記憶呢。

接著父親走近我，扶著我的手臂，下一秒，我又坐回了床上。

我看著父親，戰戰兢兢地開口：「父親，我想要請問您……為什麼……為什麼我才一覺醒來，就發覺我昨天還不懂的事情，今天卻又全都明白了！？為什麼？」

麼？」我意識到我用了「請」和「您」這兩個敬語，但是……我在昨天連敬語是哪個時代的東西都不知道，爲什麼今天卻會用？

相較於我的驚惶，父親卻是泰然自若，彷彿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一般，他輕輕的拍拍我的頭，憐惜似地說道：「可憐的而語，妳一定受到了驚嚇吧？不過別害怕，這是正常的，親愛的孩子，這是正常的。」父親垂下眼，撫摸著我的臉頰，「但是妳必須適應這種感覺，因爲未來會經常發生這種情形。」

我看見父親笑得慈祥，但他的安慰仍然令我很不安，我希望以後可以不要有這種經驗，「父親，一定要這樣嗎？我一定要再經歷這種感覺嗎？明明就是毫無印象的東西啊，爲什麼我卻得要會？」我感覺到非常地低落。

父親依然是輕輕地說著話，「而語，親愛的孩子，別擔心，這些東西並不全是壞的，只是在妳接收的時候會有些抗拒而已，別害怕，這不會害你的。」父親的低喃話語就好像具有魔力的催眠音調，我突然覺得好疲倦好疲倦。可我不想才清醒一下子又回到無意識，我還有許多事情想問父親啊。

「而語，妳消耗太多精力了，現在妳就先睡一下吧……睡吧，我的孩子。」在我半撐著眼的時候，看見的就是父親慈祥的臉龐，我突然有種安心的感覺了……有父親在。

《電子腦語式記憶》FRIDAY

又是一天的清醒。

望著窗外的魚肚白，我環視著這兩天以來，沒什麼變動的房間。

父親突然戲劇性地出現在我的床鋪後方，我這才發覺，原來我身下這張白色的床其實是擺在整個房間的中央，而非靠著牆壁。

父親微笑地看著我，我想，我已經開始有一點點熟悉父親這個微笑了。「早安，而語。」父親那溫柔的聲音讓我彷彿沉浸在暖陽中。

「早。」我也開始嘗試著對父親微笑。

「要不要試著站起身走路呢？妳總不能這樣一直賴在這張床上吧？」父親半開玩笑似地說。

「好的。」我開始發覺，我——沒辦法拒絕父親。

於是我用雙手扶著床沿，輕輕地將雙腳擺放到冰涼的地板上，再慢慢地將整個身體的重心從手轉到腳上。

「不錯。」父親適時的給了我鼓勵。

我感覺到腳有些發抖，額頭上也緩緩冒出冷汗，但是這和昨天我急迫地起身，卻發現腿抖得厲害的情形時比起來，已經好太多了。

我緩緩地將手從床沿上移開，天知道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的腳依然在發抖，而我怕一旦我的手放開後，會因重心不穩而跌倒。

但我成功地放開床沿了，雙手揮舞著，試著平衡住自己還有些顫抖的身體。

最後我終於站直了。

我開心地看向父親，「父親，你看！我成功了！」我快樂的想和父親分享我的心情。而父親毫不吝嗇地給予我一個微笑。

接著他牽起我的手，「而語，我帶你去看看你的新房間吧。」

新房間？「可是這裡不就是我的房間？」我不明白。

「不，怎麼會是呢？」父親笑著搖頭，「這種地方才不會是而語的房間呢！你只是暫時待在這裡而已。」

我點點頭。接著在出房門的那剎那，我看見的這接房間的門外標示——「實驗室」。我瞪著那塊標示，努力在腦中思索它的意思，卻發覺繼那一堆長管線後，我又多了一項我不明白的辭彙——實驗室。

「父親，父親。」我喊住父親，疑惑地問他，「實驗室是什麼？爲什麼您說它不是我的房間呢？」

彷彿看見父親眼底閃過一絲小小的驚慌，但那卻是一閃而逝，快得讓我分辨不清那真正的涵意，「實驗室啊？……它就是會帶給你知識的地方。」

走出「實驗室」以後，外頭是幾乎看不見盡頭的長廊，這是我第一次走出那個房間。突然，好想要跑離父親身邊，努力去探究長廊的盡頭有什麼。但是我知道我不會這麼做。

父親引領我往長廊那端走著，我好奇的張望著四周的任何事物，我看見牆上的許多幅油畫——映入我眼簾後又消失；也看見一些長相奇特的石膏像或色彩鮮豔的花瓶被放在玻璃箱內存放著，我感覺到自己的心情如浪花拍打著岩石般正高昂著。

接著我們走到了一列樓梯上方，一開始，我自然不知道這些一格格的東西就叫樓梯，這個名詞也是突然間撞進我腦中的，而且……我發覺自己漸漸地習慣這種「知識」的出現方式了。

父親率先步下樓梯，我也趕緊跟上。我打量著樓梯的扶手，看著它鏤空的雕刻，一瞬間我發覺我竟然有股衝動，想要看見失去那漂亮裝飾的扶手會是什麼樣。就在我發愣的當兒，父親早已快步走到樓梯下方，他朝依然在上頭的我大喊，「怎麼了，而語？」

我猛然回神。趕緊對父親道聲歉，接著我大力地甩著頭，然後踏著仍有些不穩的步伐下樓梯。

下樓梯後，一個左轉彎，一扇高雅別緻的木製大門赫然出現在我們眼前。我讚嘆著這扇門的美好，雕刻師用了一扇門上的整整兩塊木板的大面積，刻上了一條栩栩如生的龍。父親推開了那扇大門，豪華氣派的大房間漸漸在我眼中敞開。我至今（雖然才三天而已）從沒見過這麼美麗的房間，最搶眼的就是那張寬大的圓形床鋪，看起來膨鬆柔軟的床墊，令人想撲向前跳上一番，床鋪旁的幾步之遠便是一扇大落地窗，窗緣上方垂掛著深紅色布幔。我不禁幻想起來，若是早晨剛起床時，在窗邊看著霧氣未散且和著陽光的景緻，一定很美。

我的視線又繞著這房間打轉了一圈，看見了頂到天花板的衣櫃、黑色的梳妝

台、黑色的長行方桌椅，最後落在半透明的浴室門前。

「喜歡嗎？」父親又問了一句相同的話。

我再度點著頭，臉上樣開了微笑。

父親直勾勾地盯著我的笑容，臉上有一瞬間的驚訝，接著他臉上溫和的微笑代替了那絲震驚，「妳應該多笑一些，妳的笑容很美。」

我知道父親在讚美我，我開心的低下頭，臉上依然笑著，我的腦袋告訴我，我這樣就叫做「害羞」。

「以後這裡就是妳的房間，要好好珍惜。」父親的聲音響起。

「好。」我一定會好好珍惜的。

我走到那張大床前，伸出一隻手摸了摸床墊的觸感，發覺這張床比想像中看見的還要柔軟，我不禁坐到床上，試著床的彈性。

我正想要說出一些讚美的話時，一陣睡意卻朝我撲來，我忍不住打了一個呵欠。

「累了？那就好好睡吧。妳現在的清醒時間還很短，以後就會慢慢的變長了。」父親的聲音的噪音似乎越來越遠，可是我沒有聽見父親離去的腳步聲啊？

漸漸地……我感覺到意識模糊了起來。迎接我的，是深不可測的黑暗。

《電子腦語式記憶》SATURDAY

緩緩轉醒，映入眼簾的是新房間的天花板。我懶懶地坐直了身體。

走到那扇落地窗前，我看著窗外，想著接下來該做什麼。窗戶外頭可以看見這個家的外圍築了一圈圍牆，有些部份以欄杆代替了厚實的牆壁。

然後我看見圍牆外站著一個人，一個男孩，他正抬頭看著我所處這這棟建築。我忽然感到有些焦躁，沒有太多想法，下一秒我衝出房門。

憑著昨天的印象找到樓梯，我急迫地飛奔下樓——腦袋中有個訊息告訴我，樓梯是可以從樓上通到樓下的——因為沒有來過一樓，我便胡亂地打開一道最近的門，希望運氣夠好，我感覺到自己屏著氣。

門開了。

那個大男孩就站在我面前。站在欄杆外。就在兩公尺外。

他有著一頭服貼的短髮，端正的五官，穿著藍色夾克和牛仔褲。他見到我，對我微一微笑。我有些緊張地走上前去。

「嗨，你就是這棟房子裡的人嗎？」他指指我身後的樓房。他的聲音低低的，就像父親那樣，卻又透著一股父親沒有的活力。

「……嗯。」我帶著好奇凝視著他。這還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父親以外的人。

「我叫做藍羅，妳叫什麼名字呢？」他舉起手，然後一頓，接著又笑著將他的手伸入欄杆縫隙裡，我伸手可及的地方。

我突然明白他這是要握手。這個訊息跳入腦海。

「我……」看著他的手，比我的略大一些，有些厚實，指甲厚厚扁扁的，和父親的比起來又似乎不大一樣，我想像著它的觸感，卻沒碰他的手。「我叫而語。」話剛出口，腦海裡突然冒出「噤咯、噤咯、噤咯」的奇怪聲音，我疑惑地抬頭看著大個大男孩，卻發現那聲音忽然變的極大，原本純粹的單因節也變得像是收音機那樣吵雜，令我感到不安，我閉上眼抱住了頭。

「而語，而語？妳怎麼了？」

不要吵我，我……

他的手碰到我的頭。我立刻跳起來，並退了一步，困難地抬眼看著他，那聲音仍揮之不去，就好像是整個人浸泡在游泳池大的果凍裡，想走卻發現四肢難以動彈，只能被淹沒。

「而語？」他伸長著手臂很想碰碰我，彷彿只要我拉住他的手便會沒事。

那聲音真的好吵。我受不了。我把右手從頭上緩緩放下，右手映入眼簾時我發現它正在發抖，我不明白為什麼。但下一秒，我碰到了藍羅的手。

那擾人的噪音突然緩和下來。彷彿溺水者抓到浮木那般，我似乎得到力量，於是我另一隻手也緊緊握覆上他的手。

「而語？你的手好冰啊。」

藍羅的手散發著醉人的溫度。

是了，這一刻，我清楚感受到了，「砰咚」，這是心跳。

「砰咚」，這是藍羅的心跳。

「砰咚」，啊，這是溫熱的，散發著熱源的，不就是所謂的生命嗎！

「而語？」隱約聽見藍羅的嗓音，從很遠的地方。

「砰咚」，他的血液在血管裡緩緩奔動著，像一群孩子手拉著首跳舞著，他們就在我手裡呢。一股喜悅莫名的衝上我的嘴角，我不知道我怎麼了，但是我好快樂。

「砰咚」，啊，孩子，好想看看你們……看看你們是怎麼能縮在這麼小的地方長大呢？你們……

「啊——！」耳邊傳來藍羅的奇怪聲音。

他怎麼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發出這麼奇怪的聲音，我只看看這群孩子是不是出現了。

一條鮮紅爬上了我手腕，然後是兩條、三條……我睜大了眼，就是了，是孩子們呢！他們散發著溫暖，有活力的在我的手上轉圈圈呢！

我開心的抬頭看向藍羅，想與他分享這份雀躍，卻發現他臉色慘白的坐在地上。

孩子們跑上了他的褲子，也在他的夾克上留下痕跡，臉上也有幾個孩子貪玩地票上去了，到處都是鮮豔的暗紅色。

「藍羅，你怎麼了？」為了能平行地看著他的眼睛，我蹲下來擔心地問道。

「怪物……」他的眼神漂移著，就是沒看我，嘴巴張的開開的。

孩子一直從他的手內跑出來，我憐惜地看著他們，真不知道他們被關在藍羅手裡

面多久了。

藍羅忽然有了動作，他艱難地起身，緩緩往旁邊走去。

「藍羅！」我嚇了一跳，想要他停下。他會帶著那群孩子一起離開我嗎？他卻沒聽見似的不肯看我一眼。

「藍羅！」我急了。

「噤咯、噤咯」的聲音彷彿又回來了，越來越大聲……

沒來得及反應我下一秒的動作，只是我回神時，發現藍羅倒在地上，吐出的氣是奄奄一息。

「藍羅？」

藍羅沒有回應我。我也沒心思理解他究竟怎麼了。

孩子佈滿了他的身體，有些排成蛇扭曲的形狀，有些如同爆炸的形狀停泊在某些部位，我沒想到藍羅身上竟然有如此多的孩子。

我感覺到我正在微笑。雖然有些疑惑藍羅為何不再理我，但對於這些孩子能夠自由，我非常快樂。

我碰著藍羅的嘴，那裡有一群孩子正在玩耍。

下一刻我卻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

孩子們變得有些僵硬。

他們成群地縮在一起，然後如同雕像靜止不動，是想睡覺了嗎？我有些氣惱地點著他們，想要他們別打瞌睡，快起來玩。

他們卻連溫度都漸漸失去。

我慌了，你們怎麼了？別這樣啊，別開玩笑了，剛剛不是還很有活力的跑跳嗎？

我渴望地盯著我的手，最初孩子們經過的地方。

卻他們他們也都睡著了，變的硬梆梆，失去了溫度。

藍羅也睡著了般，動都不動一下。

我失望地撇撇嘴，就坐在藍羅身邊，等著孩子們醒來。

◎

「而語！」一陣嘶吼帶著怒氣尖銳地送進我的耳膜中。

我猛然抬頭，抹了抹眼睛，才發現自己就這麼躺在藍羅身邊睡著了。

叫著我的人是我父親，他難以置信地看著正在睡覺的藍羅，又瞪著我。父親臉上掛著明顯的怒意，先前的從容不迫都不見了。我有些害怕，過去從沒看過這種表情的父親。

父親快步走進。「而語，告訴我，妳剛剛做了什麼？」父親盯著藍羅好一會兒，然後拉著我起身，我瞥見他的額角冒出了汗水。

我小心翼翼地看著他，發現他詢問時的語氣比較平和了，便拉起嘴角說著，

「父親，這個人叫做藍羅，但他剛剛睡著了。我發現他的身體裡面啊，藏了好多的小孩子哦，所以我才試試看能不能讓這些小孩子出來，結果……」，我指指藍羅失去手掌的右手，「藍羅的手斷掉以後，那些小孩子就全都跑……」出來了。

話還沒說完，我就感覺到一陣黑暗非常快速的朝我襲捲而來，在我來不及向父親呼救時，便徹底失去意識了。

《玄木的日記》

2050/7/17

原本以為創下了科學史上的新歷史，卻沒想到是個如同科學怪人的東西。她很漂亮，有著一頭雪白的長髮，皮膚也如同 17 歲少女般雪嫩，聲音輕柔的更是令我滿意。我大半輩子都投注在這個研究上了，所以她第一次轉醒時，我是多麼感動。

但我太大意了，原本排定五日內做好程式檢查，卻因為太過放心而讓她有和別人接觸的機會，沒想到意外就發生了。什麼孩子，那可是血啊，是個活生生的人！忽略了而語有力大無窮的空間，那鐵做的欄杆被凹成了可以讓她通過的缺口，想必事情就是這麼發生的吧。我未盡到一個科學者的身分管好她，一切都是我的錯，讀完電子腦記憶後，我想……就讓而語的軀體沉睡吧，讓她活在快樂與夢裡就好了……該承擔過錯的是讓她誕生的我……

評審評語：

這篇小說從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寫起，故事一樣聚焦在女性的一生，藉由一個小女孩長大的過程，看家庭經濟的起起落落，因為爸爸賭博的緣故，家裡的客廳後來變空了，因為電視機什麼的一樣一樣被變賣了。後來父親過世，一家人並沒有因此倒下，因為媽媽在多年前就接受鄰居阿婆的建議，和女兒們一起偷偷把私房錢藏在天花板上。這裡算是一種女性的力量。

張俐璇

小說組三獎

陳映汝〈空客廳〉

阿芬看著空蕩蕩的客廳，她不知道她有一個這麼厲害的老爸。

第一篇

午後蟬聲加上風鈴聲已經夠令人愜意的了，突然又幽幽的加進來一首望春風的鋼琴聲。那時是民國 65 年，楊淑絹 7 歲，她稚嫩的小手正放在鋼琴勝輕鬆愉悅的滑動著，當時家裡有鋼琴的人家非常少。阿絹很喜歡她的房間，傭人幫她布置得小而精美，她和她姐姐一起住，房間裡有一台中古鋼琴，鋼琴旁邊有兩個小書桌，書桌上都是一些布娃娃和書，阿絹的桌上更是有許多鋼琴譜，在書桌旁有一個大衣櫥，阿絹最喜歡和他姐姐躲在裡面說悄悄話，邊聞著衣櫥裡特殊的霉味，她很喜歡和她的姐姐一起做這些事。鋼琴聲猛然被一聲急促的喊叫聲打斷。

「阿絹!快來幫媽媽顧店阿!暑假到了，大家都趁現在來買衣服啦!」

她是阿絹的姐姐，楊淑芬，大阿絹兩歲，清秀的臉龐藏不住暑假想出去玩的那種純真，卻要待在家裡幫爸媽看店，臉上那副又厚又重的大眼鏡幾乎遮掉她半張臉，卻多了分認真孩子的味道。

「好啦!」阿絹心不甘情不願的丟下望春風跑到距離她房間有約五十步距離的大賣場。

阿絹長得很可愛，相較於她姐姐眼前的那副醜陋的眼鏡，阿絹不但沒有戴，眼睛還水亮動人，眼神中散發出台南人的堅毅和嘉義人的樸實，渾身有著小公主的氣質，但是沒有驕傲的成分，髮長及肩，還有頭髮用力一甩就能滑動到天際的那種滑順，稚氣的臉蛋上，不看清楚一點，還看不到她那小小的倔強和獨立呢!

大賣場很吵，人很多，兩姐妹熟稔的穿越過互搶衣服的婆婆媽媽們，他們毫不猶豫的往某個方向走去。

「阿芬阿，你帶阿絹去顧著那一攤，那一攤的阿姨們搶得很厲害，不要讓他們把衣服搶破了阿!」

講話的是一位年輕的媽媽，眉目之間掛著幾顆緊張忙碌的汗，眉毛細而秀、嘴巴小而柔、眼神銳而不刺，在那個年代已經是四個孩子的媽算是個大美人了，她邊收錢邊交代阿芬如何把自己的妹妹按奈好。

阿芬牽著阿絹，這位穿著華麗粉紅蓬蓬裙的小妹妹，是那麼懵懂無知，她不知道這一攤一攤放在距離他有鋼琴的房間五十步距離的大賣場的衣服能帶給他

多美好的人生，她身上穿的蓬蓬裙價值 500 塊，在那個麵包一個只要 10 塊錢的年代裡。

阿芬帶著阿絹走到媽媽指定的這一攤，她坐上那邊的叫賣椅，認真的盯著每一個客人看。這時一位頭髮茂密，在臉上一樣和她媽媽流著許多汗的男子出現在他們兩姐妹面前。這位男子頭髮很多、鬍子更多，阿文每天要刮一次鬍子不然鬍子就會以跑百米的速度不停長出來，身上有著煙草淡淡的臭味，眼睛炯炯有神，整體看起來就是個聰明的生意人，手臂強壯，偶爾爆出幾條青筋，那是在搬動貨物的時候。

「爸爸!你剛剛去哪裡了阿?」阿絹顯然看到她爸爸很開心。

「爸爸剛到你姑姑那去批貨，我現在才回來，你們顧著一下阿!」阿文說完就走到他老婆身邊幫著叫賣。

「阿姐，」阿娟歪著頭問「你每個暑假都要在這邊幫爸爸媽媽喔?」

「還不只這個暑假呢!幾乎是每天只要客人一多，我們家請的員工太少，媽媽就會要我來幫忙。」

阿絹出生在台南，因為她總共有三個姑姑住在台南，所以一出生就先給姑姑們帶，不過阿文到了玉里創業，他負責賣衣服，而他的姐妹就在台南開了一家縫紉店，負責做衣服。阿絹到了四、五歲才被阿文接去玉里住。而這個大賣場讓楊家人過著很好的生活。

「阿姐，我想去找阿福。」阿絹在他們顧了那一攤快兩個小時之後問阿芬。

阿絹有兩個弟弟，叫朝全和朝鈞，但是現在還很小，所已在家裡被傭人哄著。

「好吧，反正人也變少了，媽媽應該顧得來，我去跟她說一聲我們就走。」阿絹看著她姐姐的背影，在她知識不多的腦袋裡突然覺得好險她是在台南，不是在這裡，不然她連彈鋼琴的時間都沒有了。

阿絹的鋼琴是在去年暑假買的，那時候她每天都跟她最好的玉里小學同學玉美一起走回家，當時他們就常常經過一家樂器行，阿絹雖然表面上在跟玉美聊天，但是眼睛都常常飄向裡面那台鋼琴。

「嘿!今天阿凱又跟你說了什麼?」玉美不擔心阿絹會對她生氣，平常如果有人問阿凱喜歡阿絹的事，阿絹一定破口大罵，但是玉美實在跟阿絹太好了。

「噢…她今天寫了一張紙條給我…」阿絹果然沒生氣。

「她不是每天都寫紙條給你嗎?這有什麼好奇怪的?」玉美插嘴。

「你先讓我講完嘛!」阿絹其實一點都不想講阿凱的事，因為她根本不喜歡他，她的眼睛拼命飄向樂器行的鋼琴，然後自以為玉美不會看到。

「淑絹，你喜歡那台鋼琴喔?」玉美突然對阿絹說道。

「噢!被你發現了，」阿絹尷尬的吐了吐舌頭「我想學鋼琴。」

「那你就去學阿!你會了之後再來教我。阿凱說不定會更喜歡你，哈哈!」阿絹總覺得玉美的笑聲是全世界最可以讓她開心的聲音。

「好哇!我今天回家就問我媽媽。」阿絹腦中突然浮現她媽媽毫不猶豫說好的樂觀畫面。

就在跟五個員工兩個傭人和阿芬阿文和媽媽吃過飯後，阿絹問她媽媽：

「阿母，我可以學鋼琴嗎？」

「學那個要幹嘛？」顯然情況不像當初阿絹想的那麼順利。

「我可以彈琴給你們聽阿！」阿絹不死心。

「那這樣我們家不是也要買一台鋼琴？」媽媽突然眉頭深鎖。

「噢！阿母！讓我學鋼琴麻！」阿絹採取撒嬌攻勢。

媽媽看了正在看報紙的阿文一眼，阿文吸了一口煙說話了：

「就讓她去學吧！反正最近生意那麼好，又是暑假，就讓她去學點東西也好！你說是不是麗珠？」

麗珠轉過頭跟阿絹講：「你要學可以，你就要認真學，我只給你在暑假學，開學之後就專心讀書，知道嗎？」

阿絹知道她媽媽非常重視成績，管教他們也管得很嚴厲，所以這些話她聽多了，她連忙說好。

阿絹也很爭氣，她被鋼琴班的老師挑中，上台表演，那天穿的禮服和皮鞋行頭將近 1000 元。

阿絹和阿芬一起跑到傭人的房間，她們兩個逗著阿福和阿全，直到媽媽叫他們吃晚飯。

可以每天都吃完一頓豐盛的晚餐，阿芬和阿絹不知道玉里小鎮的人民沒有他們那麼好過。那個時候大家普遍過著貧窮的日子。那時候的廁所還是茅坑，每次上廁所都要再外面先深吸一口氣才不會被裡面的臭氣薰倒的。不過在阿絹他們家，已經有沖水馬桶了。家裡的傭人、員工來來去去，爸爸媽媽忙著批貨、叫賣，在那條小街上，這間大賣場是鎮民們最常來光顧的、生意最好的，因為阿文知道大家窮，所以每件衣服都便宜賣，讓大家撿便宜。但是也因為這樣，阿絹和阿芬還有阿福和阿全都不是他們親手帶大的，不是給傭人就是給他們的姑姑，他們夫妻倆實在太忙太會賺錢了，麗珠有時候在過年的時候因為忙不過來，根本沒時間抽身去上廁所而病倒了一段時間。阿絹和阿芬知道，爸媽很忙，所以什麼事都不會麻煩爸媽，非常獨立。而麗珠怕疏忽他們以致於他們學壞，所以對於學業和品德就要求得非常嚴格。

阿絹 13 歲時被當時 10 歲的阿全載著一起去玩，但是阿絹不知道腳踏車的輪子會傷人，所以就沒有太注意輪子的轉動，以致於腳去碰到輪子被急速轉動中的輪子絞進去，當場血流如注，阿絹一個 13 歲的小女孩看到大量的出血不但沒有驚聲尖叫，還異常冷靜的先幫自己止血，她不敢告訴媽媽，一個是因為怕被罵，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媽媽根本沒空理他們。阿絹這種不怕血的行為鼓勵她到護校就讀。

第二篇

阿絹在國中畢業後就獨自一個人南下到屏東念護校，她很快就適應了自己一個人打理一切，也交到許多未來的優秀護士朋友，在這段期間，阿絹體驗到了被愛的感覺，從家裡沒有人管她，到現在朋友、老師都關心呵護她，她在屏東很快樂，但她不知道她的姐姐，阿芬，在玉里有多痛苦。

護校第一年的暑假，阿絹 16 歲，她回到家，看到大賣場的人依舊多且頻繁，媽媽也努力的叫賣收錢，阿絹看了她媽媽一眼，猛然發現到她媽媽額上多了好幾道深深的皺紋，阿絹嚇到了，一開始沒注意竟以為那是刀痕，她想想，也對，都那麼久沒看到媽媽了，加上大賣場的生意實在壓得媽媽喘不過氣，難怪時間和疲勞會毫不留情的在她媽媽額上畫上幾刀。

阿絹對麗珠笑了笑，表示她回來了，麗珠也勉強硬擠出疲倦的笑容，表示他看到了自己的第二個女兒回家了，但是阿絹總覺得在她媽媽的眼裡看到了什麼，她不多想就穿過擠得水洩不通的大賣場走道，往她的房間走去。

阿福和阿全都外出求學，只剩阿芬一個人在玉里幫忙家裡的事業，所以阿芬讀的是玉里高中。

阿絹感到空虛，相較於在屏東大家同儕姐妹們那種溫馨互相噓寒問暖的友情，在玉里，就只有忙碌的家人、豪華的房子和空洞的感情。

阿絹邊忍住悲傷邊往她的房間走去，她一打開門，發現房間怎麼有變寬敞的趨勢，是爸爸加蓋了房子嗎？不可能，家裡那麼大了不會無緣無故加蓋。就在那一刻，她嚇傻了，她發現自己的衣櫥不見了！

「阿姐！阿姐！」阿絹習慣了第一時間就是找自己的兄弟姐妹，不會去煩爸媽，她拼了命的想找阿芬問清楚衣櫥的事。

阿芬正在做功課，自從阿芬上了高中，課業變重了，麗珠就不太叫他幫忙大賣場的事了。

「噢！阿絹你回來啦！」阿芬開心的歡迎，顯然是沒聽到之前阿絹急促的呼喊。

「阿姐，我的衣櫥呢？」阿絹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有小偷。這個鎮很小，以前的人的隱私不看的那麼中，所以就算某家人死了一隻蟑螂街頭巷尾的人就會傳來傳去，就怕人家不知道，所以大賣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它的吸金功力，也有可能名氣已經遠到讓別鎮的人都曉得了！麗珠在她們四個孩子小的時候都特別吩咐傭人不要讓她們離開視線，就是怕被綁架。

阿芬的臉突然從迎接喜悅的粉紅色變成擔憂的黑色「被…被搬走了。」

「被搬到哪裡？」阿絹急得大吼。

「被搬到債主家了啦！」阿芬眼眶有淚。

「什…什麼意思？大賣場要倒閉了嗎？」阿絹長期在屏東根本搞不清楚家裡的事。

「阿爸在你去到屏東讀書之後，就開始賭博，賭到現在…他不敢拿衣服去抵…所以就拿走你的衣櫥了。」阿芬哭哭啼啼的，阿絹看得心好痛。

這時，阿文走進來，他看到阿絹，臉上洋溢著開心的笑容，看在阿絹眼裡，卻是一個因為自己愛賭卻把她和阿芬小時候充滿回憶的老衣櫥拿去抵押的賭鬼臉上所散發的虛偽笑容。

阿絹沒有問阿文，直到大賣場的生意一落千丈，阿文更把之前賺的錢拿去狠狠的賭博賭光了的時候，阿絹爆發了。

這一晚，不平靜。

「爸，你剛去哪裡？」阿絹現在是護校三年級的學生，放寒假回到玉里。她深夜等著她的阿爸，就是要在這一天問個明白。

「爸去做生意。」阿文平常是非常沉默寡言的，除非是在叫賣。

「那我的衣櫥到哪去了？」阿絹發現她爸爸竟然會說謊。

阿文這時才抬頭看著她的女兒，她女兒都已經 18 歲了，長的亭亭玉立，而且再過半年就是個準護士，他怎麼這麼晚才發現女兒在外地已經生活了這麼久，他都不知道自己都把時間浪費在賭還是在大賣場了。

「被債主拿走了吧？」阿絹惡狠狠的說。

阿文依舊沉默。

「爸，你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把賭戒了吧！好好做生意，不是很好嗎？」阿絹不善於感情表達，也不適合溫柔攻勢，但她知道現在這些話不講就太遲了。阿文就坐在那邊，沉思到天亮。

第三篇

阿絹昨天剛跟阿文攤牌，眼睛腫得像顆包子，因為她睡不好。阿芬也為此感到痛苦萬分。

今天，阿絹要回屏東讀書去了。

照慣例還是只有阿芬送她到火車站。

「妹，你自己小心點，阿爸我會勸勸他的。」阿芬不想讓妹妹在屏東擔心家裡的事。

「恩…阿姐，謝謝你，辛苦妳了！」阿絹聽到阿芬這些話感動萬分，留下的眼淚她都覺得快燙傷自己的臉。

就在阿絹離開的那一天晚上，家裡吃完飯了，準備去看書的阿芬突然發現到家裡的電視不翼而飛，又猛然聽到急促敲門的聲音，阿芬嚇死了，雖然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但是阿芬還是驚恐的手腳發抖、臉色蒼白的躲進房間，她這才發現，原來她無力面對，她不敢面對阿文賭博賭到家裡都快撐不住的這種感覺。她聽到阿文的腳步聲移到門口，那些聲音才漸漸退去，她知道阿文又拿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錢給債主了。

那些牌咖朋友，都把阿文叫做肥羊。除了他姓楊之外就是他出手大方，豪賭特賭，這些人非把阿文榨乾不可。

就這樣，傭人一個一個離去、家裡的菜色愈來愈差、街頭巷尾紛紛對楊家人品頭論足一番、大賣場的生意也愈來愈差。

阿絹的日子過得很辛苦，應該說是楊家人日子都過得很辛苦。其實最可憐的莫過於阿芬了，阿芬一直住在玉里，是她，看見有人一直來家裡搬東西，從不重要的椅子一直搬到桌子，再從桌子搬到梳妝台，接著連阿絹的鋼琴也被搬走了。

一天，阿芬從學校回來，她原本都是直接穿越大賣場然後經過華麗的客廳直奔書桌前的，但是今天，她從冷清的大賣場進來，經過客廳，她停住以往迅速匆忙的腳步。阿芬看著空蕩蕩的客廳，她不知道她有一個這麼厲害的老爸。以前華麗的客廳說有多華麗就有多華麗，雕龍雕鳳的木桌上隨時都會有傭人用精美的盤子裝滿好吃的水果來招待絡繹不絕的大客戶、氣派的沙發椅總是被擦拭的亮晶晶、30吋的大電視在當時實在貴得令人咋舌，現在，真的是家徒四壁了，該被搬的價值錢的東西被搬的一樣不剩，灰塵和蜘蛛網就這樣不客氣的糾結在牆壁角落，阿芬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麗珠實在無能為力，勸也勸過了，罵也罵過了，就在有一天她遇到隔壁腳踏車店的阿婆。

「嘿!阿珠，你吃飽沒?」阿婆總是很親切的對待這個正在迅速殞落的楊家人。

「阿婆，你好!我吃飽了，你呢?」麗珠同樣操著嘉義腔的台語和阿婆問好。

「我吃飽啦!嘿…看你整天眉頭深鎖的，為阿文的事操煩喔?」阿婆是這個鎮上的，也是隔壁鄰居，楊家人的事他很清楚。

麗珠不答話。

「阿珠阿!阿婆苦勸你，」阿婆俯身向前，音量突然變得很低「你自己要多藏一點錢起來。我看阿文這樣喔…很危險…」

麗珠還是不答話，但是她已經決定自己要多存點錢，為自己，也是為其它四個孩子好。

阿絹爭氣的考上護士執照，阿芬嫁到基隆後跟著老公從事保險業，阿全繼續攻讀體育學位，阿福則是在工地做工程師。

四個孩子都有了工作，阿文的大賣場也收了，更誇張的，阿文原本在台南市鬧區買的房子也被賭輸，大賣場關了之後，債主紛紛到玉里的家這邊討債，麗珠遂自己到花蓮買一棟房子，阿文從叱吒商場的成功生意人變成毫無謀生能力的人，最後跟著麗珠到花蓮，然後整天就是躺在床上，不然就是用自己剩下的老本繼續賭博，賭到最後沒錢了就去撿垃圾，順便運動，麗珠則到某家小飯店做櫃台，和以前呼風喚雨的能力和氣勢完全不同，就是兩個很平常的老人家而已。

阿絹在屏東認識了她的老公，嫁到台中去，生了三個孩子，他們的外公在民國 94 年因癌離去，等到喪禮辦完，她才敢跟孩子提起這段往事，麗珠也才敢跟外孫們提起這件事，麗珠又說道以前其實有三個男人在追她，兩個都是國中小老師，在那時算是個很了不起的職業，另外一個就是阿文，當時麗珠的爸爸是個警察，他旨意要麗珠嫁給在米店工作的阿文，所以麗珠就這樣從嘉義遠嫁到台南，因為她的爸爸要到玉里工作，於是夫妻倆就一起到玉里創業，創業的成果如今落得如此下場，麗珠深深嘆了一口氣，對阿絹說：

「我實在要感謝當初那位阿婆，要不是它點醒了我，你們現在可是無家可歸呢！現在的我們住的這間在花蓮的房子是我用當時偷藏的錢買來的！還有那兩個男人，現在都做了校長了，真是事事難預料！」

「還有，你還記得阿凱嗎？」麗珠接著問。

「阿？不就是國小喜歡我的那一個？」阿絹覺得疑惑，媽媽幹嘛突然提到他。

「對呀，他就是當初追我的其中一個男人的孩子呀！」麗珠眼神充滿驚喜。

「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爸都已經走了，你也沒嫁給那個人阿！」阿絹有些氣憤但也有些驚訝。

她們母女倆抬頭望著這間用偷藏的錢買來在花蓮的房子的天花板，她們倆都沒說話，麻將碰撞的聲音突然傳入耳裡，熱鬧的賣衣服吆喝聲、又聽到一聲一聲的「肥羊」的叫聲，她們母女倆打打呵欠，擠擠眼淚，想把這一切的凡俗、榮華富貴都拋在腦後。

評審評語：

這篇小說從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寫起，故事一樣聚焦在女性的一生，藉由一個小女孩長大的過程，看家庭經濟的起起落落，因為爸爸賭博的緣故，家裡的客廳後來變空了，因為電視機什麼的一樣一樣被變賣了。後來父親過世，一家人並沒有因此倒下，因為媽媽在多年前就接受鄰居阿婆的建議，和女兒們一起偷偷把私房錢藏在天花板上。這裡算是一種女性的力量。

張俐璇

小說組佳作

洪郁勤〈荒〉

林阿鳳挨著身子緩緩的走入了狹小的房子，那撲鼻的霉味讓她直用著爬滿歲月紋路的手使勁的捶了胸口好幾下，嘴裡也唸唸有詞一番。

「唉！老了，我看這身老骨頭是不受用囉！」她四處望了望這熟悉的住所，好似要從這之中搜尋出什麼似的。

忽然，她的眼神停注在老舊牆壁上的一張泛黃照片，她慢慢走向那道已均裂的牆，不禁泛紅了眼框。

「日子都過了半世紀之久了，我當年到底是在執著個什麼？如今哪落的到這般的荒魄淒涼呀！」她的淚水隨著話語斑斑的滴落在地，手指輕輕撫摸著照片中的五個身影，回憶起了當年的往事。

四十多年前 阿鳳不過是個未經世事的黃毛丫頭，因為王阿好的肚皮很是爭氣，一連生了三個女嬰。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傳統時代，生了女孩就好像白白地做了苦工一樣，養育了大半載，終究得落到別人家成了別人的半女，所以女孩的命運總是特別苦命，在家得不到父母的疼愛，等嫁到了別人家裡頭，別說是疼惜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務，都得一手攬下包辦，想偷得半晌悠閒更是想都別想，平白的做了個女工，也不一定被人家給視為自己人，那樣的歹命，哪個父母親又願意把辛苦所掙來的錢讓自己的女兒讀書呢？

當然，林永春難免也抱持著這樣的想法，但是阿好的身子已經相當的虛寒，耐不起直到生到兒子的摧殘，待阿鳳呱呱落地後，呵護妻子的永春就決心讓妻子停擺生育工作，好好養育這三個女孩就好。而阿鳳又是最幸運的一個，因為它是家中的老么，從小又聰穎過人，永春就將它視為兒子般栽培，一般窮人家上不起的新式學堂，也硬是咬著牙省吃儉用的讓她去上了。

「阿鳳呀！你可要為林家爭爭氣呀！別白費了你阿母和我還有妳兩個姐姐成日汗流浹背的苦辛哪！」永春每回見到阿好挑燈夜讀，都欣慰的在她身旁耳提面命。

「阿爹，我明白，我都明白，將來我一定賺個大錢買個大屋子，好報答你們的養育之恩呀！」阿鳳微笑的朗朗說道。

「好！好！我的好阿鳳，但也別累著身體了，早點去歇歇吧！」

「我等會兒就去了，阿爹您先去睡吧！您也累了一整天啦！」阿鳳關切的說道，手也兀兀地翻動著書本，努力把今日先生在課堂上所教的的課都溫習過一遍。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日曆在不自覺中悄悄地撕去了好幾本。阿鳳也從一個黃毛丫頭蛻變成了一個清秀嬌嫩的小女人。

前些日子，她才從學堂修完了業，風光的進了外交所當起了外交所的女公關，永春和阿好這兩夫妻也樂的放起了一長串的鞭炮，在那家門口自家的小麵攤上請起了客來。

「阿好呀！這下子妳後半生不必愁煩了，阿喜、阿平早早都嫁了人做農去了，阿鳳如今這樣大有所成，想必會嫁個好人家，你們夫妻倆就等著享享清福囉！」鄰居嬌月姨拉著阿好的手歡喜的說道，很替她高興。

「是阿！阿鳳說她現在的薪資，可是我們夫妻倆和阿喜、阿平成日在麵攤裡忙進忙出整個月的三倍！三倍耶！我看這屋瓦殘破的屋子不出幾年就可以換新的囉，我們一家人終究是苦盡甘來！」阿好樂的說著。想起這些年來生不出男孩所遭遇到的指指點點終於可以得到平反，永春和她守著這小麵攤守了半世紀之久出了一身病來的勞苦得著了代價，心裡說有多舒暢，就有多舒暢。

一日，村裡來了個王老爺，是城裡頭的大戶人家，所有外交所的上上下下都忙碌了的準備接待這位貴賓。

「城裡的人都說，王老爺作人和氣，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只要有求於他，他都會盡力的挺身相助。聽說，他一臉的俊相，不少的少女都拜倒在他的西裝褲底下唷！」外交所的公關長阿足交頭接耳的對阿鳳說道。

「真的？那王老爺怎樣的好，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經有家室了呢？」阿鳳好奇的問著。

「喔！這你可就問對人了。我那表哥正好是王老爺家米店的掌櫃，前些日子他才同我說了王夫人與王老爺家的事，他說呀當年王老爺和王夫人會結成連理，是因為大戶人家的規矩一門當戶對，他們當年可是連面見都沒見過，就被雙方的長輩們湊成了堆，可惜結婚到了現在也已經十年之久，夫人卻始終生不出個小娃兒來呀！」阿足緩緩的說。

「這可怎麼辦才好？不是聽說有錢人家最重視的就是繼承了，這樣王家的百年米店不就後繼無人了？」阿鳳緊張的問著。

「所以囉，這回王老爺來外交所，就是希望所長可以幫他介紹個家世清白，又有學識的女孩來做個二姨太。」阿足神秘的說

「唉~不說了！不說了！等等又被所長說我們偷閒。」阿足拿起抹布網窗邊走去
「二姨太呀？」只剩下阿鳳一個人傻愣愣的站在大廳裡，嘴裡滴咕著

忽然，所長領著王老爺從門口進來。

「請坐！請坐！王老爺您可是很久沒來光臨敝所啦！」所長笑說道。眼神一轉瞧見阿鳳呆滯的站在一旁，變輕喚著「阿鳳，怎麼傻呼呼的站著呢？去砌兩杯茶來吧！」

阿鳳依舊站著發愣，似乎沒聽見所長的叫喚。

「阿鳳！傻阿鳳呀！」所長繼續叫道。

「咦？所長您叫我是嗎？不好意思我好像不小心發起愣來了」阿鳳忽然回過了神

「唉~好啦！去砌兩杯茶來吧王老爺可等了些許囉！」

「是的！我馬上就好」阿鳳精神飽滿的回應。

「真是的這丫頭。王老爺您見笑啦」所長笑著說。

「哪裡話！我看那姑娘挺可愛的，不知道她的芳名是？」王老爺好奇的問道。

「喔他呀！她叫阿鳳，林阿鳳，你別看她傻不囉咚的，她雖然才進外交所沒多久，可是他辦事能力強，外語又好，許多商家都指名要她接談生意呢！」所長稱讚的說著

「真的？！」王老爺想著，心理默默的盤算著.....

往後的幾日，王老爺天天都來到外交所報到，也漸漸的與阿鳳熟識了起來，他們一起聊天，從天文、經濟、古文、文學等等無所不暢談，好似他們早已經相識了多久，談起天來說有多投機就有多投機，什麼天南地北，兩人一打開話匣子就停不下來。所長好像也發現了兩人間的情愫，索性放了阿鳳一天的假期，讓他們自在的遊玩去。

「王老，你看！你看！那隻蝴蝶正翩翩起舞，美麗極了！」阿鳳驚嘆道，追逐起了蝴蝶。

「哈！哈！你這小淘氣別玩了，來！過來坐吧！」王老爺朗朗叫喚著，揮手示意阿鳳過來坐在他一旁的石階。

「來！這給妳」王老爺打開紅色的錦盒，裡邊躺著一條晶亮透白的珍珠項鍊，好不漂亮。

「不行！我不能收，這實在是太貴重了」阿鳳推辭著

「可以的，你就收下吧！這些日子來我知道我們是那樣的熟悉，那樣的了解對方。可惜.....」王老爺停頓了一下

「可惜你已經有正室了,是吧？」阿鳳低聲道

「你知道了？」王老爺驚呼道

「是的！我都聽說了，還知道你正打算娶個二姨太」阿鳳沉沉的說著

「是阿！如果你願意的話，是否.....」王老爺焦急的問

「我願意，只要是能和你在一起，就算是當個二姨太我也願意」阿鳳輕柔又堅定的說

「真是委屈你了，我的好阿鳳。」

「不！一點兒也不委屈，真的！」眼淚從阿鳳的眼角滑落。兩人相擁著，也因為這個擁抱，更加讓自己確信的對方就是那個對的人。

今日是阿鳳的大喜之日。雖說是大喜的好日子，卻得不到眾人的祝福。那天，

阿好和永春在王老爺來提親時，對著阿鳳大發雷艇了一番，卻怎麼也勸不聽那個傻丫頭。做人家的二姨太是多麼不光采的事，不僅要背負著狐狸精的罪名，一輩子還要受大老婆的欺凌呀！但這丫頭執著的教兩夫婦又傷心又難過。想透了腦筋也想不透，全家苦心栽培的小女兒，怎麼最後卻走上了這條路。永春一氣之下，更是和阿鳳斷絕了婦女關係。王老爺也只能留下一筆金錢給永春夫婦，就此迎接阿鳳去王家住，誰叫他們愛慘了對方。

簡單的拜過了堂後，王夫人把阿鳳找去了房裡，向她說明了許多王家的規矩，但不免尖酸了幾句「記住，你只不過是個小妾，這輩子想要扶正，想都別想，說句難聽點的，你不過是老爺找來傳宗接代的罷了！」王夫人苛責著。這些話阿鳳都忍了下來，是爲了日後的和平也是爲了老爺日後不會難做人呀！

「哇~哇~」嬰孩瓜瓜的哭泣著。

就在阿鳳婚後的第二年，她生下了與老爺愛的結晶。

「賀喜老爺！是個健康的小壯丁呀！」產婆笑的合不攏嘴的恭賀著。

「好！好！王家終於有後了！」王老爺臉上堆滿了笑容

「我看就取名叫王家鳳吧！王家因爲有阿鳳才有後的呀！」老爺樂樂的說

家鳳的出生確實未王家增添了許多歡笑。可惜，好景不常，一場國共內戰摧毀了王家，也摧毀了阿鳳的幸福。在戰爭爆發後，國庫內的糧食嚴重短缺，政府逼迫商家交出一半以上的庫存供應作戰內需，想當然耳，王家的米店也被迫交出了米。沒有足夠的米，這要叫王家怎麼做生意呢？一家大小吃的、用的都要花錢，王老爺就在經濟壓力的重重考驗下病倒逝世了.....

「我看妳也該走了吧！沒有了老爺給妳當依靠，你什麼都沒有了，別想給我賴在王家當米蟲不走！」王夫人尖酸刻薄的說著，並派人把阿鳳的行李全都丟出來。

「我走！我走就是了！那家鳳呢？我要帶他走！」阿鳳忿忿的說著

「妳想都別想，我怎可能把阿鳳交到妳手上？那可是我盼了十幾年的寶貝呀！」王夫人輕笑道，便叫人連夜把阿鳳送出了城外，送出了王家，送離了王夫人的眼界.....哪怕阿鳳在那晚哭的肝腸寸斷、泣不成聲，也得不到王家的半斯同情哪！

就這樣，又過了十年、二十年、.....阿鳳一個人在鄉外生活了好多年，從陌生到熟悉；從夜夜哭腫了核桃大的雙眼到漸漸的看開釋懷，阿鳳在時間一日又一日的過去後，也成了一位經歷滄桑的老太婆。問她怎沒想到要回到林家過活從新開始生活呢？想呀！當然想，阿鳳想破了頭，可是就是沒臉回去，每每想起對父母親的不孝，就好不內疚。

「這哩，這裡，曾經我和二姐在這裡玩，還跌了好大一跤呢」阿鳳顫抖著嘴唇說著。

「如果一切都能重新來過的話那該有多好呢？可以我現在已經是個六十好幾面黃肌瘦的老太婆囉！」阿鳳哭紅了雙眼，四十年後的現在她好不懊悔的回到了林家的舊屋子找尋兒時的熟悉。

原來，那年阿鳳離開後，永春氣急敗壞而引發了腦中風，大家嚇都嚇死了。而王老爺當初留下的那筆錢，阿好只得一點一滴省著過活，並買藥、請大夫醫治躺在病床上的永春。不久，兩老也雙雙身心精疲力竭地相繼離開人世了。而阿鳳在墓園祭拜王老爺的那天，恰巧遇到同來祭拜父母的姐姐們，三人相擁著，哭的淚水直流，各自訴說起幾十年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種大事。最後，阿鳳也才下定決心回到林家舊屋來看看。

可惜……一切都無法挽回了……

end

評審評語：

這篇小說的時間設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故事圍繞在女主角阿鳳身上。阿鳳是個出身傳統的家庭、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但最後卻不願家人反對，自願嫁入豪門當姨太太。小說篇名為〈荒〉，可以說是阿鳳認為一生的荒廢，也是結局的荒涼。透過作者的描寫，可以看見女性在現代與傳統之間，在個人愛情與家人親情之間的衝突。

張俐璇

備註：小說組首獎從缺

研習營學員提問紀錄

寶島釀音樂—范揚坤

學員→爲什麼不多介紹客家音樂?

老師→他自己雖然是客家人，不過他認爲音樂喜好不應該受族群感情影響。

學員→老師對於客家文化那邊的介紹太少，他大概的意思好像是說完整的介紹會造成對客家文化的誤解，讓他很失望。

老師→他只是作一個引導，起發大家的興趣，如果他有興趣，必須自己去研究，也可以跟他討論。

學員：在介紹音樂時，爲什麼客家歌曲只有一小段就這樣帶過了，客家人有平版、童謠..等都是很有趣的，但卻沒介紹，對客家人不是不太公平了嗎?

老師：老師我本身也是客家人，但是在座的同學們都是閩南人較多，所以就大略帶過。而且也不見得大家都喜歡，只怕都會聽不懂，加上客家歌曲也都是慢板的較多，聽起來也些人會覺得不舒服，或是像死人的歌曲。

自然全都錄—王家祥

學員→因爲老師講嬉皮文化，有人問老師在理想與現實之前如何取捨，學生好像是說，有現實上的限制，因此到底要追求夢想，還是要基於現實作考量。

老師→應該是鼓勵同學去追求夢想，還說30歲在開始工作還來得及。

文學創作：散文篇—阿盛

學員：散文跟作文有什麼不同?

老師：散文的範圍比較廣，作文算包含在散文裡面。作文比較有一個中心題目。

學員：我們在寫作文有所謂的起承轉合，那寫散文有什麼步驟嗎？讓自己把文章寫的好？

老師：無所謂步驟，多閱讀多聽，多累積經驗，自然會有幫助。

學員：散文與作文的區別？

老師：現在學生在寫的作文，也趨向於散文了。

學員：請問老師，如何加強作文的能力？

老師：多閱讀，多嘗試創作，多看一些作家的作品，像你們講一裡面所附的那些名作家，就是很好的典範追尋。

網路文學無限通—王右君

老師問：動態詩透過網路的動畫表達出來，與傳統在紙本上所看見的，有什麼不一樣？

學員答：我覺得動態詩透過網路動畫的呈現，比較有臨場感，像「營火」這首詩，如果在紙本上呈現的話，就只是一手普通的詩，但透過網路的動畫呈現，卻將螢火那種忽明忽滅，時而旺盛時而衰弱的火燄，包覆住詩文本身，讓閱讀者多了一份趣味，也多了很多不同面向的解讀。

老師：九把刀的作品跟其他譬如當代很多作家的作品比起來會比較沒有文學性嗎？

學生：其實我認為閱讀許多作品不一定要去探討其中的文學性，也不必非得去質疑它到底是不是純文學，有時候只要單純的去閱讀就夠了。

寶島大戲院—鴻鴻

學員：我們在看現代舞時，時常會看不懂，不知道作者想表達什麼，那我們要如何欣賞？

老師：這是很多人的問題，但看舞蹈表演時，不一定要看懂，有時只是作者想藉由舞蹈、肢體的動作來表達他當時的心境，且想讓觀眾在看完之後，也會產生自己的體會。

學員：請問老師有辦法現場來一段表演嗎？

老師：我要說的是，這種藝術表演並不像學騎腳踏車一樣，腳踏車學會了就永遠會了，基本上不會忘記，但是藝術表演如果你沒有長時間地去一直接觸，很容易就會忘記該怎麼表演了。不過我能做一個動作給大家看，(伸手貌)，我們在做的藝術表演通常不是簡單出去的動作，是一種更多想給更多東西的感覺。

學員：我自己也很喜歡看藝術表演，但在看現代舞蹈就變得很困擾，不知道要去欣賞哪個部分，也很難抓到其中的重點及想詮釋的東西，想請問老師在看現代舞蹈時有什麼感覺。

與 VuVu 對話—利格拉樂·阿女烏

學員：排灣族貴族可以跟平地人結婚嗎???

老師：在很久以前是不可以的，而且貴族跟平地人談戀愛是會被懲罰的，不過現在社會已經慢慢再改變，原住民跟平地人已經沒有這種限制了!!!!

學員：位於苗栗南庄的賽夏族爲什麼在尋查資料上、以及文化都比其它原住民的文獻少之又少，書籍上也只有一兩頁帶過，或是未記載傳統，卻只有傳說與故事？

老師：若是要關於各族群的文化及傳統，可以到台大對面有一家書店內有很多原住民文獻書，可去找看看是否有你要的答案。

學員：可否請老師講一些神話，特別是原住民族與自己祖靈接觸的經驗？

老師：有一次，我想要拍攝部落裡的巫師整個作法與祖靈相互溝通的過程，但是事前跟巫師溝通，巫師卻久不答應，認爲此舉會侵犯祖靈。但是當天我仍然躲在暗處企圖拍攝。結果機器才剛拿出來，巫師就以流利的中文跟我說，不要以爲你躲在暗處拿機器拍攝我就不知道，不要再拍了。我驚恐的把機器收起來，因爲巫師本人是完全不會說中文的，從那一刻起，我便深感祖靈的存在與神聖不可侵犯，並由衷的感到自然與人共存自有一套神秘的模式。

大家一起來上客—鍾怡彥

學員：南部的客家人大部分都看見是用藍衫來表示女生服飾，但是北部的客家人怎麼都是用大花布來表示客家服飾呢？那麼兩種服飾上有什麼差別？

老師：其實真正客家女性服飾是藍衫，至於大紅花布是晚期才出現的，出現的原因有可能是採茶姑娘在茶園內是爲了工作，服裝上沒辦法作妝扮，所以爲打扮上的美感，就在頭上綁大紅花不的頭巾作裝飾。大紅花布也不完全代表客家文化，只是在打扮上裝飾。

幹部總檢討會議

時間：98年7月11日

地點：53X02 教室

一、各組總檢討

(一) 副召：教師住宿部分，成大師生訂房可打六折，但經由成大會計系統付款可壓到 2000 元，因此這次教師住宿一人 2000 元。

(二) 值星官

- 1 帶隊技巧可再改進。
- 2 有些場合需要適時出現管秩序。
- 3 下課後等老師出教室離開，再進教室帶隊。
- 4 可能從營前訓到營期之間，都不要對隊輔破梗。

(三) 行政

- 1 退費申請規定中，漏掉請退費學員提供指定匯款帳戶，還要再多一次詢問步驟。
- 2 不太清楚報帳程序，所以先詢問過學長注意事項，也寄花費項目給學長檢查。
- 3 報到台可再多幾位人手，專門分開負責身份確認、退保證金。
- 4 講師若需要領現金，需馬上通報學長。
- 5 應該更早算出營期各組所需現金，提早請學長借錢。

(四) 隊輔組

- 1 招工不順利，退掉的人數太多，以後可盡量想福利、誘因吸引參加。
- 2 營期的帶隊應該是完全交給隊輔，而不是需要幹部協助。
- 3 今年隊輔較多大一，比較沒有經驗。
- 4 有需要特別氣氛的活動（如感晚），可事先直接提醒隊輔注意。

(五) 活動組

- 1 和課程組協調好營期課表活動比例後，籌備過程較順利。
- 2 在營前訓前都已經把活動設計好，減輕組員負擔。
- 3 因為與其他營隊協調，所以有些場地快到營期才確定，下次可以先登記借用需用到的地方，再與其他營隊協調較有利。
- 4 確認好活動地點後，通知各組配合。
- 5 花費部分由活動組估預算，在機動組購買後結算。
- 6 臨時換地點是因為天氣太熱找陰涼處（RPG）或活動氣氛需求（夜教）。

(六) 課程組

1 在課程敲定後開始邀請講師，但講師通常只有 e-mail 的聯絡方式，因此不好聯絡也不好控制回覆時間，建議下屆可設定回覆期限，若講師在期限內沒回覆，就直接換其他人選。

2 小報：

- 內容的圖文比例，圖片較少，文字敘述偏多；
且有時可能分工製作，造成前後文語氣不統一。
- 可以傳承製作技巧，如排版、文字敘述方式（使用報導的語氣）等；
也可事先向組員說明小報的製作方向、風格（但可能受到上一屆影響）。
- 因為小報完成後時間很晚，如果有修改、刪減會來不及回傳通知製作的組員，
隔天就直接送印，建議可以先與組員溝通這個情形。

3 文學獎：

- 開放電子檔、紙本兩種投稿方式，今年投稿狀況滿踴躍。
- 可以在收到稿件後立即回覆，並在截稿前製作一份統整的投稿名單供確認。
- 建議可以提早公佈文學獎辦法，將徵稿時間提早，可以提早進行評審作業。

4 第三天去古蹟：

- 場勘時發現交通問題（車子多），當天請幹部、導遊幫忙指揮交通。
- 場勘可以再仔細一點，如注意哪裡有廁所、是否需要門票（可事先收好證件、
準備好錢）等。
- 神農街是比較特別的地方，但建議也可以到比較大的古蹟景點，比較方便。
- 建議下屆古蹟參訪可以規劃一整天的行程，時間比較充足，但今年規劃半天的
行程是爲了配合結案報告。
- 這次較晚才敲定古蹟參觀的路線，建議下次路線規劃可以不要太複雜，可集
中在幾個鄰近的古蹟景點。
- 建議下次記得補水的問題（忘記發礦泉水）。
- 可以配合古蹟景點安排參觀的時間、流程（如神農街也可以晚上去，比較漂
亮），也需要注意活動遊戲時間與導遊講解時間的分配。
- 這次在有些地方的車程時間估錯，控場有一點混亂。
- 在遊覽車上記得點名，確認所有跟隊的人員都上車後再出發；
下次如果有老師或其他人跟隊，盡量提早通知，並安排接待的人力。
- 可向隊輔告知古蹟參訪時時有教育部人員隨行。

5 上課秩序：

- 上課中途有隊輔換班，或其他組進進出出，應該盡量避免。
- 可規劃下午課程的休息時間，減少隊輔上課中途換班的情形。
- 可由課程組負責上課秩序的管理。
- 往後可在隊輔觀教學中提醒隊輔注意上課秩序。

(七) 生輔組

- 1 和系辦或老師的聯繫再緊密一點，可以提早確認便當訂購數量。
- 2 食物出現問題的店家，下屆不再合作。
- 3 遊覽車：
 - 與遊覽車公司事先溝通好路線。
 - 外出當天車子可更早到榕園預備，等所有行前工作都準備好再請內場帶下來上車，可以讓溝通司機、各組出發準備的時間較充分。
- 4 生輔的工作項目很多，人力有點不足，無法分支較細的工作項目（如衛保組）；但成立新組別可能幹部人數太多。
- 5 明年紀念品的工作可以歸給美宣組負責，與營服一起訂做應該比較便宜。

(八) 美宣組

- 1 營手冊的資料可以早一點收集，就可以提早送印。
- 2 組員太少，人力有點不夠，但其他組員有空的話可以支援。
- 3 與其他組有關的工作項目，可以分配好是哪邊負責。
- 4 營期時有些活動的地點不太確定，場佈也會較晚確定。
- 5 營前訓的道具清單，因各劇組劇本還沒確定，道具清單較晚確定；建議下次可以訂好道具清單的回收期限及道具花費底價，或是只提供大型道具（如桌子、沙發），其餘道具由各劇組自行製作及採買材料，再報公費。
- 6 講師課程海報手繪花費很多時間，建議可以用電腦輸出，簡單、清楚就可以。
- 7 發現有些學員營服 size 不合，但已在報名表中附上參考表，建議可在報名表中註明不提供更換營服 size，減少作業麻煩。
- 8 有人想買營服，但 size 不齊全。

(九) 公關組

- 1 學員報名信：
 - 學生證影本、獎狀影本的格式大小不統一，收集不方便。
 - 回郵信封需要再大一點，格式統一；郵票價錢需要再多一點、統一。
- 2 學員行前資料袋：
 - 公假證明太晚準備，名字可以用電腦打字，比較美觀。
 - 可以用印刷品郵寄可能比較便宜。
- 3 學員報到接待：
 - 雖然組員輪流接送，但必須走很多趟。
 - 學員到達時間不一定，有時來一大批，有時來很少人，可再配合火車時刻表。
 - 外場可多一點隊輔支援，等集合較多學員後一起帶回，可不必一直來回接送。
 - 因行李重、天氣熱，建議下屆可以抄近路，不一定要走大門口的路線。
- 4 接待工作：
 - 接待系主任、老師請他們下來活動地點坐定後，不知需不需要再接待什麼。

- 公關組可一起協助課程組接待講師。

(十) 器材組

- 1 下次可以負責保管教室鎖匙，也可一起負責教室關燈、關冷氣。
- 2 今年器材組員人力 OK。
- 3 上課時的拍照工作可與課程組（小報製作）協調好。

(十一) 機動組

- 1 組員很配合。
- 2 營前訓組員定位，可能可以不用一起上課，也可幫忙其他組工作。
- 3 組內可將工作分配好，以應付突發狀況。
- 4 今年可能因為活動場地不確定，採買清單較晚確定；
建議以後各組的採買清單可更提早定好，且項目、數量更明確。

二、其他檢討事項

(一) 宣傳方式

- 1 可派人力到各校宣傳。
- 2 可多元管道宣傳（如在網站放影片）。

(二) 報名費用

- 1 定價太低（原本 1200 元，老師改為 800 元）。
- 2 教師推薦生建議可改成優先錄取，可以取消免費優待，以增加一筆收入。

(三) 學員交通問題：已在行前須知內提醒要訂好車票，建議下次可以不用負責處理學員買票、訂票的請求。

(四) 劇組：建議可以由幹部中選出一位舞台總監，負責盯各劇組。

三、工讀金討論

(一) 用途：留給下屆台文營使用。

(二) 保管：借放在系會帳戶，告知系會長、系會總務長。

四、第三屆台文營總召建議人選

100 級，陳意如。

國立成功大學
第二屆全國高中生台灣文學研習營
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成大高中營

98
A06



NCKU TWL CAMP

2009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第二屆全國高中生台灣文學研習營文學獎得獎作品

新詩組

首獎：楊皓鈞〈迎往島南的懷抱〉

二獎：陳俞靜〈失眠〉

三獎：林偉婷〈晚餐〉

佳作：陳怡如〈那年夏天〉

佳作：趙翊君〈草莓〉

散文組

首獎：蘇柏維〈沉默道別〉

二獎：陳志豪〈心靈的故鄉〉

三獎：趙翊君〈這是個很棒的早晨〉

佳作：王思晴〈半成熟〉

佳作：陳俞靜〈海〉

小說組

首獎：從缺

二獎：丘宛玄〈而語〉

三獎：陳映汝〈空客廳〉

佳作：洪郁勤〈荒〉

新詩組首獎

楊皓鈞〈迎往島南的懷抱〉

沿著軌道的痕跡
隨著漸慢的步調
一扇爲我而開的門
面對著陌生的熟悉
島南吹來的是陽光
沐浴了城市的細胞
親近了我的臉龐
 艷陽裡
藏著夢想的尾巴

新詩組二獎

陳俞靜〈失眠〉

滴答 滴答
鬧鐘正鞭笞我的聽覺
啃蝕我的精力
爲何今晚妳不在我的夢土上
編織著一幅幅美麗的畫

巷中的狗吠聲此起彼落
似乎是在嘲笑被妳遺忘的我
我嘗試搜尋妳的蹤影
但細胞依舊嗅不出一絲絲妳的氣息

金烏悄然升起
偷偷從窗口洩進
地板被鍍上一層淡黃色的漆
訴說著新的開始

遍尋不著妳

終究還是放棄
妳到底是迷路了
亦或是和情郎幽會不肯歸來
啊！原來是七月七日

妳和他正在鵲橋編織屬於你們的美夢
期待明日與妳相見

新詩組三獎
林偉婷〈晚餐〉

桌上擺著冰冷的飯菜
我不爭氣的淚
滴入慘白的飯
無聲無息

那碗味曾湯
混濁的
使我看不清你的心

憶起你和我共度晚餐
你的笑聲
清脆如鈴鐺
而如今
望著泛黃的桌面
想起遠在天涯的你
淚
竟又滑落

新詩組佳作
陳怡如〈那年夏天〉

天空穿上藍色的彩衣
試著投入大海的懷抱
海豚上揚的嘴角
嘲笑
喝了點海尼根裝醉的我
躲到海風後的冷漠
不知是藉著酒精
還是只是突然想休息
似乎擁有了南方烈焰的熱力
或者只是再次夢見冰淇淋般融化的冰山
雀躍得諷刺

想從一片嫩黃色中醒來
而退潮的酒意
累格似的提醒
我仍是我自己……
那抹笑再度染上了心頭
我在盛夏
享受極地的天寒地凍
我以爲我是驕傲的昂首
而我只是 在期待些什麼

新詩組佳作
趙翊君〈草莓〉

小心的捧著你這溫室的孩子
深怕微不足道的意外成了妳致命的傷
眼裡 盡是調戲
你羞而紅豔的雙頰
輕輕吻你一口
和我是如此的親近
淡淡的清香引誘著
吮著你柔軟的面龐
酸中帶甜的滋味在味蕾盪漾

慾望使我趨前
深情而溫柔的咬下 不知足的吸吮
是香醇的濃烈
那如人生般的滋味兒與舌纏綿
噢 親愛的
再次 我擁有了你
入口即化
舌尖激情地逗弄著你的柔軟綿密 把著這脆弱的弱點
任濃郁的汁液
穿過舌
流過喉
盈滿整個心頭

啞啞紅豔的唇
我
竊走了你

新詩類評審意見／陳澄州

閱覽這次徵選稿件，在題材上大致可分為四類：一、期待愛情或者失去，二、回首與展望，三、詠物與自況，四、諷喻類作品。整體而言，在段落分配上都有妥善安排。然而，在技巧上仍稍嫌稚嫩，且偶爾可看到其他詩人的影子。而在文字結構上則是呈現「過度散文化」的跡象，也就是純粹將散文分行分段而已，結果使得詩意蕩然無存。不過，有些作品已經頗具雛形。上述問題都是新詩創作初期的必經過程。相信日後只要多方閱讀、持續創作與不斷修正，一定會有更好的表現。

此次入選者共計五名。第一名〈迎向島南的懷抱〉，言簡意賅，在短短九行中呈現出作者對充滿陽光南方的期待與嚮往。第二名〈失眠〉，作者善於鋪陳，將「妳」尚未到來的景況，描寫的絲絲入扣。第三名〈晚餐〉，平淡的詞句中，富含情愫。佳作兩名，分別為〈那年夏天〉與〈草莓〉。〈那年夏天〉，透過對「那年夏天」的回憶，而有所省思。〈草莓〉，作者對「草莓」擬人化的摹寫，令人印象深刻。

散文組首獎

蘇柏維〈沉默道別〉

「該停止悲傷了吧！無時無刻纏繞在耳邊。」朋友對我的關心，不是不知道而是被我杜絕於門口，無法如往常般敞開心胸接受他人的關愛，即便，與世界一起毀滅似乎也變的無所謂。

當你離開時，是痛苦、是憂愁、是黑夜，苦苦呻吟為何拋下我，為何在你身邊深深呼喚也不理我，種種為何伴隨思念愈來愈強烈，淚水與心痛交織，譜出一曲〈永遠離別〉，迴盪冷冷天空。

驚恐如夜襲悄悄展開，在路上，時速破百的機車追著你的靈魂，一聲聲救護車的高音依憑著凜冽刺骨的寒風擴音我的害怕，魂魄瞬時拉回血跡斑斑的車禍現場……，跌坐在你的血泊，眼成了筆耕者，讓身為讀者的淚不停地直流，圍繞在周圍的人們一個一個消除，我不斷的問：「急診室，你能救他吧！？」

淒涼的場景瀰漫著痛的氣息……，大口大口呼吸著醫院令人感到緊迫的味道，越接近你的病房就越喘不過氣來，病房裡人聲嘈雜，大家都圍繞在你身旁期望你能醒來，但有些人撐不住、擋不了突如其來的惡耗，紛紛如雪花般然落淚，這般的情景令我也不禁流淚，每個人都無法承受你給予的傷哀，心想：「『對不起』一定要你說給我聽，和我道歉說你讓我那麼擔心。」

這夜，感覺十分寧靜，剛痛哭過的我，呆如木雞地坐著，望著心電機沉穩地跳著，知道你還沒放棄希望而努力堅持活下去，這份溫熱的感覺使我心中不斷冒出希望，認為你一定一定能活下去，我也就擦乾了眼淚、鼓起精神全心全意照顧你，讓你知道我絕不讓你離開。「一點」，我還可以撐下去，「二點」，我必須撐下去，「三點」視力漸漸模糊、眼皮漸漸變重，在一片朦朧中睡著了。

早上，突然覺得似乎有什麼摸過我的臉，本以為是朋友要和我換班照顧你，但又覺奇怪，朋友怎麼不出聲呢？別起臉來，忽見你醒來，心中的怒氣與擔心倏然消退，但淚在眼中卻滿了起來，哭訴：「你怎麼能讓大家擔心！」不過你甚麼都沒說，或許是你累了，但是，過了一兒，你卻勾住我的手，用堅定的眼神彷彿訴說：「我不會離開的。」

可是，當我把頭轉過去擦淚時，卻聽到了心電圖「逼！逼！」瘋狂地叫著，一條直線從我的眼前呼嘯而過，趕緊按下緊急鈴，但，一切都來不及了……。急

診室冰冷的手術刀化開了妳與世界的人生，剩下來的一週一句一紀一世一甲子，妳浪費了，今夜似乎更冷了，我不停得顫抖著身軀，補足妳帶走的溫暖。步步邁向死亡的你，正一一帶走我的心、情、魂，午夜夢魘絕不結束。

我呆坐在椅子上，回顧剛剛倉卒的每一幕——打電話，話已被眼淚吞噬，說不清楚；望著朋友匆忙趕來，我奔過去抱著朋友痛哭；手術房門關閉的剎那……，一幕幕多麼清晰，清晰到令我不禁打個冷顫，無法相信這個事實。匯集成河的淚水澆熄了我們之間的情誼，漸漸失溫的情誼伴隨你的身體漸漸冷去，我，也感覺不到我的體溫了。

聽著醫生接連搖頭的話語，望著上天對你的安排，我知道妳累了，飛向另一國度去度假——一個長長的假期，不過剛剛你才和我手勾手、眼神交會訴說不會離開，但，你還是走了，我該怎麼安慰自己呢？難道你要我想：「或許這是你不想讓我傷心而選擇的沉默道別嗎？」不過，「對不起，我做不到！」

評審評語：

這是一篇非常感人的作品，描述出作者經歷朋友車禍過世的傷痛，作者將敘事的時間鎖定在朋友生命最後的一段時間，刻畫出在醫院陪伴朋友的不捨以及心情的轉折。這篇散文之所以成為正獎，主要在於作者語言的使用非常具有個人的特色，文字精鍊，象徵意味極為濃厚，比如說作者有寫下「跌坐在你的血泊，眼成了筆耕者，讓身為讀者的淚不停地直流」，這也可以讓我們思索新世代的寫作者在寫作上如何突破，最重要的一點是從語言獨特性，來形塑有自我特色的書寫姿態，才能脫穎而出、一枝獨秀。

王鈺婷

散文組二獎

陳志豪〈心靈的故鄉〉

蔚藍的東海岸線，綠色的連峰山脈，是大家所熟悉的花蓮。十二歲之前，我的童年印象只有繁華的都市、車水馬龍的街道。轉眼間，我來花蓮已五年了，十七歲的我，童年記憶中閃爍的霓虹燈，日漸被天上燦爛的星空給取代。

早在小學，就曾幾次造訪花蓮。在遊覽車上，隔著玻璃窗，俯看遊客必訪的太魯閣峽谷，年幼的我，只驚嘆於景色的壯麗。但隨著旅途來去匆匆、走馬看花的瀏覽，早已隨著匆促的腳步，讓回憶日漸淡忘。

小學畢業後，一段因緣巧合的際遇，讓我有幸獨自踏入這「異鄉」讀書的機緣。提著行囊，從台北沿著台灣最美麗的海岸，來到這——台灣最後的淨土。當時年幼懵懂的我，雖遠離家園，沒有思念家鄉的愁緒，反倒像放飛的鳥一樣恣意飛翔。憑著初生之犢的膽識，三不五時和幾位同學騎著腳踏車到處探險。

不論市街或鄉間小路，多半是寥寥無幾的行人，整條馬路都如我們的專屬腳踏車道。偶爾晨遊，早晨的水氣濕潤了我們的臉龐，而靄靄雲彩中漸露的朝曦，更是讓人身心都溫暖了起來。慶修院的古色古香、鯉魚潭的水天一色、七星潭的煙波浩渺伴隨著乘風呼嘯的雙輪舞，劃破淨透的空氣，涼風襲人，放縱而快意！偶爾遇到雙輪也行不通的地形，只好靠著兩個最忠實的夥伴——雙腳獨行登高，途中只有蝴蝶的相伴，再無旁人。此時，更能體會「一日獨坐停雲，水聲山色競來相娛」的境界。

征服高山並不是我的目標，因此我最常停留的是能望見太平洋的山腰處。偶爾，我會一一細數幾棟熟悉的建築物，霎時間，彷彿自己是不可一世的君王正在欽點臣服於腳下的領土。那樣的英雄氣概，大概跟坐斷東南的孫權一樣吧！

但我常做的還是隨意坐在路旁草地上，靜靜的望著浩瀚的太平洋。那條不知名的溪東注於海，水與海濤激盪迂迴澎湃，身旁倚著雄偉的中央山脈，是如此依山傍海的優美景色，心中不禁有股衝動，想直奔海邊，與它共度今晚的宴會。黃昏時，照映在海上的夕陽，更是異常豔麗，橙紅和黃金交疊的雲朵，令人目不轉睛。這樣的花蓮，在我心中纏繞榮繞。

青澀的歲月隨著時間過去，放下台北人的腳步，它——早已是我第二個故鄉。因為眷念「故鄉」，我繼續留在花蓮讀高中。十六歲的我，想更實在的認識

這塊淨土，也爲了給自己一段不一樣的回憶，因此報名了太魯閣馬拉松。爲了練習，時常由學校遠征長跑至鯉魚潭或壽豐。在慢跑中，每一幕景都更深的刻畫在腦海中。由遠至近、由近到遠，景物慢慢的移動，縈著白色雲帶的山巒，更像鑽石般鑲嵌在靛藍的天空，彷彿觸手可及，可說是「別有天地非人間」。

經過漫長的練習，終於到了比賽當天。那天下著濛濛細雨，氳入霧靄的稜線，太魯閣峽谷更顯的幽靜；起跑後，雨過天晴，可見崗嶺的清晰。每一個轉彎處，都有新的面貌，有時是險峻的峭壁，有時是深谷的溪流，每一處驚喜，是支持我繼續邁開腳步的動力。以慢跑的形式欣賞，用更踏實的方式體會我的故鄉。這一步一腳印，是我留在這片土地上的足跡。

花蓮，台灣的東岸，早在十六世紀中葉，曾被葡萄牙水手驚呼爲「福爾摩沙」。在群山環繞、與世隔絕的地理環境下，雖歷經幾百年的開發，仍如不施脂粉的少女般，有著質樸的自然美麗。如今，隨著雪山隧道的開發，花蓮蛻變成略施脂粉的少婦，也別有一番豔麗的風味。花蓮街道揚起的塵土也讓我的臉龐逐漸染上一抹成熟的樣貌，花蓮的各個角落也如同我的青春緩緩的前進改變。看著花蓮的街道，不知何時已可以用繁榮來形容。假日滿佈街道的觀光客，讓花蓮的市街更有渡假風情。

但，不知從何時起，花蓮的泥土，再也掩藏不住我五年來的回憶。它，是我心靈的故鄉，是我揮汗與淚水交織所在，過去的點點，再這塊泥土上灌溉下，漸漸成長、茁壯。西邊高聳的綠屏，東岸湛藍的闊野，將花蓮的泥土香味緊緊鎖住，代表我的生命，踏在上面，那是一份厚實。離鄉背井的我，在這片燦爛星空之下，尋夢、築夢。

評審評語：

此篇文章的篇名為〈心靈的故鄉〉，非常有意思地引導我們去思考故鄉的多重意涵？什麼是家鄉？是生育我們，從小成長的土地，而心靈的故鄉呢？是心靈皈依之處，也是精神所寄託的鄉土。作者就描繪出如何在十二歲之後找尋到心靈故鄉，來到花蓮這一塊東部的淨土生活，感受到寬闊的天地與自然的生機。在此作者並不流於風景外在的描繪，而是刻畫出自己如何放下台北人的生活腳步，選擇參加太魯閣馬拉松，以慢跑這樣更踏實的形式，來深入花蓮土地的脈動，也在深度體驗中與花蓮土地對話，並且也在心靈故鄉成長與茁壯，作者在東部所領悟到心靈故鄉的真義與自我逐夢的體會，這其中所形塑的強大張力，是文章最特出之處。

王鈺婷

散文組三獎

趙翊君〈這是個很棒的早晨〉

睜開雙眼，在冷氣房裡。慵懶地翻了個身，伸著懶腰，沉吟著，雙頰浸入蓬鬆的亂髮中。再度緊閉著眼，兩手向外伸展，試圖攫取自個兒的味兒，埋首沒入小外套，深沉地吸了口氣，臉臉搓著毛巾觸感的粗操柔軟表面，這是我的一切。

睡了約略大半天，有好久，沒有這麼的舒坦過，睡眠這般的安穩，似乎也是許久前的事。擁抱著涼爽的大被被，摟的緊緊的，想要抱住些什麼，不讓他溜走，我卻迷惑了半晌。敞開了雙臂，擁有的是一切。那，敞開了心扉，擁有的又是什麼？說真的，我好好奇。深思著。坐在地板上頭，橄欖色的雙腿直挺挺的伸展於木板上，坐著就好，留白啊！我又已留下過多的空白，說我怎個填滿？就像日日春和玫瑰花，大伙兒盡說是日日春好，我偏想當個嬌豔的玫瑰，又奈我何？想到此，不自禁的發笑，頭也漸漸不痛了。起了身，揀顆金莎往嘴裡塞。

走廊上，大把大把涼涼的風從門灌入，輕盈舒適的涼爽，我喜歡這種風。踮起腳尖，踉蹌步似的蹦跳向前，笑吟吟地向陽台上的陽光道聲早安。

在浴室鏡前待上了半個小時，替自己梳了個高高整齊紮實的馬尾，一絲不苟。左顧右盼，輕晃腦袋，它晃的好高。換上輕便寬鬆的衣服，吐口氣，給鏡中自我一個沁涼的吻，別了，各自過著相同又相反的生活。

隨手拿了一包過期的可可，緩緩步下樓，不悶不熱的天氣，使我嘴角又上揚了些許。打開燒燙的電鍋蓋，待到水氣逸散，隨意揀了兩個包子饅頭，是熱呼呼的，大口大口的嚼，直直坐在椅子上，這可真滿足吶！風，是愛我的。匆忙的尋尋覓覓，找我罷？從敞開的大門竄入，別急別急，我在這兒呢。一個不用電扇的舒服秋天，可不是嗎？

替自己沖了杯可可，滾燙的熱開水瀑布似的落入馬克杯中，一點一低，燒灼著我的手臂，噢！很燙。絲滑的巧克力，濃濃地撫過味蕾，不用再多說些什麼，既沉靜又炫麗。我喜歡這般溫暖的感覺。幸福，甜滋滋地在嘴裡蔓延蕩漾。

是說有好久好久，自國三以來，從未享受這片刻的悠閒……。

新聞、報紙、信件，你們走開，我現在有約。誰？

踏出家門，奶油似的陽光抹上整條街道，像極了焦黑的白吐司上，閃著油涼的牛油。天，是暖和的，不熱。現在的太陽還沒被嚇跑，騎著車，風狂吻我的面

頰，逼出了我喜悅的淚水，其實我想要當個蛇髮女孩，髮絲隨意亂竄飄蕩，乾爽的空氣沁入心扉，欣喜若狂，睜大了雙眼，神采飛揚地燦笑著。我好愛好愛這早晨。

輕輕柔柔，如夢，如羽，如絲。

幸好我未踏上車，這會阻隔了那和我相互親吻的風，壞了我好事。

越下鐵馬。好一個向左走向右走，真氣人，再早個 10 秒鐘，一切都會不一樣。可惡！

我想要在你背後喊著，嚷嚷著，你喜歡這天，喜歡這秋，喜歡我嗎？鬚髮晃著腦袋瓜兒，嘻皮笑臉，繼續走著。各過各的，沒關西，至少我會遇見鏡中的你，你會瞧見鏡中的我。我們走反方向。哼哼呀呀的一會兒，獨自生了悶氣，雖然這壞不了好心情，你會要回來的，我要等你給我說句話，眉毛挑了半高，嘟著小嘴，瞧見了欄杆上這副醜模樣，即便抿起雙唇，尙是越走越快，頭也不回了。

嘆口氣，拿出剪半了的寶特瓶，尙未淚盡的小蠟燭，油油的黏土兒，袋子裡頭仍是堆雜七雜八的傢伙，賭了氣，「曄——。」一個聲響，毫不遲疑地，所有東西，落了地，我快樂好，嘻嘻哈哈的捧腹笑著。進進出出教室，張望樓梯，盼著，望著，你可真壞心眼，我憤恨地想著，只得不情願的繼續準備著材料。可終於阿，一群大孩子，當然裡頭有你，大刺刺地經過我們教室，急急地張望，喊著你，簡單的招呼，微笑映在我倆的嘴角，我親愛的朋友。

心中，漾起了陣陣漣漪。好心情佔據了我整顆心，揮之不去，你說怎麼辦？

走，做科展去。

評審評語：

〈這是個很棒的早晨〉從一個平常的早晨寫起，作者細膩地書寫如何慵懶地起床，在走廊上吹風，在浴室中打扮的情景，此篇文章最獨特之處在於掌握了生活的真實感，讓人得以窺見作者日常生活的點滴，也讓我們感受到寫作與生活感結合的細膩之作。這也回到散文創作的定位，到底我們會什麼要創作散文？散文和小說有何不同？這種種的提問都會指向散文與生活實感的貼近性：以真實為基礎的創作圖像。

王鈺婷

散文組佳作

王思晴〈半成熟〉

種子會開花然後結果，鳥兒學會飛行然後獨立，這是萬物成熟的方法，而每種動、植物都有自己獨特成熟長大的方法。人呢？「成年禮」嗎？還是開始變的比以前更體貼、更勇敢、更懂得珍惜，慢慢學會照顧自己和別人，然後自以為是的覺得自己真的長大了，不需要依賴了，但事實上，在很多人眼裡不過只是個「半成熟」的小大人罷了，好像沒有經過歲月的磨練，就很難成熟的感覺，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記得小時候一直期待著想要快快長大，想要比同年齡的小孩早一步踏進大人們的世界，不想再受到大人們的約束，想要搬出去住、打理自己，但總是被笑，被笑說我還只是個小孩，不管我怎麼努力的想要擺脫「小孩子」的稱號，但換來的依然是冷嘲熱諷，好像我永遠都長不大似的，的確在「半成熟」時期徬徨了許久，想努力往前再踏一步，卻下意識的縮回了兩步，也許太快長大，會讓我失去安全感、對家人與朋友們的依賴，可是就因為覺得過度依賴，才會想要趕快讓自己看起來更成熟，努力要自己脫離孩子氣、小孩般的任性，壓抑太久自人就成了反效果，反而更糟了，就像現在的我真的覺得自己的行為比以前更小孩子了，也許是發現自己越來越成熟、越來越老了，急速加速太不適應，才緊急煞車，不，是倒退了。

為什麼這麼急著想長大？對我來說，半成熟只是多添一份責任而已，照顧弟妹妹、看家、打理家務，而不是身為大人們擁有的那份「自由」，還是像往常一樣被緊緊約束著，而且「半成熟」讓我覺得這個名詞是成人在敷衍我，他們只是不承認我已經長大，快逃出他們的手掌心了的藉口，雖然身為全身充滿稚氣的小孩可以得到無限的寵愛，但兩兩比較下來，我還是比較希望能站在高處得到重視，而不是要依靠別人才能被注意到、重視到，舉例來說，和家人一起去百貨公司逛街，專櫃小姐總是百般殷切的對你喊著我看來是虛偽的「歡迎光臨」，或者在你身邊旋繞著問需要什麼之類的，等到自己一個人去百貨公司的時候，不但沒有「歡迎光臨」，還被專櫃小姐們冷眼對待，即使知道是自己能力不足，還是會一肚子火，每次我都會在心裡想說，將來一定要賺很多錢，當他們的上司好好教訓她們一番，但真的只是想想而已。

「再成熟一點好不好」這句話其實一直在我的耳邊環繞著，從親密的家人到不可或缺的朋友們，總是以這句話每天對我耳提面命的，像是我的行為舉止足以用這句話形容完畢，的確是如此，相較於同年齡，我真的該再成熟很多點，明明身為

家中的老大，卻總是跟小孩們玩在一起，甚至比他們還愛玩，這也是讓我想再成長的原因之一吧！也是因為我的愛玩，才造成我一直沒辦法像個成熟大人的原因。

多數人不喜歡「半熟」，半熟的水果吃起來不甜，半熟的花開的不美，可是長不大的小孩卻很得人疼，因為大人們總是羨慕他們的天真單純、可愛又沒心機，如果被誇獎的還只是個小毛頭，那他可能真的會開心上一陣子，但如果是個「半成熟」的小大人，可就糟了，他正極力的在「轉大人」，他想快快長大，成為真真正正成熟的大人，而非留著一身稚氣的味道，他正處於一個尷尬時段，就像灰，它不屬黑也不屬白一樣，有時候，他會聽到「不要在這樣幼稚了，你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但有時候他又聽到「這是大人的事，你不要管」，其實他們有個叫「青少年」的稱號，但其實有些人更喜歡聽大家說他已經成熟了。

「半成熟」也就是青少年階段，每個人都有經歷過，現在的大人們他們也曾處過這個令人矛盾的尷尬時期，而現在的「半成熟」青少年他們也會漸漸長大，然後各自努力變成他們心目中最完美、理想的大人，距離告別「半成熟」還有一段距離，我想當下的我，應該不是想再急速成長的時候，而是想該如何利用我的「半成熟」，讓它達到最高的效益，往後回憶起來不是只有埋怨幼稚，是該有一堆的快樂成長，如果能讓我再選擇一次，我會選擇好好過，照著原先的腳步，一步一步腳踏實地的過，不再想要更成熟或更年輕。

評審評語：

對於青春期的同學來說，現在處於非常尷尬的時期，介於成熟大人與天真孩童之間，沒有辦法定位的矛盾階段，作者特地創了一個詞語為「半成熟」，描繪出自己處於這一個階段，在成熟與幼稚之間難以拿捏的痛苦。作者最後領悟到不是想再急速成長，而是想該如何利用自己的「半成熟」，讓它達到最高的效益，也回應文章開頭所陳述的「每種動、植物都有自己獨特成熟長大的方法」。這篇文章的論點獨特，也貼切地從自己的生命階段出發，但是比較接近議論文的形式，有論點的說明，但是如何適當地納入自己的生命經驗作為輔助，來顯現作者的情感色澤與文學意境，這是要進一步思索之處。

王鈺婷

散文組佳作

陳俞靜〈海〉

我細細的品嚐，深深的讀它的放縱；慢慢的咀嚼，透徹的讀它的豪邁。那水花、那海波以無數嫵媚動人的姿態，欣然的在我的面前毫無隱藏的跳舞著。

我常常一個人去海邊，留戀並膠附在大海無垠的懷抱，在滾滾的浪濤聲中，我獨自坐在沙灘上冥思。在特別的環境、難得的安靜，我擁抱著大海，享受著這得來不易的靜謐，此刻我的心靈與大海和在一起並合而為一，沒有束縛，沒有喧囂，有的是放鬆與恣意。

沙灘是一張安適的大床，海聲是動人的音樂盒，海風是媽媽溫柔的雙手；我坦露著胸懷，赤著雙腳，享受著這心靈的饗宴。平日的怒氣、生活的無奈、現實的壓力、社會的茶毒、課業的摧殘，逐漸消失殆盡，讓緊繃的我頓時放鬆不少。澎湃激昂的大浪、潮汐的斑痕、水面的倒影、破曉的黎明、餘暉的彩霞，似真似假、似實似虛、似夢似真，無須辨析，無須探討，這一切的一切足以解釋，亦足以說其真理。

波之光，潮之光，流水之光，這許許多多在我眼簾閃耀著光芒，我們不得不讚嘆造物主的神奇魔力。是酸是甜是苦是辣，轉瞬間灰飛煙滅，我們在大海面前丟掉矯揉造作的外衣，取而代之的是無窮無盡的昇華。在火紅的日暉下，海面被鍍上一層金黃色的透明薄紗，許多小精靈在上面跳舞並歌吟著人世間最美妙的動人旋律。無垠無涯的碧空下，充滿著希望與生機，在微風的吹拂下，散播給千千世界裡的芸芸眾生。那自然，那和諧，無須外求，只需心領神會。

我愛好自由，愛好冒險，就像乘風破浪的航海者，他們解開束縛的繩索，揚起風帆，擇其所愛，愛其所擇，就算是大浪也無法吞噬他們愛自由的心，狂風也無法抹去他們愛冒險的心。在不可預知的下一秒，隨時可能有狂風暴浪，但航海者依舊站在船槳旁堅守他的崗位，他們從中活出生命的價值並了解其真諦，在一次次的狂瀾中力挽著尊嚴，以及那顆不想服輸征服大海的心。

海詭譎多變、風雲莫測，面對大海時而奔放熱情，時而澎湃激昂；時而絢爛美麗、時而嫵媚動人，認為掌控全世界的人類，在大海面前才發現自己的渺小。有些人、事、物無法在我們的預料之中，只是偶然發生罷了，因為存在的本身沒有偶然，更無永恆可言。海的變化永遠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它可以給你所沒辦法擁有的，不要憂懼未來，放眼望去盡是滿眼的藍意盎然，藍天白雲、烈日驕陽，

多清新明亮的世界啊！真感謝蒼天讓我還擁有今日，可以和大海有了最深的談話，最親密的接觸。

相較於山，海是自由遼闊多了，存在於地球上的海洋是獨一無二、無法取代的，這個事實不容置喙，讓我們由然心生敬意。山的高度比不上海的深度，山的寬度比不上海的遼闊，在台灣爬過千千萬萬的名山大岳，它猙獰的臉龐，崎嶇的道路，都無法打倒我的雄心壯志。但是大海的詭譎多變卻輕而易舉的撕毀淹滅大岳，這種無法用言語形容的力量，是你我都無法不愛上它。

美麗又多情的大海！岸上那鬥爭使我毫不遲疑的奔向你的懷抱裡，因為在岸上的世界裡，敗者的身分就是包袱，因此我捨不得閉起眼睛，畢竟這是人世間最珍貴的畫面，這情這意已經多次慰藉我空虛的心靈。夕陽映照，紅霞滿天，星光點點，船隻一個個的回航，浪緣以其永恆不變的姿態，烙下記痕。這美好的畫面滿滿地佔據我的視線、我的胸懷，將持久的在我內心深處不斷閃耀著最燦爛的光采。

海的風光明媚、溫柔多情……多到說不清，數不明。只有憂慮百百結、失意千千結、惆悵萬萬結的人們無法參透其中，這真是虛度此生啊！「是非成敗轉成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海鷗雖不知何謂成何謂敗，但它們展翅高飛，吸收了大海的靈氣，並恣意放逐其中。

陸地奇人異事很多，大海裡新奇的事物也不少，放下世俗的羈絆，重新用心去體會事物的美好，並多以肌膚和大海接觸。海邊的許多景致，就像是逝去的美好時光，值得你我細細品味，此時此刻的我正在撿拾記憶與生命的最佳時刻。

評審評語：

景色書寫一直以來都是抒情美文書寫的大宗，〈海〉就是一篇雋永的作品，文字清新而流暢，描繪出海自由遼闊、美麗多情、多姿多采，也在文末融入個人的哲思與體會。然而作者功力極佳的文筆與寫景能力外，建議作者如何在抽象美化的海景描繪之外，更具體化書寫的對象，比如說到底這樣的海位居何處？有何具體的人文風情與地理景觀？除了唯美抒情的海景之外，還有什麼真實的海洋敘事？這樣會使文章「幻想之海」跳脫，而有更真實的輪廓。

王鈺婷

小說組二獎

丘宛玄〈而語〉

《電子腦語式記憶》 WEDNESDAY

白色。四周是一片潔淨的白。

爲什麼……是一片白呢？好白，好刺眼……

突然間，像是有什麼東西刺激了那片純白，漸漸地，它轉爲深黑色。

睜開眼，我茫然地瞪著頭上那圓圓的，亮晶晶的東西。那是什麼？我不知道，在我腦海中只是一片空白，找不到任何的字彙足以形容它，只能說，那是一個大圓裡面還有許多個會發出光亮的小圓，那些小圓很規律的排成一個圓的形狀。

我坐起身，卻在下一秒愣住了。我的前方，有個四方形，大大的東西，它還會反光。裡面有個……那種東西到底該怎麼形容呢？但是，我看見那東西和我的眼睛裡透著同樣的傻愣。

我緩緩舉起我在左邊的軀體，不知道這該用什麼名詞來形容這軀體的名字，我的腦袋仍一片空白。同時，我看見在那大大長長的東西裡頭的東西也跟著舉起和我同方向的軀體。

茫茫然的低下頭，看見自己這個身體，應該是平滑的胸膛居然隆起了兩團肉。「女性的胸部」，這個名詞很突然地跳進我腦海，用跳字也不爲過，這個名詞確實是如同投石一般忽然跳入水中的。

繼續打量著自己的這個身體，我發覺我的身體是赤裸的，接著我突然覺得好像有點不對勁，又一個名詞突然冒出來——「衣服」。啊，我就是少了那種東西吧？那種可以禦寒、可以遮掩自己身體、可以很厚、可以很薄的拼布。

接著我發覺我的身體上插滿了許許多多長長的、細細的線，我又迷惘了，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啊？

抬起頭瞪著我前方那個長長的，四方的，還有光澤的東西。我仍然不清楚那究竟是什麼。

突然，一連串的問題湧現，就好像憋了很久，現在卻一擁而上的感覺。我是什麼？這裡是哪裡？我爲什麼會在這裡？爲什麼我的腦子這麼空盪？我到底是什麼東西？

「嗨。」一個嗓音忽然響起，在我背後。

我被嚇了一跳，本能的反應就是馬上轉頭，接著我看到了另一樣「東西」。因爲實在不知該如何稱呼這個東西。

直覺性的，我連炮似的開口就問。「你……是什麼？我又是……什麼……東西？這……這裡是哪裡？我爲什麼會……在這種地……方？」雖然我想順暢的把話講完，但我發覺我的喉嚨像是乾涸了好幾世紀，聲音異常沙啞。

那東西似乎在笑，我的頭腦告訴我，那東西現在就是在笑，這個舉動就稱為「笑」。然後那東西輕輕地開口了：「別急，妳的聲音還很乾澀。我的學名叫做人類；而妳也是人類的一種。這裡是妳的家，妳會在這裡是因為這裡是妳的家。」

「人……類？家？」我疑惑著，我確定我從來沒聽過這種名詞。

「是的。」人類說。「但我們不會稱呼同類作人類，我們喚對方的名字。」人類臉上的笑容令我覺得好溫暖。

「我的名字就叫做玄木，妳也可以稱我為父親。」人類，應該說是玄木，他伸出他右邊的軀體拍拍我的頭。「妳的名字叫做而語。」

「而……語？」我細細咀嚼著這個陌生的人類名字。接著我後抬起頭，想要再多問這個叫玄木的人類一些事情。

「玄……木……」正當我開口時，玄木舉起手要我停止說話，他開口說道：「稱呼我為父親吧。」

我不明白，既然這個人類告訴我他的名字是玄木，為什麼又要我稱呼他為父親？難道稱呼玄木不可以嗎？父親又是什麼？

我真的亂了。但是我仍順從的用我還有些沙啞的嗓子喊他父親，「父……親……」

但下一秒我又怔了，我不知該問些什麼，該從何問起。我看著眼前這位自稱是人類且名作玄木的人，我發覺他身上穿的拼布（其實該說是衣服才對）是白色的，好白好白。那拼布的下擺長還遮蔽了他的下半部軀體。

才說不到幾句話，我便感到腦筋一片空白，但有股慾望，回到原本的那片純白，遠離這些詭異的疑問。眼前的一切都好陌生，入目所及的全都是我不了解的東西，現在我連一點探究的興味都沒有。

玄木忽然溫柔地開口，「而語，我知道妳有一籟筐的疑問，但現在還不是問這些問題的好時機，妳一定不知道妳前方那個是什麼吧？」他伸手指向那個四方形、長長的、有光澤、裡面還會有東西的東西。

我點點頭。我注意到鏡子裡的那東西也跟我一樣點了點頭。

玄木微一微笑，「這也是正常的。晚點妳就會知道那是什麼了。現在……」

「現在妳只要好好睡一覺，好好睡一覺就夠了。」他笑的如春陽般和煦。

忽然聽見一聲響亮的「喀」，在我還來不及發出任何疑惑的單音時，便感覺到自己正墜入無邊的黑暗之中，伴隨著一份莫名……

《電子腦語式記憶》THURSDAY

啾。

因為輕輕的一個聲響，我連忙驚醒。

接著我看清了位於我的頭頂上方的東西，是一個大圓型，裡面還有許多的小圓，而且還會發出光亮。我驀然想起這是什麼，因為昨天剛清醒時也有看見。但

與昨天有異的，我驚訝地發現我居然知道我頭上的這個東西的名稱——「手術燈」。

我嚇得趕緊坐起，心頭沒來由地升起另一股莫名的懼意。沒想到下一個映入我眼簾的，跟昨天一樣，那個長長的四邊形的東西。「鏡子」——一個聲音彷彿正對著我說。原來那個奇怪的東西叫做鏡子，我突然間了解了它的意義與用途，腦袋裡彷彿有股聲音告訴著我這是什麼，原來這就是鏡子。

我打量著自己的左手，忽然想起我昨天居然可笑地喚它為「左邊的軀體」。接著我發覺我的身上穿了一件衣服（奇怪，我的居然不是先聯想到拼布），那是一件連身長裙，是白色的，跟腦海中的白色、跟父親身上衣服的白色是一樣的，那樣的純潔美好。

我也注意到了我的身上沒有昨天的那些管線。下一刻，我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從剛剛我清醒以後，眼前見到的任何事物我都能明白了解，唯獨……唯獨這個，管線！

昨天還插滿我的身體，細細又長長的管線，那到底是什麼？我發覺我根本不知道，這是目前為止，我唯一不清楚的東西。但那到底是什麼？我在心底問著自己，但這次沒有聲音跳出來回答我。

我繼續著打量著這個房間內的任何東西，發覺到昨天原本我不懂的事物，竟然在一夜之間就全部都會了！這是為什麼？究竟是為什麼？！心頭那股揮之不去的恐懼似乎有加深的意思。我感覺到一切都不太對勁。

「喀」的一聲，玄木，也就是父親，推開這個房間的門走了進來。

我求救般的看著他，想要翻身下床，卻在腳著地後發覺力不從心，我的雙腳竟然無法直直的站在地面上，反而一直發著抖，就好像它從來沒有站立過似般。

「父……親！」我感覺到我的語氣裡透露著無助。

父親突然露出微笑。

我忽然發覺我剛剛竟然不要是想稱父親為玄木，反而想也不想的就喚了他父親，而且也不覺得有哪裡不妥，好像……直接稱呼父親的名子玄木是一種極不對的舉動。我對自己的轉變感到很奇怪，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

「怎麼樣？對於妳目前的一些感覺適應還良好嗎？」父親微笑問道。

我極為想要對父親說：不好，我對於目前的感覺感到非常的糟糕！

但，你們聽——「不會，還好。」

這句話真的是從我口中說出來的嗎？我想我的眸子裡除了驚訝外應該沒有其他情緒了。

父親似乎看見了我的驚訝，但沒有多為我做說明，只是微笑著。

前所未有的驚惶。或許這麼多有點兒太過誇張了，畢竟自我有記憶以來也才不過二天，其中更有一大部分時間都是昏昏沉沉的沒有記憶呢。

接著父親走近我，扶著我的手臂，下一秒，我又坐回了床上。

我看著父親，戰戰兢兢地開口：「父親，我想要請問您……為什麼……為什麼我才一覺醒來，就發覺我昨天還不懂的事情，今天卻又全都明白了！？為什

麼？」我意識到我用了「請」和「您」這兩個敬語，但是……我在昨天連敬語是哪個時代的東西都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卻會用？

相較於我的驚惶，父親卻是泰然自若，彷彿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一般，他輕輕的拍拍我的頭，憐惜似地說道：「可憐的而語，妳一定受到了驚嚇吧？不過別害怕，這是正常的，親愛的孩子，這是正常的。」父親垂下眼，撫摸著我的臉頰，「但是妳必須適應這種感覺，因為未來會經常發生這種情形。」

我看見父親笑得慈祥，但他的安慰仍然令我很不安，我希望以後可以不要有這種經驗，「父親，一定要這樣嗎？我一定要再經歷這種感覺嗎？明明就是毫無印象的東西啊，為什麼我卻得要會？」我感覺到非常地低落。

父親依然是輕輕地說著話，「而語，親愛的孩子，別擔心，這些東西並不全是壞的，只是在妳接收的時候會有些抗拒而已，別害怕，這不會害你的。」父親的低喃話語就好像具有魔力的催眠音調，我突然覺得好疲倦好疲倦。可我不想才清醒一下子又回到無意識，我還有許多事情想問父親啊。

「而語，妳消耗太多精力了，現在妳就先睡一下吧……睡吧，我的孩子。」在我半撐著眼的時候，看見的就是父親慈祥的臉龐，我突然有種安心的感覺了……有父親在。

《電子腦語式記憶》FRIDAY

又是一天的清醒。

望著窗外的魚肚白，我環視著這兩天以來，沒什麼變動的房間。

父親突然戲劇性地出現在我的床鋪後方，我這才發覺，原來我身下這張白色的床其實是擺在整個房間的中央，而非靠著牆壁。

父親微笑地看著我，我想，我已經開始有一點點熟悉父親這個微笑了。「早安，而語。」父親那溫柔的聲音讓我彷彿沉浸在暖陽中。

「早。」我也開始嘗試著對父親微笑。

「要不要試著站起身走路呢？妳總不能這樣一直賴在這張床上吧？」父親半開玩笑似地說。

「好的。」我開始發覺，我——沒辦法拒絕父親。

於是我用雙手扶著床沿，輕輕地將雙腳擺放到冰涼的地板上，再慢慢地將整個身體的重心從手轉到腳上。

「不錯。」父親適時的給了我鼓勵。

我感覺到腳有些發抖，額頭上也緩緩冒出冷汗，但是這和昨天我急迫地起身，卻發現腿抖得厲害的情形時比起來，已經好太多了。

我緩緩地將手從床沿上移開，天知道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的腳依然在發抖，而我怕一旦我的手放開後，會因重心不穩而跌倒。

但我成功地放開床沿了，雙手揮舞著，試著平衡住自己還有些顫抖的身體。

最後我終於站直了。

我開心地看向父親，「父親，你看！我成功了！」我快樂的想和父親分享我的心情。而父親毫不吝嗇地給予我一個微笑。

接著他牽起我的手，「而語，我帶你去看看你的新房間吧。」

新房間？「可是這裡不就是我的房間？」我不明白。

「不，怎麼會呢？」父親笑著搖頭，「這種地方才不會是而語的房間呢！妳只是暫時待在這裡而已。」

我點點頭。接著在出房門的那剎那，我看見的這接房間的門外標示——「實驗室」。我瞪著那塊標示，努力在腦中思索它的意思，卻發覺繼那一堆長管線後，我又多了一項我不明白的辭彙——實驗室。

「父親，父親。」我喊住父親，疑惑地問他，「實驗室是什麼？為什麼您說它不是我的房間呢？」

彷彿看見父親眼底閃過一絲小小的驚慌，但那卻是一閃而逝，快得讓我分辨不清那真正的涵意，「實驗室啊？……它就是會帶給你知識的地方。」

走出「實驗室」以後，外頭是幾乎看不見盡頭的長廊，這是我第一次走出那個房間。突然，好想要跑離父親身邊，努力去探究長廊的盡頭有什麼。但是我知我不會這麼做。

父親引領我往長廊那端走著，我好奇的張望著四周的任何事物，我看見牆上的許多幅油畫——映入我眼簾後又消失；也看見一些長相奇特的石膏像或色彩鮮豔的花瓶被放在玻璃箱內存放著，我感覺到自己的心情如浪花拍打著岩石般正高昂著。

接著我們走到了一列樓梯上方，一開始，我自然不知道這些一格格的東西就叫樓梯，這個名詞也是突然間撞近我腦中的，而且……我發覺自己漸漸地習慣這種「知識」的出現方式了。

父親率先步下樓梯，我也趕緊跟上。我打量著樓梯的扶手，看著它縷空的雕刻，一瞬間我發覺我竟然有股衝動，想要看見失去那漂亮裝飾的扶手會是什麼樣。就在我發愣的當兒，父親早已快步走到樓梯下方，他朝依然在上頭的我大喊，「怎麼了，而語？」

我猛然回神。趕緊對父親道聲歉，接著我大力地甩著頭，然後踏著仍有些不穩的步伐下樓梯。

下樓梯後，一個左轉彎，一扇高雅別緻的木製大門赫然出現在我們眼前。我讚嘆著這扇門的美好，雕刻師用了一扇門上的整整兩塊木板的大面積，刻上了一條栩栩如生的龍。父親推開了那扇大門，豪華氣派的大房間漸漸在我眼中敞開。我至今（雖然才三天而已）從沒見過這麼美麗的房间，最搶眼的就是那張寬大的圓形床鋪，看起來膨鬆柔軟的床墊，令人想撲向前跳上一番，床鋪旁的幾步之遠便是一扇大落地窗，窗緣上方垂掛著深紅色布幔。我不禁幻想起來，若是早晨剛起床時，在窗邊看著霧氣未散且和著陽光的景緻，一定很美。

我的視線又繞著這房間打轉了一圈，看見了頂到天花板的衣櫃、黑色的梳妝

台、黑色的長行方桌椅，最後落在半透明的浴室門前。

「喜歡嗎？」父親又問了一句相同的話。

我再度點著頭，臉上漾開了微笑。

父親直勾勾地盯著我的笑容，臉上有一瞬間的驚訝，接著他臉上溫和的微笑代替了那絲震驚，「妳應該多笑一些，妳的笑容很美。」

我知道父親在讚美我，我開心的低下頭，臉上依然笑著，我的腦袋告訴我，我這樣就叫做「害羞」。

「以後這裡就是妳的房間，要好好珍惜。」父親的聲音響起。

「好。」我一定會好好珍惜的。

我走到那張大床前，伸出一隻手摸了摸床墊的觸感，發覺這張床比想像中看見的還要柔軟，我不禁坐到床上，試著床的彈性。

我正想要說出一些讚美的話時，一陣睡意卻朝我撲來，我忍不住打了一個呵欠。

「累了？那就好好睡吧。妳現在的清醒時間還很短，以後就會慢慢的變長了。」父親的聲音的嗓音似乎越來越遠，可是我沒有聽見父親離去的腳步聲啊？

漸漸地……我感覺到意識模糊了起來。迎接我的，是深不可測的黑暗。

《電子腦語式記憶》SATURDAY

緩緩轉醒，映入眼簾的是新房間的天花板。我懶懶地坐直了身體。

走到那扇落地窗前，我看著窗外，想著接下來該做什麼。窗戶外頭可以看見這個家的外圍築了一圈圍牆，有些部份以欄杆代替了厚實的牆壁。

然後我看見圍牆外站著一個人，一個男孩，他正抬頭看著我所處這這棟建築。我忽然感到有些焦躁，沒有太多想法，下一秒我衝出房門。

憑著昨天的印象找到樓梯，我急迫地飛奔下樓——腦袋中有個訊息告訴我，樓梯是可以從樓上通到樓下的——因為沒有來過一樓，我便胡亂地打開一道最近的門，希望運氣夠好，我感覺到自己屏著氣。

門開了。

那個大男孩就站在我面前。站在欄杆外。就在兩公尺外。

他有著一頭服貼的短髮，端正的五官，穿著藍色夾克和牛仔褲。他見到我，對我微一微笑。我有些緊張地走上前去。

「嗨，你就是這棟房子裡的人嗎？」他指指我身後的樓房。他的聲音低低的，就像父親那樣，卻又透著一股父親沒有的活力。

「……嗯。」我帶著好奇凝視著他。這還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父親以外的人。

「我叫做藍羅，妳叫什麼名字呢？」他舉起手，然後一頓，接著又笑著將他的手伸入欄杆縫隙裡，我伸手可及的地方。

我突然明白他這是要握手。這個訊息跳入腦海。

「我……」看著他的手，比我的略大一些，有些厚實，指甲厚厚扁扁的，和父親的比起來又似乎不大一樣，我想像著它的觸感，卻沒碰他的手。「我叫而語。」話剛出口，腦海裡突然冒出「噉咯、噉咯、噉咯」的奇怪聲音，我疑惑地抬頭看著大個大男孩，卻發現那聲音忽然變的極大，原本純粹的單音節也變得像是收音機那樣吵雜，令我感到不安，我閉上眼抱住了頭。

「而語，而語？妳怎麼了？」

不要吵我，我……

他的手碰到我的頭。我立刻跳起來，並退了一步，困難地抬眼看著他，那聲音仍揮之不去，就好像是整個人浸泡在游泳池大的果凍裡，想走卻發現四肢難以動彈，只能被淹沒。

「而語？」他伸長著手臂很想碰碰我，彷彿只要我拉住他的手便會沒事。

那聲音真的好吵。我受不了。我把右手從頭上緩緩放下，右手映入眼簾時我發現它正在發抖，我不明白為什麼。但下一秒，我碰到了藍羅的手。

那擾人的噪音突然緩和下來。彷彿溺水者抓到浮木那般，我似乎得到力量，於是我另一隻手也緊緊握覆上他的手。

「而語？你的手好冰啊。」

藍羅的手散發著醉人的溫度。

是了，這一刻，我清楚的感受到了，「砰咚」，這是心跳。

「砰咚」，這是藍羅的心跳。

「砰咚」，啊，這是溫熱的，散發著熱源的，不就是所謂的生命嗎！

「而語？」隱約聽見藍羅的噪音，從很遠的地方。

「砰咚」，他的血液在血管裡緩緩奔動著，像一群孩子手拉著首跳舞著，他們就在我手裡呢。一股喜悅莫名的衝上我的嘴角，我不知道我怎麼了，但是我好快樂。

「砰咚」，啊，孩子，好想看看你們……看看你們是怎麼能縮在這麼小的地方長大呢？你們……

「啊——！」耳邊傳來藍羅的奇怪聲音。

他怎麼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發出這麼奇怪的聲音，我只看看這群孩子是不是出現了。

一條鮮紅爬上了我手腕，然後是兩條、三條……我睜大了眼，就是了，是孩子們呢！他們散發著溫暖，有活力的在我的手上轉圈圈呢！

我開心的抬頭看向藍羅，想與他分享這份雀躍，卻發現他臉色慘白的坐在地上。

孩子們跑上了他的褲子，也在他的夾克上留下痕跡，臉上也有幾個孩子貪玩地票上去了，到處都是鮮豔的暗紅色。

「藍羅，你怎麼了？」爲了能平行地看著他的眼睛，我蹲下來擔心地問道。

「怪物……」他的眼神漂移著，就是沒看我，嘴巴張的開開的。

孩子一直從他的手內跑出來，我憐惜地看著他們，真不知道他們被關在藍羅手裡

面多久了。

藍羅忽然有了動作，他艱難地起身，緩緩往旁邊走去。

「藍羅！」我嚇了一跳，想要他停下。他會帶著那群孩子一起離開我嗎？他卻沒聽見似的不肯看我一眼。

「藍羅！」我急了。

「噤咯、噤咯」的聲音彷彿又回來了，越來越大聲……

沒來得及反應我下一秒的動作，只是我回神時，發現藍羅倒在地上，吐出的氣是奄奄一息。

「藍羅？」

藍羅沒有回應我。我也沒心思理解他究竟怎麼了。

孩子佈滿了他的身體，有些排成蛇扭曲的形狀，有些如同爆炸的形狀停泊在某些部位，我沒想到藍羅身上竟然有如此多的孩子。

我感覺我正在微笑。雖然有些疑惑藍羅為何不再理我，但對於這些孩子能夠自由，我非常快樂。

我碰著藍羅的嘴，那裡有一群孩子正在玩耍。

下一刻我卻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

孩子們變得有些僵硬。

他們成群地縮在一起，然後如同雕像靜止不動，是想睡覺了嗎？我有些氣惱地點著他們，想要他們別打瞌睡，快起來玩。

他們卻連溫度都漸漸失去。

我慌了，你們怎麼了？別這樣啊，別開玩笑了，剛剛不是還很有活力的跑跳嗎？

我渴望地盯著我的手，最初孩子們經過的地方。

卻他們他們也都睡著了，變的硬梆梆，失去了溫度。

藍羅也睡著了般，動都不動一下。

我失望地撇撇嘴，就坐在藍羅身邊，等著孩子們醒來。

◎

「而語！」一陣嘶吼帶著怒氣尖銳地送進我的耳膜中。

我猛然抬頭，抹了抹眼睛，才發現自己就這麼躺在藍羅身邊睡著了。

叫著我的人是我父親，他難以置信地看著正在睡覺的藍羅，又瞪著我。父親臉上掛著明顯的怒意，先前的從容不迫都不見了。我有些害怕，過去從沒看過這種表情的父親。

父親快步走進。「而語，告訴我，妳剛剛做了什麼？」父親盯著藍羅好一會兒，然後拉著我起身，我瞥見他的額角冒出了汗水。

我小心翼翼地看著他，發現他詢問時的語氣比較平和了，便拉起嘴角說著，

「父親，這個人叫做藍羅，但他剛剛睡著了。我發現他的身體裡面啊，藏了好多的小孩子哦，所以我才試試看能不能讓這些小孩子出來，結果……」，我指指藍羅失去手掌的右手，「藍羅的手斷掉以後，那些小孩子就全都跑……」出來了。

話還沒說完，我就感覺到一陣黑暗非常快速的朝我襲捲而來，在我來不及向父親呼救時，便徹底失去意識了。

《玄木的日記》

2050/7/17

原本以為創下了科學史上的新歷史，卻沒想到是個如同科學怪人的東西。她很漂亮，有著一頭雪白的長髮，皮膚也如同 17 歲少女般雪嫩，聲音輕柔的更是令我滿意。我大半輩子都投注在這個研究上了，所以她第一次轉醒時，我是多麼感動。

但我太大意了，原本排定五日內做好程式檢查，卻因為太過放心而讓她有和別人接觸的機會，沒想到意外就發生了。什麼孩子，那可是血啊，是個活生生的人！忽略了而語有力大無窮的空間，那鐵做的欄杆被凹成了可以讓她通過的缺口，想必事情就是這麼發生的吧。我未盡到一個科學者的身分管好她，一切都是我的錯，讀完電子腦記憶後，我想……就讓而語的軀體沉睡吧，讓她活在快樂與夢裡就好了……該承擔過錯的是讓她誕生的我……

評審評語：

這篇小說從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寫起，故事一樣聚焦在女性的一生，藉由一個小女孩長大的過程，看家庭經濟的起起落落，因為爸爸賭博的緣故，家裡的客廳後來變空了，因為電視機什麼的一樣一樣被變賣了。後來父親過世，一家人並沒有因此倒下，因為媽媽在多年前就接受鄰居阿婆的建議，和女兒們一起偷偷把私房錢藏在天花板上。這裡算是一種女性的力量。

張俐璇

小說組三獎

陳映汝〈空客廳〉

阿芬看著空蕩蕩的客廳，她不知道她有一個這麼厲害的老爸。

第一篇

午後蟬聲加上風鈴聲已經夠令人愜意的了，突然又幽幽的加進來一首望春風的鋼琴聲。那時是民國 65 年，楊淑絹 7 歲，她稚嫩的小手正放在鋼琴勝輕鬆愉悅的滑動著，當時家裡有鋼琴的人家非常少。阿絹很喜歡她的房間，傭人幫她布置得小而精美，她和她姐姐一起住，房間裡有一台中古鋼琴，鋼琴旁邊有兩個小書桌，書桌上都是一些布娃娃和書，阿絹的桌上更是有許多鋼琴譜，在書桌旁有一個大衣櫥，阿絹最喜歡和他姐姐躲在裡面說悄悄話，邊聞著衣櫥裡特殊的霉味，她很喜歡和她的姐姐一起做這些事。鋼琴聲猛然被一聲急促的喊叫聲打斷。

「阿絹！快來幫媽媽顧店阿！暑假到了，大家都趁現在來買衣服啦！」

她是阿絹的姐姐，楊淑芬，大阿絹兩歲，清秀的臉龐藏不住暑假想出去玩的那種純真，卻要待在家裡幫爸爸看店，臉上那副又厚又重的大眼鏡幾乎遮住她半張臉，卻多了分認真孩子的味道。

「好啦！」阿絹心不甘情不願的丟下望春風跑到距離她房間有約五十步距離的大賣場。

阿絹長得很可愛，相較於她姐姐眼前的那副醜陋的眼鏡，阿絹不但沒有戴，眼睛還水亮動人，眼神中散發出台南人的堅毅和嘉義人的樸實，渾身有著小公主的氣質，但是沒有驕傲的成分，髮長及肩，還有頭髮用力一甩就能滑動到天際的那種滑順，稚氣的臉蛋上，不看清楚一點，還看不到她那小小的倔強和獨立呢！

大賣場很吵，人很多，兩姐妹熟稔的穿越過互搶衣服的婆婆媽媽們，他們毫不猶豫的往某個方向走去。

「阿芬阿，你帶阿絹去顧著那一攤，那一攤的阿姨們搶得很厲害，不要讓他們把衣服搶破了阿！」

講話的是一位年輕的媽媽，眉目之間掛著幾顆緊張忙碌的汗，眉毛細而秀，嘴巴小而柔、眼神銳而不刺，在那個年代已經是四個孩子的媽算是個大美人了，她邊收錢邊交代阿芬如何把自己的妹妹按奈好。

阿芬牽著阿絹，這位穿著華麗粉紅蓬蓬裙的小妹妹，是那麼懵懂無知，她不知道這一攤一攤放在距離他有鋼琴的房間五十步距離的大賣場的衣服能帶給她

多美好的人生，她身上穿的蓬蓬裙價值 500 塊，在那個麵包一個只要 10 塊錢的年代裡。

阿芬帶著阿絹走到媽媽指定的這一攤，她坐上那邊的叫賣椅，認真的盯著每一個客人看。這時一位頭髮茂密，在臉上一樣和她媽媽流著許多汗的男子出現在他們兩姐妹面前。這位男子頭髮很多、鬍子更多，阿文每天要刮一次鬍子不然鬍子就會以跑百米的速度不停長出來，身上有著煙草淡淡的臭味，眼睛炯炯有神，整體看起來就是個聰明的生意人，手臂強壯，偶爾爆出幾條青筋，那是在搬動貨物的時候。

「爸爸!你剛剛去哪裡了阿?」阿絹顯然看到她爸爸很开心。

「爸爸剛到你姑姑那去批貨，我現在才回來，你們顧著一下阿!」阿文說完就走到他老婆身邊幫著叫賣。

「阿姐，」阿娟歪著頭問「你每個暑假都要在這邊幫爸爸媽媽喔?」

「還不只這個暑假呢!幾乎是每天只要客人一多，我們家請的員工太少，媽媽就會要我來幫忙。」

阿絹出生在台南，因為她總共有三個姑姑住在台南，所以一出生就先給姑姑們帶，不過阿文到了玉里創業，他負責賣衣服，而他的姐妹就在台南開了一家縫紉店，負責做衣服。阿絹到了四、五歲才被阿文接去玉里住。而這個大賣場讓楊家人過著很好的生活。

「阿姐，我想去找阿福。」阿絹在他們顧了那一攤快兩個小時之後問阿芬。

阿絹有兩個弟弟，叫朝全和朝鈞，但是現在還很小，所已在家裡被傭人哄著。

「好吧，反正人也變少了，媽媽應該顧得來，我去跟她說一聲我們就走。」阿絹看著她姐姐的背影，在她知識不多的腦袋裡突然覺得好險她是在台南，不是在這裡，不然她連彈鋼琴的時間都沒有了。

阿絹的鋼琴是在去年暑假買的，那時候她每天都跟她最好的玉里小學同學玉美一起走回家，當時他們就常常經過一家樂器行，阿絹雖然表面上在跟玉美聊天，但是眼睛都常常飄向裡面那台鋼琴。

「嘿!今天阿凱又跟你說了什麼?」玉美不擔心阿絹會對她生氣，平常如果有人問阿凱喜歡阿絹的事，阿絹一定破口大罵，但是玉美實在跟阿絹太好了。

「噢…她今天寫了一張紙條給我…」阿絹果然沒生氣。

「她不是每天都寫紙條給你嗎?這有什麼好奇怪的?」玉美插嘴。

「你先讓我講完嘛!」阿絹其實一點都不想講阿凱的事，因為她根本不喜歡他，她的眼睛拼命飄向樂器行的鋼琴，然後自以為玉美不會看到。

「淑絹，你喜歡那台鋼琴喔?」玉美突然對阿絹說道。

「噢!被你發現了，」阿絹尷尬的吐了吐舌頭「我想學鋼琴。」

「那你就去學阿!你會了之後再來教我。阿凱說不定會更喜歡你，哈哈!」阿絹總覺得玉美的笑聲是全世界最可以讓她開心的聲音。

「好哇!我今天回家就問我媽媽。」阿絹腦中突然浮現她媽媽毫不猶豫說好的樂觀畫面。

就在跟五個員工兩個傭人和阿芬阿文和媽媽吃過飯後，阿絹問她媽媽：

「阿母，我可以學鋼琴嗎？」

「學那個要幹嘛？」顯然情況不像當初阿絹想的那麼順利。

「我可以彈琴給你們聽阿！」阿絹不死心。

「那這樣我們家不是也要買一台鋼琴？」媽媽突然眉頭深鎖。

「噢！阿母！讓我學鋼琴嘛！」阿絹採取撒嬌攻勢。

媽媽看了正在看報紙的阿文一眼，阿文吸了一口煙說話了：

「就讓她去學吧！反正最近生意那麼好，又是暑假，就讓她去學點東西也好！

你說是不是麗珠？」

麗珠轉過頭跟阿絹講：「你要學可以，你就要認真學，我只給你在暑假學，開學之後就專心讀書，知道嗎？」

阿絹知道她媽媽非常重視成績，管教他們也管得很嚴厲，所以這些話她聽多了，她連忙說好。

阿絹也很爭氣，她被鋼琴班的老師挑中，上台表演，那天穿的禮服和皮鞋行頭將近 1000 元。

阿絹和阿芬一起跑到傭人的房間，她們兩個逗著阿福和阿全，直到媽媽叫他們吃晚飯。

可以每天都吃完一頓豐盛的晚餐，阿芬和阿絹不知道玉里小鎮的人民沒有他們那麼好過。那個時候大家普遍過著貧窮的日子。那時候的廁所還是茅坑，每次上廁所都要再外面先深吸一口氣才不會被裡面的臭氣薰倒的。不過在阿絹他們家，已經有沖水馬桶了。家裡的傭人、員工來來去去，爸爸媽媽忙著批貨、叫賣，在那條小街上，這間大賣場是鎮民們最常來光顧的、生意最好的，因為阿文知道大家窮，所以每件衣服都便宜賣，讓大家撿便宜。但是也因為這樣，阿絹和阿芬還有阿福和阿全都不是他們親手帶大的，不是給傭人就是給他們的姑姑，他們夫妻倆實在太忙太會賺錢了，麗珠有時候在過年的時候因為忙不過來，根本沒時間抽身上去上廁所而病倒了一段時間。阿絹和阿芬知道，爸媽很忙，所以什麼事都不會麻煩爸媽，非常獨立。而麗珠怕疏忽他們以致於他們學壞，所以對於學業和品德就要求得非常嚴格。

阿絹 13 歲時被當時 10 歲的阿全載著一起去玩，但是阿絹不知道腳踏車的輪子會傷人，所以就沒有太注意輪子的轉動，以致於腳去碰到輪子被急速轉動中的輪子絞進去，當場血流如注，阿絹一個 13 歲的小女孩看到大量的出血不但沒有驚聲尖叫，還異常冷靜的先幫自己止血，她不敢告訴媽媽，一個是因為怕被罵，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媽媽根本沒空理他們。阿絹這種不怕血的行為鼓勵她到護校就讀。

第二篇

阿絹在國中畢業後就獨自一個人南下到屏東念護校，她很快就適應了自己一個人打理一切，也交到許多未來的優秀護士朋友，在這段期間，阿絹體驗到了被愛的感覺，從家裡沒有人管她，到現在朋友、老師都關心呵護她，她在屏東很快樂，但她不知道她的姐姐，阿芬，在玉里有多痛苦。

護校第一年的暑假，阿絹16歲，她回到家，看到大賣場的人依舊多且頻繁，媽媽也努力的叫賣收錢，阿絹看了她媽媽一眼，猛然發現到她媽媽額上多了好幾道深深的皺紋，阿絹嚇到了，一開始沒注意看竟以為那是刀痕，她想想，也對，都那麼久沒看到媽媽了，加上大賣場的生意實在壓得媽媽喘不過氣，難怪時間和疲勞會毫不留情的在她媽媽額上畫上幾刀。

阿絹對麗珠笑了笑，表示她回來了，麗珠也勉強擠出疲倦的笑容，表示他看到了自己的第二個女兒回家了，但是阿絹總覺得在她媽媽的眼裡看到了什麼，她不多想就穿過擠得水洩不通的大賣場走道，往她的房間走去。

阿福和阿全都外出求學，只剩阿芬一個人在玉里幫忙家裡的事業，所以阿芬讀的是玉里高中。

阿絹感到空虛，相較於在屏東大家同儕姐妹們那種溫馨互相噓寒問暖的友情，在玉里，就只有忙碌的家人、豪華的房子和空洞的感情。

阿絹邊忍住悲傷邊往她的房間走去，她一打開門，發現房間怎麼有變寬敞的趨勢，是爸爸加蓋了房子嗎？不可能，家裡那麼大了不會無緣無故加蓋。就在那一刻，她嚇傻了，她發現自己的衣櫥不見了！

「阿姐！阿姐！」阿絹習慣了第一時間就是找自己的兄弟姐妹，不會去煩爸媽，她拼了命的想找阿芬問清楚衣櫥的事。

阿芬正在做功課，自從阿芬上了高中，課業變重了，麗珠就不太叫他幫忙大賣場的事了。

「噢！阿絹你回來啦！」阿芬開心的歡迎，顯然是沒聽到之前阿絹急促的呼喊。

「阿姐，我的衣櫥呢？」阿絹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有小偷。這個鎮很小，以前的人的隱私不看的那麼中，所以就算某家人死了一隻蟑螂街頭巷尾的人就會傳來傳去，就怕人家不知道，所以大賣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它的吸金功力，也有可能名氣已經遠到讓別鎮的人都曉得了！麗珠在她們四個孩子小的時候都特別吩咐傭人不要讓她們離開視線，就是怕被綁架。

阿芬的臉突然從迎接喜悅的粉紅色變成擔憂的黑色「被…被搬走了。」

「被搬到哪裡？」阿絹急得大吼。

「被搬到債主家了啦！」阿芬眼眶有淚。

「什…什麼意思？大賣場要倒閉了嗎？」阿絹長期在屏東根本搞不清楚家裡的事。

「阿爸在你去到屏東讀書之後，就開始賭博，賭到現在…他不敢拿衣服去抵…所以就拿走你的衣櫥了。」阿芬哭哭啼啼的，阿絹看得心好痛。

這時，阿文走進來，他看到阿絹，臉上洋溢著開心的笑容，看在阿絹眼裡，卻是一個因為自己愛賭卻把她和阿芬小時候充滿回憶的老衣櫥拿去抵押的賭鬼臉上所散發的虛偽笑容。

阿絹沒有問阿文，直到大賣場的生意一落千丈，阿文更把之前賺的錢拿去狠狠的賭博賭光了的時候，阿絹爆發了。

這一晚，不平靜。

「爸，你剛去哪裡？」阿絹現在是護校三年級的學生，放寒假回到玉里。她深夜等著她的阿爸，就是要在這一天問個明白。

「爸去做生意。」阿文平常是非常沉默寡言的，除非是在叫賣。

「那我的衣櫥到哪去了？」阿絹發現她爸爸竟然會說謊。

阿文這時才抬頭看著她的女兒，她女兒都已經 18 歲了，長的亭亭玉立，而且再過半年就是個準護士，他怎麼這麼晚才發現女兒在外地已經生活了這麼久，他都不知道自己都把時間浪費在賭還是在大賣場了。

「被債主拿走了吧？」阿絹惡狠狠的說。

阿文依舊沉默。

「爸，你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把賭戒了吧！好好做生意，不是很好嗎？」阿絹不善於感情表達，也不適合溫柔攻勢，但她知道現在這些話不講就太遲了。阿文就坐在那邊，沉思到天亮。

第三篇

阿絹昨天剛跟阿文攤牌，眼睛腫得像顆包子，因為她睡不好。阿芬也為此感到痛苦萬分。

今天，阿絹要回屏東讀書去了。

照慣例還是只有阿芬送她到火車站。

「妹，你自己小心點，阿爸我會勸勸他的。」阿芬不想讓妹妹在屏東擔心家裡的事。

「恩…阿姐，謝謝你，辛苦妳了！」阿絹聽到阿芬這些話感動萬分，留下的眼淚她都覺得快燙傷自己的臉。

就在阿絹離開的那一天晚上，家裡吃完飯了，準備去看書的阿芬突然發現到家裡的電視不翼而飛，又猛然聽到急促敲門的聲音，阿芬嚇死了，雖然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但是阿芬還是驚恐的手腳發抖、臉色蒼白的躲進房間，她這才發現，原來她無力面對，她不敢面對阿文賭博賭到家裡都快撐不住的這種感覺。她聽到阿文的腳步聲移到門口，那些聲音才漸漸退去，她知道阿文又拿了一筆數目不小的錢給債主了。

那些牌咖朋友，都把阿文叫做肥羊。除了他姓楊之外就是他出手大方，豪賭特賭，這些人非把阿文榨乾不可。

就這樣，傭人一個一個離去、家裡的菜色愈來愈差、街頭巷尾紛紛對楊家人品頭論足一番、大賣場的生意也愈來愈差。

阿絹的日子過得很辛苦，應該說是楊家人日子都過得很辛苦。其實最可憐的莫過於阿芬了，阿芬一直住在玉里，是她，看見有人一直來家裡搬東西，從不重要的椅子一直搬到桌子，再從桌子搬到梳妝台，接著連阿絹的鋼琴也被搬走了。

一天，阿芬從學校回來，她原本都是直接穿越大賣場然後經過華麗的客廳直奔書桌前的，但是今天，她從冷清的大賣場進來，經過客廳，她停住以往迅速匆忙的腳步。阿芬看著空蕩蕩的客廳，她不知道她有一個這麼厲害的老爸。以前華麗的客廳說有多華麗就有多華麗，雕龍雕鳳的木桌上隨時都會有傭人用精美的盤子裝滿好吃的水果來招待絡繹不絕的大客戶、氣派的沙發椅總是被擦拭的亮晶晶、30吋的大電視在當時實在貴得令人咋舌，現在，真的是家徒四壁了，該被搬的值錢的東西被搬的一樣不剩，灰塵和蜘蛛網就這樣不客氣的糾結在牆壁角落，阿芬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麗珠實在無能為力，勸也勸過了，罵也罵過了，就在有一天她遇到隔壁腳踏車店的阿婆。

「嘿!阿珠，你吃飽沒?」阿婆總是很親切的對待這個正在迅速頹落的楊家人。

「阿婆，你好!我吃飽了，你呢?」麗珠同樣操著嘉義腔的台語和阿婆問好。

「我吃飽啦!嘿…看你整天眉頭深鎖的，為阿文的事操煩喔?」阿婆是這個鎮上的，也是隔壁鄰居，楊家人的事他很清楚。

麗珠不答話。

「阿珠阿!阿婆苦勸你，」阿婆俯身向前，音量突然變得很低「你自己要多藏一點錢起來。我看阿文這樣喔…很危險…」

麗珠還是不答話，但是她已經決定自己要多存點錢，為自己，也是為其它四個孩子好。

阿絹爭氣的考上護士執照，阿芬嫁到基隆後跟著老公從事保險業，阿全繼續攻讀體育學位，阿福則是在工地做工程師。

四個孩子都有了工作，阿文的大賣場也收了，更誇張的，阿文原本在台南市鬧區買的房子也被賭輸，大賣場關了之後，債主紛紛到玉里的家這邊討債，麗珠遂自己到花蓮買一棟房子，阿文從叱吒商場的成功生意人變成毫無謀生能力的人，最後跟著麗珠到花蓮，然後整天就是躺在床上，不然就是用自己剩下的老本繼續賭博，賭到最後沒錢了就去撿垃圾，順便運動，麗珠則到某家小飯店做櫃台，和以前呼風喚雨的能力和氣勢完全不同，就是兩個很平常的老人家而已。

阿絹在屏東認識了她的老公，嫁到台中去，生了三個孩子，他們的外公在民國 94 年因癌離去，等到喪禮辦完，她才敢跟孩子提起這段往事，麗珠也才敢跟外孫們提起這件事，麗珠又說道以前其實有三個男人在追她，兩個都是國小老師，在那時算是個很了不起的職業，另外一個就是阿文，當時麗珠的爸爸是個警察，他旨意要麗珠嫁給在米店工作的阿文，所以麗珠就這樣從嘉義遠嫁到台南，因為她的爸爸要到玉里工作，於是夫妻倆就一起到玉里創業，創業的成果如今落得如此下場，麗珠深深嘆了一口氣，對阿絹說：

「我實在要感謝當初那位阿婆，要不是它點醒了我，你們現在可是無家可歸呢！現在的我們住的這間在花蓮的房子是我用當時偷藏的錢買來的！還有那兩個男人，現在都做了校長了，真是事事難預料！」

「還有，你還記得阿凱嗎？」麗珠接著問。

「阿？不就是國小喜歡我的那一個？」阿絹覺得疑惑，媽媽幹嘛突然提到他。

「對呀，他就是當初追我的其中一個男人的孩子呀！」麗珠眼神充滿驚喜。

「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爸都已經走了，你也沒嫁給那個人阿！」阿絹有些氣憤但也有些驚訝。

她們母女倆抬頭望著這間用偷藏的錢買來在花蓮的房子的天花板，她們倆都沒說話，麻將碰撞的聲音突然傳入耳裡，熱鬧的賣衣服吆喝聲、又聽到一聲一聲的「肥羊」的叫聲，她們母女倆打打呵欠，擠擠眼淚，想把這一切的凡俗、榮華富貴都拋在腦後。

評審評語：

這篇小說從一九七〇年代的台灣寫起，故事一樣聚焦在女性的一生，藉由一個小女孩長大的過程，看家庭經濟的起起落落，因為爸爸賭博的緣故，家裡的客廳後來變空了，因為電視機什麼的一樣一樣被變賣了。後來父親過世，一家人並沒有因此倒下，因為媽媽在多年前就接受鄰居阿婆的建議，和女兒們一起偷偷把私房錢藏在天花板上。這裡算是一種女性的力量。

張俐璇

小說組佳作

洪郁勤〈荒〉

林阿鳳挨著身子緩緩的走入了狹小的房子，那撲鼻的霉味讓她直用著爬滿歲月紋路的手使勁的捶了胸口好幾下，嘴裡也唸唸有詞一番。

「唉！老了，我看這身老骨頭是不受用囉！」她四處望了望這熟悉的住所，好像要從這之中搜尋出什麼似的。

忽然，她的眼神停注在老舊牆壁上的一張泛黃照片，她慢慢走向那道已均裂的牆，不禁泛紅了眼框。

「日子都過了半世紀之久了，我當年到底是在執著個什麼？如今哪落的到這般的荒魄淒涼呀！」她的淚水隨著話語斑斑的滴落在地，手指輕輕撫摸著照片中的五個身影，回憶起了當年的往事。

四十多年前 阿鳳不過是個未經世事的黃毛丫頭，因為王阿好的肚皮很是爭氣，一連生了三個女嬰。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傳統時代，生了女孩就好像白白地做了苦工一樣，養育了大半載，終究得落到別人家成了別人的半女，所以女孩的命運總是特別苦命，在家得不到父母的疼愛，等嫁到了別人家裡頭，別說是疼惜了，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務，都得一手攬下包辦，想偷得半晌悠閒更是想都別想，平白的做了個女工，也不一定被人家給視為自己人，那樣的歹命，哪個父母親又願意把辛苦所掙來的錢讓自己的女兒讀書呢？

當然，林永春難免也抱持著這樣的想法，但是阿好的身子已經相當的虛寒，耐不起直到生到兒子的摧殘，待阿鳳呱呱落地後，呵護妻子的永春就決心讓妻子停擺生育工作，好好養育這三個女孩就好。而阿鳳又是最幸運的一個，因為它是家中的老么，從小又聰穎過人，永春就將它視為兒子般栽培，一般窮人家上不起的新式學堂，也硬是咬著牙省吃儉用的讓她去上了。

「阿鳳呀！你可要為林家爭爭氣呀！別白費了你阿母和我還有妳兩個姐姐成日汗流浹背的辛苦哪！」永春每回見到阿好挑燈夜讀，都欣慰的在她身旁耳提面命。

「阿爹，我明白，我都明白，將來我一定賺個大錢買個大屋子，好報答你們的養育之恩呀！」阿鳳微笑的朗朗說道。

「好！好！我的好阿鳳，但也別累著身體了，早點去歇歇吧！」

「我等會兒就去了，阿爹您先去睡吧！您也累了一整天啦！」阿鳳關切的說道，手也兀兀地翻動著書本，努力把今日先生在課堂上所教的的課都溫習過一遍。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日曆在不自覺中悄悄地撕去了好幾本。阿鳳也從一個黃毛丫頭蛻變成了一個清秀嬌嫩的小女人。

前些日子，她才從學堂修完了業，風光的進了外交所當起了外交所的女公關，永春和阿好這兩夫妻也樂的放起了一長串的鞭炮，在那家門口自家的小麵攤上請起了客來。

「阿好呀！這下子妳後半生不必愁煩了，阿喜、阿平早早都嫁了人做農去了，阿鳳如今這樣大有所成，想必會嫁個好人家，你們夫妻倆就等著享享清福囉！」鄰居嬌月姨拉著阿好的手歡喜的說道，很替她高興。

「是阿！阿鳳說她現在的薪資，可是我們夫妻倆和阿喜、阿平成日在麵攤裡忙進忙出整個月的三倍！三倍耶！我看這屋瓦殘破的屋子不出幾年就可以換新的囉，我們一家人終究是苦盡甘來！」阿好樂的說著。想起這些年來生不出男孩所遭遇到的指指點點終於可以得到平反，永春和她守著這小麵攤守了半世紀之久守出了一身病來的勞苦得著了代價，心裡說有多舒暢，就有多舒暢。

一日，村裡來了個王老爺，是城裡頭的大戶人家，所有外交所的上上下下都忙碌了的準備接待這位貴賓。

「城裡的人都說，王老爺作人和氣，所有大大小小的事只要有求於他，他都會盡力的挺身相助。聽說，他一臉的俊相，不少的少女都拜倒在他的西裝褲底下唷！」外交所的公關長阿足交頭接耳的對阿鳳說道。

「真的？那王老爺怎樣的好，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經有家室了呢？」阿鳳好奇的問著。

「喔！這你就問對人了。我那表哥正好是王老爺家米店的掌櫃，前些日子他才同我說了王夫人與王老爺家的事，他說呀當年王老爺和王夫人會結成連理，是因為大戶人家的規矩一門當戶對，他們當年可是連面見都沒見過，就被雙方的長輩們湊成了堆，可惜結婚到了現在也已經十年之久，夫人卻始終生不出個小娃兒來呀！」阿足緩緩的說。

「這可怎麼辦才好？不是聽說有錢人家最重視的就是繼承了，這樣王家的百年米店不就後繼無人了？」阿鳳緊張的問著。

「所以囉，這回王老爺來外交所，就是希望所長可以幫他介紹個家世清白，又有學識的女孩來做個二姨太。」阿足神秘的說

「唉~不說了！不說了！等等又被所長說我們偷閒。」阿足拿起抹布網窗邊走去
「二姨太呀？」只剩下阿鳳一個人傻愣愣的站在大廳裡，嘴裡滴咕著

忽然，所長領著王老爺從門口進來。

「請坐！請坐！王老爺您可是很久沒來光臨敝所啦！」所長笑說道。眼神一轉瞧見阿鳳呆滯的站在一旁，變輕喚著「阿鳳，怎麼傻呼呼的站著呢？去砌兩杯茶來吧！」

阿鳳依舊站著發楞，似乎沒聽見所長的叫喚。

「阿鳳！傻阿鳳呀！」所長繼續叫道。

「噢？所長您叫我是嗎？不好意思我好像不小心發起愣來了」阿鳳忽然回過了神

「唉~好啦！去砌兩杯茶來吧王老爺可等了些許囉！」

「是的！我馬上就好」阿鳳精神飽滿的回應。

「真是的這丫頭。王老爺您見笑啦」所長笑著說。

「哪裡話！我看那姑娘挺可愛的，不知道她的芳名是？」王老爺好奇的問到。

「喔她呀！她叫阿鳳，林阿鳳，你別看她傻不囉嗦的，她雖然才進外交所沒多久，可是他辦事能力強，外語又好，許多商家都指名要她接談生意呢！」所長稱讚的說著

「真的？」王老爺想著，心理默默的盤算著.....

往後的幾日，王老爺天天都來到外交所報到，也漸漸的與阿鳳熟識了起來，他們一起聊天，從天文、經濟、古文、文學等等無所不暢談，好似他們早已經相識了多久，談起天來說有多投機就有多投機，什麼天南地北，兩人一打開話匣子就停不下來。所長好像也發現了兩人間的情愫，索性放了阿鳳一天的假期，讓他們自在的遊玩去。

「王老，你看！你看！那隻蝴蝶正翩翩起舞，美麗極了！」阿鳳驚嘆道，追逐起了蝴蝶。

「哈！哈！你這小淘氣別玩了，來！過來坐吧！」王老爺朗朗叫喚著，揮手示意阿鳳過來坐在他一旁的石階。

「來！這給妳」王老爺打開紅色的錦盒，裡邊躺著一條晶亮透白的珍珠項鍊，好不漂亮。

「不行！我不能收，這實在是太貴重了」阿鳳推辭著

「可以的，你就收下吧！這些日子來我知道我們是那樣的熟悉，那樣的了解對方。可惜.....」王老爺停頓了一下

「可惜你已經有正室了,是吧？」阿鳳低聲道

「你知道了？」王老爺驚呼道

「是的！我都聽說了，還知道你正打算娶個二姨太」阿鳳沉沉的說著

「是阿！如果你願意的話，是否.....」王老爺焦急的問

「我願意，只要是能和你在一起，就算是當個二姨太我也願意」阿鳳輕柔又堅定的說

「真是委屈你了，我的好阿鳳。」

「不！一點兒也不委屈，真的！」眼淚從阿鳳的眼角滑落。兩人相擁著，也因為這個擁抱，更加讓自己確信的對方就是那個對的人。

今日是阿鳳的大喜之日。雖說是大喜的好日子，卻得不到眾人的祝福。那天，

阿好和永春在王老爺來提親時，對著阿鳳大發雷艇了一番，卻怎麼也勸不聽那個傻丫頭。做人家的二姨太是多麼不光采的事，不僅要背負著狐狸精的罪名，一輩子還要受大老婆的欺凌呀！但這丫頭執著的教兩夫婦又傷心又難過。想透了腦筋也想不透，全家苦心栽培的小女兒，怎麼最後卻走上了這條路。永春一氣之下，更是和阿鳳斷絕了婦女關係。王老爺也只能留下一筆金錢給永春夫婦，就此迎接阿鳳去王家住，誰叫他們愛慘了對方。

簡單的拜過了堂後，王夫人把阿鳳找去了房裡，向她說明了許多王家的規矩，但不免尖酸了幾句「記住，你只不過是個小妾，這輩子想要扶正，想都別想，說句難聽點的，你不過是老爺找來傳宗接代的罷了！」王夫人苛責著。這些話阿鳳都忍了下來，是爲了日後的和平也是爲了老爺日後不會難做人呀！

「哇~哇~」嬰孩瓜瓜的哭泣著。

就在阿鳳婚後的第二年，她生下了與老爺愛的結晶。

「賀喜老爺！是個健康的小壯丁呀！」產婆笑的合不攏嘴的恭賀著。

「好！好！王家終於有後了！」王老爺臉上堆滿了笑容

「我看就取名叫王家鳳吧！王家因爲有阿鳳才有後的呀！」老爺樂樂的說

家鳳的出生確實未王家增添了許多歡笑。可惜，好景不常，一場國共內戰摧毀了王家，也摧毀了阿鳳的幸福。在戰爭爆發後，國庫內的糧食嚴重短缺，政府逼迫商家交出一半以上的庫存供應作戰內需，想當然耳，王家的米店也被迫交出了米。沒有足夠的米，這要叫王家怎麼做生意呢？一家大小吃的、用的都要花錢，王老爺就在經濟壓力的重重考驗下病倒逝世了……

「我看妳也該走了吧！沒有了老爺給妳當依靠，你什麼都沒有了，別想給我賴在王家當米蟲不走！」王夫人尖酸刻薄的說著，並派人把阿鳳的行李全都丟出來。

「我走！我走就是了！那家鳳呢？我要帶他走！」阿鳳忿忿的說著

「妳想都別想，我怎可能把阿鳳交到妳手上？那可是我盼了十幾年的寶貝呀！」王夫人輕笑道，便叫人連夜把阿鳳送出了城外，送出了王家，送離了王夫人的眼界……哪怕阿鳳在那晚哭的肝腸寸斷、泣不成聲，也得不到王家的半斯同情哪！

就這樣，又過了十年、二十年、……阿鳳一個人在鄉外生活了好多年，從陌生到熟悉；從夜夜哭腫了核桃大的雙眼到漸漸的看開釋懷，阿鳳在時間一日又一日的過去後，也成了一位經歷滄桑的老太婆。問她怎沒想到要回到林家過活從新開始生活呢？想呀！當然想，阿鳳想破了頭，可是就是沒臉回去，每每想起對父母親的不孝，就好不內疚。

「這哩，這裡，曾經我和二姐在這裡玩，還跌了好大一跤呢」阿鳳顫抖著嘴唇說著。

「如果一切都能重新來過的話那該有多好呢？可以我現在已經是個六十好幾面黃肌瘦的老太婆囉！」阿鳳哭紅了雙眼，四十年後的現在她好不懊悔的回到了林家的舊屋子找尋兒時的熟悉。

原來，那年阿鳳離開後，永春氣急敗壞而引發了腦中風，大家嚇都嚇死了。而王老爺當初留下的那筆錢，阿好只得一點一滴省著過活，並買要請大夫醫治躺在病床上的永春。不久，兩老也雙雙身心精疲力竭地相繼離開人世了。而阿鳳在墓園祭拜王老爺的那天，恰巧遇到同來祭拜父母的姐姐們，三人相擁著，哭的淚水直流，各自訴說起幾十年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種大事。最後，阿鳳也才下定決心回到林家舊屋來看看。

可惜……一切都無法挽回了……

end

評審評語：

這篇小說的時間設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故事圍繞在女主角阿鳳身上。阿鳳是個出身傳統的家庭、接受新式教育的女性，但最後卻不顧家人反對，自願嫁入豪門當姨太太。小說篇名為〈荒〉，可以說是阿鳳認為一生的荒廢，也是結局的荒涼。透過作者的描寫，可以看見女性在現代與傳統之間，在個人愛情與家人親情之間的衝突。

張俐璇

備註：小說組首獎從缺



■45 ■65 ■30 ■15 ■20 ■35 ■45

敵·寶·TWO

營隊名稱：國立成功大學全國高中生台灣文學營

營隊宗旨：深根台灣文化，拓展文學視野

活動時間：2009年7月6日至7月10日，共五天四夜

活動地點：國立成功大學與國立台灣文學館

招生對象：全國高中生(預計招收70名學員)

報名日期：即日起接受報名，至2009年4月30日止

活動費用：一般學員：酌收活動費用新台幣800元整

免費學員：a. 持有國文科教師推薦書(每校限推薦一名)

b. 低收入戶學員(請附低收入戶證明)

c. 離島就學學員

活動網站：<http://www.twl.ncku.edu.tw/twlcamp2/>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 45

■ 65

■ 30

■ 15

■ 20

■ 35

■ 45

故·寶·島·T·W·I

營隊名稱：國立成功大學全國高中生台灣文學營

營隊宗旨：深根台灣文化，拓展文學視野

活動時間：2009年7月6日至7月10日，共五天四夜

活動地點：國立成功大學與國立台灣文學館

招生對象：全國高中生(預計招收70名學員)

報名日期：即日起接受報名，至2009年4月30日止

活動費用：一般學員：酌收活動費用新台幣800元整

免費學員：a. 持有國文科教師推薦書(每校限推薦一名)

b. 低收入戶學員(請附低收入戶證明)

c. 離島就學學員

活動網站：<http://www.twl.ncku.edu.tw/twlcamp2/>

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